

美国工人斗争访谈辑

(2015)



• 制作 **彼得格勒来信** 公众号 (2021年)

美国工人斗争访谈辑

(2015)



• 制作 工厂龙门阵

罗尼的故事：一个铁路基层工会主席的成长.....	1
女扳道工简·华莱士的抗争.....	41
工资待遇不低，但物价很高.....	43
遭遇工伤，跟公司打官司.....	44
徒步全美抗议布什，为工人抗争.....	45
铁路上的工作.....	46
UTU 工会分化工人.....	48
工人束手束脚，害怕失业.....	49
工会的干部们.....	51
在男人堆里.....	52
怀孕期的工作待遇.....	53
聊聊退休年龄.....	55
再讲到工伤案件.....	56
公司斥巨资杀鸡儆猴.....	57
罢工的顾虑.....	58
与 UTU 出卖工人的行径作斗争.....	59
与腐败的全国工会领导人作斗争.....	61
5000 美元补偿裁掉工人.....	62
铁路工人乔恩·弗兰德斯访谈.....	64
（一）激荡的 70 年代.....	64
（二）从反越战到费城的工会活动.....	71
（三）左派与工厂.....	79
（四）奸细、日常宣传.....	87

(五) 工人与宗教、工会与左派	93
(六) 公交司机工会的日子、为何退党	101
(七) 在铁路当工会主席的日子	107
(八) 老板换人了, 劳资闹起来	113
(九) 回过头谈公交司机工会的往事	119
(十) 参与战斗性铁路工人组织 RWU	122
(十一) 谈教师罢工以及其它	129
美国火车司机访谈: 休·索耶	136
艾伦的故事: 从关心社会到走进工厂	163
01	163
02	169
03	176
到工厂去: 简·斯洛特访谈录	189
(一) 从学校到工厂	189
(二) 革命的青年们	194
(三) 参与创办《劳工笔记》	203
(四) 适应环境	210
(五) 搞培训、写教材, 还有一点政治	218
〔附录〕北美“铁路工人联合会”简介	228
铁路工人联合会——原则声明	229
铁路工人联合会开展的几项活动	232

罗尼的故事：一个铁路基层工会主席的成长

2015年北美铁路工人联合会（RWU）召开的年度会议上，罗尼介绍了自己领导的一起罢工，赢得了满堂掌声喝彩。罗尼是个大块头，在讲台上两手笔直撑在台子两边，一动不动，和在场的另一位专职从事社会运动的女士讲话时连比带划的各种灵巧动作比起来，你会特别鲜明地感觉罗尼身上有一种工人的憨厚古板。本篇是事后所做的访谈。

原译文误把火车司机（locomotive engineer）都译成工程师。“单人运营”指的则是“单司机执乘制”，即每趟车只配备1个司机。这里统一修改过或加注。

在小地方的铁路上干了半辈子

L（罗尼）：我叫罗尼·斯威格特，我住在俄亥俄州，并为地方铁路工作。这是一条短程线路。在那次罢工期间，大概只有100个人以列车员或火车司机的身份在运输部门中工作。

T（翻译）：那你的工作是什么？你是列车员还是火车司机？

L：我是火车司机。

T：你参加工会了吗？

L：参加了。

T: 你参加的是什么工会？

L: BLET。

T: BLET 这个缩写具体是什么意思？

L: 火车司机与列车员兄弟会。

T: 整个工会总共有多少会员？

L: 大约有两万五千人。

T: 哦，两万五千人。你当火车司机多久了？你是什么时候加入的工会？你是一入职就加入工会的吗？

L: 是的，试用期一结束你就必须加入工会。我加入工会已经十年了。其实前五年我只是列车员，后五年我才当上火车司机。

T: 所以你在你们工会的地方分会里担任过领导职务吗？

L: 是的，我当过分会主席，我负责所有的申诉。只要他们破坏合同，我就负责维护合同。

T: 你是怎么当上分会主席的？

L: 通过选举。

T: 在那之前，你工作了多长时间？

L: 在那次事件之前，我已经当了五年的分会主席了。

T: 我是说，在你当上分会主席之前你工作了多长时间？

L: 噢，两年。

T: 而你当了五年的分会主席？

L: 其实是八年。

T: 八年啊.....

L: 那时是我当分会主席的第六年。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当了八年分会主席。

T: 那次罢工是两年前的事情吧？

L: 是的。

T: 选举程序是什么样的？你是怎么当选的？

我是如何当上主席的：“老一辈决定了，你来当这个核心”

L: 必须有人提名你当候选人。有个竞选大会，选举的具体时间是在 12 月，但其实在 8 月的会议上你就得获得提名。我当时被提名当第二副主席，但在当选后的三个月里，我成了实际上的工会主席，因为有人退出，还有人因为伤病退休了。

T: 会议多久召开一次？

L: 我们每个月开一次会，每三年搞一次选举，你需要两次被提名当候选人，然后才能进入选举程序，被会员选做主席。

T: 竞选需要花钱吗？你在竞选过程中花费过任何钱财或其他东西吗？

L: 不，你什么都不用。你可以给大家发邮件说，“嘿，给我投票吧”，但这应该算是利用我自己的名声宣传。

T: 那工会里的工作需要你投入大量的时间吗？我是说，它是那种发薪的工作吗，就是你需要一边当工会的领导，一边当铁路火车司机。

L: 我依然全职在铁路工作。

T: 你依然全职工作，也就是说你只能用业余时间来做工会的工作。

L: 是的，基本上是这样。现在如果我必须离开工作一天的话，我只能拿到一天的基本工资……如果我去上班的话，我就可以上 12 小时的班，还能拿到加班费，所以，担任工会职务其实会让我损失金钱，因为拿不到相当于工资的经济补偿。就是说，如果你彻底离开工作的话的确可以拿到钱，但这样你其实是会少挣钱的，幸好我的家人很看得开（笑）。

T: 所以一般工人如果离职，是不会拿到任何补偿的。

L: 除非他们请事假之类的，但每年只有五天带薪假日，而且很难得到批准，他们不喜欢人们请带薪假。

T: 但如果你加入了工会，我是说在工会内任职的话，就可以请超过五天的带薪假？

L: 有些岗位是可以例外的。这是合同规定的，如果我因为工会事务而请假，他们是不能阻止我的。所以我才能来这里接受访谈，他们必须放我走，因为这属于工会事务。

T: 昨天（我可能翻译错了），你昨天是不是说过，你们以前不太信任工会的领导层？你指的是你们的总工会还是你们的地方分会？

L: 我当时是说……呃，这么说吧，我们工会的制度是这样的，最上面是全国工会，下面分成几个总委员会，再下面是地方分会，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吧？而问题是他们拼命保护大型线路，那些实行单人运营制〔注：应该是指单司机执乘制〕的线路就放弃了……你知道还有一个全国调停委员会，负责决定我们能不能采取罢工，全国调停委员会跟他们说，你们要是放弃那些单人运营制线路，我们就要罢工，所以他们让步了，连续八年没加薪之后，工资总算涨了一点点。这就是我说的领导层的失败。我不是说他们软弱，只是他的处境实在太尴尬，他克服了重重困难，到头来却只能获得一点点提薪，这是我们所有人的失败。

T: 你说的是全国工会还是？

L: 我说的全国工会的主席。

T: 相对于地方工会而言？

L: 是的。

T: 那么……你们自己工会的领导层没有问题？

L: 没有，没有，我们的领导层还是比较强力的，有时候他们会安排自己的计划，你懂吗？我不是政客，我这个人性子比较直（笑），但是，要把这么多任务给搞定，你不当政客不行。

T: 那么你为什么竞选呢？是你自己想要参选还是说别人……

L: 有人提名了我……

T: 没问过你就提名了？

L: 没问过。不过这没关系……

T: 所以你就决定干脆参选？

L: 他们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还有些怀疑，你懂的，因为我对那些幕后事务一无所知。事情有点好笑，因为他们说“你就是去挂个名，你排第三位，有工会主席和第一副主席在你前面挡着，不是什么大问题，如果你不想的话就不会掺合进任何事情里。”我就说好吧。三个月之后我发现事情跟说好的不一样。但我还是硬着头皮干了下去，不好意思我不想表现得太粗俗，我就是大“干”了一场，我想试着表现得更政治正确一点，但我并不是那样的人……

T: 提名你的是普通工人，还是工会领导？

L: 实际上是一个打算让位的工会领导提名了我。

T: 好的。你以前在工会会议上是不是表现得很积极？你觉得为什么他们会提名你呢？

L: 我们过去有过一些合同谈判，拖了很久。那是第一个合同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八年没有涨薪了，正好有大领导来了我们这里。有人提出了一些大胆的问题，里面就有我。所以大家觉得我可能会愿意站出来做事。

T: (为同伴翻译) 所以你负责的工作变多，但工资却减少了……

L: 没错 (笑)。

T: 但你的家人还是接受了。

L: 是的，因为他们相信我做的工作。我还是能给家里提供温饱……我们来自低收入社区，你懂我意思的，所以我们住的房子就不是很昂贵，我们花了不少功夫才让它变得好看。所以我的开销不高，尽管我的一个孩子正在读大学，另外两个也要上大学了，但他们必须自食其力，我也是一路这么走过来的（笑）。最重要的是我的开销不多，我的生活方式也很简单，跟一些大线路上挣得比我多的人不一样，我在小线路工作，所以收入更低。但我的家人明白我这样是为了共同的利益。

老板的“测试”：看你忒不忒

T: 那么，在你当上工会领导之后，你受到了老板的区别对待吗？

L: 他们会测试你，然后他们发现，他们没法通过工作或工会事务吓倒我。我得到了工会里大多数人的支持（笑），我这么说是怕你没发现，但我相信你已经发现了。另外……我虽然没上过大学，但我可不傻。你懂我意思吧？我能看懂合同，懂得合同里的术语，我们的工会 BLET 还对我进行了非常好的教育，这让我得以和老板文斗而不只是武斗。

T: 所以你能讲讲，老板是怎么对付你的吗，讲讲他们是怎么测试你的？

L: 你去到他们的办公室里，他的桌子就在角落里，每个人都得围着他的桌子坐好。然后他站起来，又吵又闹，骂骂咧咧，简单说就是表现得跟个混蛋一样，不过我可以给你一个简单的例子。有一次他站起来的时候办公室里有其他职员和他在一起，有一个是高级监工，他本人是公司的副总，运输部门的人力资源副总也在，还有

就是高级监工。他像往常一样，站起来，又吵又闹，骂骂咧咧，他不用电脑，所以这样一来就弄得满地都是碎纸片。他把所有纸张推到桌子一边，然后砸到地上，扔到所有监工和职员身上。闹了五分钟之后，我想他就要开始吓唬我或者怎么着了。他坐了下来，开始用手揉搓自己的脸，或吐痰，我就摆出一副“你完事了没”的姿态。他说了是。我就说那现在轮到我了。我也开始大吵大闹，把桌子上剩下的纸张扔到地上。所以我大体就是告诉他我也可以做到大吵大闹和不停咒骂。他们基本上就是这样做的，他们想给你施压，看你会不会反击。

L: 那家伙很喜欢这样，他喜欢正面交锋。会议结束时他和我握了手，还说这是他参加过的最好的会议。

T: (笑着给同伴翻译) 所以你是当时在场的唯一一个工人?

L: 是的。

T: 那场会议上你们争论的是什么问题呢?

L: 啊，有很多问题。我记不清争的是怎么了。不过大都是他们钻空子，违反合同，在工作时间上弄虚作假，他们总是违反合同，然后我们就提出书面申诉，然后他们就很不高兴。我猜应该是关于时间问题，应该是的，毕竟已经过去好几年了.....

T: 昨天你提到，工会教会了你怎么作动员，对吗?

L: 是的，他们一开始就会教你怎么作动员，他们教你一种叫做关系树的东西，让你懂得怎么用。所谓关系树，就好比说，一个人有十个熟人，我可以联系我这十个人，而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又认识十个人。这就要你看认识多少人了。所以如果五百个人中里有十个人是你愿意联系的，你就请他们再去找十个人，让这个关系树一直

延续下去。

上级工会的培训

T: 那你需要到什么地方上课吗？

L: 其实我去过华盛顿特区。他们把人都聚在一起，现在我们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有了一个新办公室，他们在那里建了一个全州教育中心。他们原来在市中心有个办公室，但是那一带太吵，所以他们卖掉了旧办公室，搬到了远一点的郊区去。

T: 这么说在俄亥俄一定有非常多的列车员和火车司机……

L: 嗯，我们的主要机关就在那里。其实我们工会的章程规定，主要机关必须设在克利夫兰地区。而且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是美国最古老的工会，有 153 年历史，现在应该说是 154 年了。大约就是 153 岁了。而在 150 年之前，你要知道这里是美国的中心，你明白吧？它其实是从底特律发展起来，经过底特律外围，最后在克利夫兰落户。所以章程才规定主要机关必须在这一带。

T: 就是说有很多的工会领导都聚在这里上课？

L: 是的，大概有 20 到 25 个我们这样的人在这里，他们每年会开四次、五次或六次班，他们尽量教会每一个人。

T: 那他们在培训中会讲到罢工吗？

L: 讲得不多。他们教你的主要是，你的要求被被管理层否决后，该怎么写上诉状，该怎么走程序。他们教你怎样查询规章制度，明白自己该干什么。每个人的合同都有一些小区别。拿你自己的合同

为例，教你跟合同有关的东西、如何行动，不过很大一部分都是教你怎样写东西才正式……

有事要常联系

T: 那为什么要动员呢？

L: 动员是为了尽量把信息传出去，因为有些事情可能是在全国层面上发生的。我不喜欢拿死亡来当例子，但死亡是有可能的。上周我们的一名会员去世了，他们就发布了一条快报，一条 BLET 快报，基本上就是短信或者电子邮件，但是很多人没有到网站上注册账号。美国人都很懒，我可以拿我的手机给你看看……

T: 那他是死于由安全问题导致的事故吗？

L: 他被两辆车夹死了。如果我要把这则短信发给我的伙计们，我就用手机进入群组栏，然后你可以看到这里 292 分会的群组，还能联络到已退休的会员，然后接下来还有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群组，这就是所有群组了，每个群组里大概有 20 个人。所以我可以写短信并群发给所有人。这是个很棒的手段……

T: 就是说，你会跟他们联络，但不一定是为了组织行动之类的事，对吗？

L: 不一定。我一个月发几次消息，提醒他们来开会——“分会定于某日开会……”，几周前我给他们发过消息，提醒他们了解合同谈判的进展之类的事情。

筹备罢工

T: 那么，当你们决定罢工的时候，是怎么进行的呢？

L: 那花了大约五年时间。那时发生了很多大问题……我们把资方违反协议的行为分为“小问题”或“大问题”。小问题就是在工作时间上做手脚这类小事，大问题就是可以引起我们罢工的违规行为。但在一段时间内出了七八次大问题之后，我就要通知我的上级，他会给公司写信并通知工会主席。最后他们还是这么胡闹了好多次（最后两次挑事是只让一个人操纵列车，这严重破坏了我们的合同）〔注：也就是采用了上文提到的单司机执乘制〕，那之后我们才有了行动。而且我们那时正在进行合同谈判。在合同谈判期间你必须保证严守现状。一切都按照现行规定来，不能更改任何事情。但他们违反了这项规定。最后留有书面记录的违规行为已经足够多了（你要记得保留书面记录），尽管铁路劳工法案——这个法案其实是在拖我们的后腿——规定除非事态严重否则不得罢工，我们的工会主席还是决定允许我们罢工了。

T: 你是说总工会主席。

L: 对。而最大的问题是，你明白的，你来自美国，你说你到美国已经二十多年了吧？（**T:** 没错，在芝加哥。）那你应该知道，在美国，人们都喜欢到法庭去告别人。他们最不想面对的就是打官司，而罢工会导致他们不得不面对官司。

T: 那么这个罢工的主意是你想出来的，还是……

L: 这是我们一直以来的目标：要把这次事件变成样板。我的思路就是：既然他们不想跟我们谈妥合同，那我们就要报复，让他们

的钱包受损。这个主意就是这么想出来的。

T: 你说要有足够的书面记录，那就是说每次都要给工会主席或委员会写信吗？

L: 每次出事，我都会给公司打电话，跟他们吵，但是委员会主席是我的领导，他会给公司写信，把一切都记下来。大多数情况下他都是给他们打电话，然后再写信。然后他会给全国主席写信，因为所有事情都必须留下书面记录。但他还是会先跟他们谈，然后再写信。

T: 所以你提到的那个你的上级，是主席下面的委员会的负责人？（**L:** 是的，总委员会。）所以你每次都要给总委员会打电话，还要与总委员会争论，那最后你是联系到了工会领导还是谁？

L: 我们的总委员会主席和我是好朋友，所以我就给他打电话，说公司又在挑事了……

T: 那么总委员会主席是整个工会的领导吗？

L: 他是……最上面是全国主席，然后是全国副主席，接下来是各个总委员会，因为我们是分布在全国的，所以各地有好几个总委员会……（**T:** 根据地区分设总委员会？）像是诺福克与南部地区，就有北方部、南方部，后来又设了东方部。总共有三个总委员会，我其实属于诺福克与南部地区北方部。（**T:** 尽管你们的线路并不在那一带？）对的。总委员会主席可能负责一条线路，也可能负责五条。他是我的上级，他下面是我所属的总委员会，总委员会下面还有三十四支部，都归他管。（**T:** 这些支部就是地方分会？）

T: 既然你们花了五年时间才能组织起来罢工，那么你们是到了

什么时候，才跟你的分会会员谈到可能要罢工呢？

L: 直到罢工前十六小时我才知道我们要罢工。

T: 就是在最高层最终决定要罢工之后？（**L:** 没错。）但在此之前，你们有没有讲过，我们将来可能会罢工吗？

L: 一线的工人更明白合同的真实情况，也知道我们的工资有多低，所以大家一直都想罢工（笑），只是没有得到允许。每当纠纷发生，我都会和公司斗争，我会和总委员会主席交流，我会给每个人发信息：“如果你们看到他们干任何坏事——因为他们可喜欢摆弄轨道上的操作杆和水管了——记得那些全在咱们工会的管辖范围之内。我是说，如果看到公司的人越权操作，记得报告。”（**T:** 如果你看到他们干任何坏事，这是什么意思？）“如果你们看到他们越权操作，就报告给我，因为这也是违反合同的行为。”尽管这只是小问题，但这仍然能加重我们的筹码。我会给伙计们群发信息，告诉他们，“我们这次要定下规矩。”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坚决态度，因为事情已经持续很久了，每个人都知道这次斗争规模有多大。他们想要推行单人运行模式〔注：即单司机执乘制〕，实际上他们已经开始试着这么做了。

T: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告诉他们要这么做的？

L: 从我一接手就开始了。（笑）

T: 所以罢工开始时，你们不用做太多的准备，尽管你们一直以来都表示要“定下规矩“……

L: 我们也不明白。我很惊讶事情发展的如此顺利，因为我们只有简短的通知，再考虑到我们的会员人数，有一半的人才加入没多久，所以我不知道哪些人靠得住。所以只有很少一些人，我想只有

三十个人知道我们要罢工。(T: 这是在十六小时内通知到的人数?) 是的。这些人包括我信得过的跟年轻列车员一起工作的火车司机, 还有我认识的工作了很多年的老列车员, 我提前让他们知道罢工的计划。那些我觉得比较亲近公司的人, 我就到最后一刻才通知。(T: 但是, 到了罢工的时候, 你相信他们都会停工吗?) 我确信, 所有我事先通知过的人, 都会参加罢工。总有些家伙你是不知道底细的, 但是最终所有车辆设施都遵照指示罢工了。

T: 所以工会内没有发起罢工表决?

L: 在罢工之前, 大约半年时间吧, 出过另一次事, 总委员会主席就问全国主席, 要不要举行一次罢工表决, 全国主席同意了, 但他们拖了很长时间, 半年后才举行表决, 而且还搞了三次。然后他问: “你觉得罢工表决的结果没问题吧?” 我回答: “当然没问题。” 大多数人投了赞成票, 所以他们也就批准了。不过没错, 我们在实际行动半年之前, 就做好了举行罢工表决的准备。

T: 有多少人投了票?

L: 我负责表决的时候大约有 80 个人, 大概 75 个人投了赞成票, 有几个人没有回我电话, 只有两三个人明确投了反对票。(T: 所以你们不是在工会会议上投票的?) 不是, 我亲自给每个人打电话。

T: 在罢工期间总工会有没有提供律师或者其他援助?

L: 没有。我们的总委员会主席和他的第二副主席, 还有总委员会的一些工会高干到了现场支持我们, 我们的律师是坐在电话前待命的。我们的律师主要是在克利夫兰活动, 但我们的更高级的律师是在华盛顿特区活动的。

T: 昨天好像说了一些关于律师的不太中听的话。但那些跟工会合作的律师.....

L: 其实昨天我说的律师是公司的律师。我们早上五点开始罢工。他们没准备任何律师，所以我说的话不太中听。我们公司雇的律师不懂罢工，只是要我们赶紧复工。所以他们不得不找大线路帮忙，借用他们的法务部。

律师，律师.....

T: 工会的律师水平怎么样？

L: 在公司向联邦法庭申请强制令的时候他们出面了，我们的律师在回去之后还是得站出来斗争.....

T: 他们更像是普通的强力法律事务所，还是说是对工会格外友好？

L: 我们的律师的确是这样的。他是个工会律师，这些就是他分内的事。他的事务所位于华盛顿特区，负责好几条铁路系统的业务.....BLET 是铁路系统里规模最大的工会，所以我们的法律事务主要都是由他去处理的。

T: 你能从级别较低的地方获得法律建议吗？

L: 如果我们有问题要问，我们可以联系他们。但是有很多负责铁路案件的律师，他们总是很乐意参加你们的会议和事务，他们总是非常愿意帮忙的。他们掺和进来，是想跟别人一样挣钱，但他们也有高尚的动机。如果你需要法律援助，律师们很乐意帮助你。

T: 但分会不会联系他们？

L: 我不能联系他们。当你在工会里担任这些职务时，比方说 BLET、UTU 或者随便哪个工会，一般来说总会有律师试着帮你。

罢工开始了

T: 好的。让我们问第一个跟罢工本身有关的问题吧。你的工会主要是由火车司机和..... (L: 其实两者都有。) 是由火车司机和列车员组成的？ (L: 是的。) 但你还是让每一行、每个人都参加罢工了。所以除了火车司机和列车员之外，这些行业共有多少工人？

L: 噢，我想总共大概有三十万零三百二十五人，大概就是这么多。我们的组织覆盖到北俄亥俄，西弗吉尼亚和宾夕法尼亚东部，所以我们的覆盖面相当大。

T: 而实际参加罢工的有三百人？ (L: 没错。) 罢工持续了 13 小时，直到联邦..... (直到联邦法官命令我们复工。) 好的，那么在那 13 小时内，这十三小时的罢工对老板们有什么打击吗？还是说这只是表示我们工人会站出来的象征性行动？

L: 我们逼得老板们差点亲自开火车了。老板们破坏罢工的行动遭到了惨败。我们设法让他们交了一大笔罚金，因为我们有一个工作时间法令，工作时间不能超过限制，而我们一罢工，他们就得让许多人超时工作，因为在他们临时加班之前就已经工作了很长时间了。这让他们交了很大一笔罚金，我非常肯定！

T: 但是你还能.....我是说老板们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记恨你，是吗？

L: 他可能会记恨我吧。他总是跟我说，我这样的好工人去做工会工作实在是太可惜了。他们想要雇我当监工，但我不觉得他们有多喜欢我，他们只是不想让我再呆在工会里罢了。所以我不干。

T: 谁罚了他们？

L: 联邦铁路管理局。

T: 在罢工的 13 个小时里，公司有没有找你，叫你停止罢工，还是说你们是直接在法庭见面的？

L: 他们给我打了好几次电话，问我怎么回事，为什么要罢工。他们其实很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但他们这么找茬，因为你们站在上班要路过的路牙子边上，而离路牙子十英尺外才是公共财产。有时候大家伙会站在草坪上，他们就给我打电话跟我说，“叫你的人滚出我的地盘”。不过他们没有叫我复工。他们只是说，“等我们的律师来跟你谈吧。”

参加罢工的铁路员工是怎么行动的

T: 是所有人都到公司大门前了，还是说有人等在家里？

L: 到场的是在场站工作的人。我给场站办公室打了电话，而且一些人知道要发生什么事，所以他们把所有人都叫到了场站办公室，检查了机车引擎，让每一台引擎都处于停机状态，一切准备都做好了。到了五点钟，他们全到走到了纠察线上。我们的工作单位大概有 11 个打卡入口。有些入口非常小，所以我们没有在那些地方布置人手，我们只在较大的入口纠察。到这个时候，有个规矩就是如果你要从什么地方的火车上下来，你不能直接把火车停在线路上，你

得先开到站。所以有 10 到 12 个人留在火车上，直到完成工作才离开火车。

T: 有警察到场吗？

L: 他们来了之后就随便说些“最近怎么样？发生什么事了？”之类的话。我们和他们也聊了聊。警察也有自己的工会，所以他们也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说“别干什么傻事就行了，不会有问题的”。

有不少人开车经过，给我们送了好几箱矿泉水、甜甜圈、食物、饮料、汽水，有各种各样的东西供人取用。公众支持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T: 为什么公众如此支持你们？

L: 他们来是因为，你懂的，基本上就是因为他们支持劳工。如果你们罢工，他们就会知道出了什么事。有人会停车然后问“为什么要罢工？”我们就会回答说，管理层想要强推单司机执乘制，想要裁员，那些经理还要抢走我们开火车的工作。这就好像你们的老板跑过来说“你今天的活归我了，别想拿到一分钱，滚回家去吧。”基本上就是说他们想要把我们都开掉。

T: 当工会的领导到达罢工现场的时候，他们是接管了罢工事务，还是说只是巡视了一下？

L: 没错，基本上他就是跟我呆在一起，而且他一直在接听律师和全国主席的电话。基本上大大小小的事都是我负责的，大家伙有问题的话也会来问我。

T: 你们罢工的时候，你们至少明白法院有可能会介入并叫停罢

工的吧？

L: 其实我们本来以为他们会介入得更早呢。我们本来以为大概五到六个小时法庭就会介入。不过他们花了五六个小时才找到一个律师，因为他们……（笑）

T: 不过后来他们还是让法院下了强制令，你们还对此提出了上诉，结果他们发现你们更占理，对吗？（**L:** 是的。）但你依然明白他们可以叫停罢工？

L: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件事最后会归所谓的联邦法庭管……而那个级别的联邦法官是不可能和跨州企业作对的，所以我们很明白只要这件事到了法官手里，一定会判决我们立刻复工的。

T: 所以一般而言，罢工不是经常发生的，但你还是多少明白罢工会持续五六个小时？

L: 这个时间是全国工会估计的，准确来说是那些大律师估计的。但我们没想到他们居然如此准备不足。

T: 罢工有什么直接、即时的积极影响吗？

L: 他们被吓出屎了。好长一段时间里他们都不敢像以前那么嚣张了，过了很久之后才故态复萌。

漫长的官司

T: 上诉过程花了多长时间？

L: 29天之后，公司又去找了联邦法官，弄了一份永久强制令，就是说我们再也不能罢工、降速怠工了，六个月之后我们去了第六

上诉巡回法庭，而且九个月之后我们才拿到判决。

T: 就是说花了一年多的时间。(L: 没错。) 接下来，关于那份判决……那份判决对工人和罢工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L: 他们起诉了我们的分会、总委员会主席和我们的总工会。所以那份判决基本上推翻了前面所有的官司，他们必须立即撤销前面的官司，联邦法官必须取消对我们的强制令，当然了他们后来也上诉了两次，所以现在案件还在上诉法庭手上，下一步就要移交到最高法院了。

T: 所以如果你们在最高法院获胜，就可以再次罢工，而且他们还不能阻止你们？

L: 到目前为止他们说这是合法的罢工，我们可以再次罢工。但那时全国工会想用这次罢工当作筹码，因为我们虽然只是一条小线路，我们还是能保护那些大线路。因为一旦你在工会事务上取得一点进展，就会像野火一样传播开来。所以我们有点像是当了出头鸟。
(笑)

T: 所以公司对你们的起诉已经被彻底否决了？

L: 是的。

回过头谈铁路上的待遇，工人挣钱主要靠加班费

T: 我们再来谈谈你们的收入吧。收入是和过去一样还是说有所提高呢？

L: 我的时薪从 2011 年起就没变过。这得看我每周工作多少小

时。

T: 那你一个月能挣多少？

L: 这经常波动的……去年我的正规工作时间是 2080 小时，总共工作了大约 3400 小时。现在每个星期基本上……你们在中国一般工作多长时间？

T: 跟在美国一样，每天八小时，每周五天。

L: 好。所以我去年大概工作了 3330 个小时，除以 12，那就是每个月 277 小时……

T: 每个月 277 小时，那说明你加了很多班啊。

L: 是的。实际上我们每个月工作不能超过 276 小时的。（**T:** 但你每个月工作了 277 小时？）是的，平均下来的话。而且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政府不得不制定这种规定，因为铁路系统才不会自己约束自己呢。我们有几星期甚至工作了上百小时，太累人了……平均来看，比如去年，我从铁路系统挣到了 74000 美元。所以大概就是每个月 6000 多一点。我们单位里的大多数人每周工作 55 到 60 小时。

T: 老板跟你说你可以来我这儿当监工的时候，他会给你付更多的工资吗？

L: 其实他们想的是付给你更少的工资。要是当了监工，我一年可以挣六万到六万三千美元，他们会让你管理一家公司，给你装一部电话，但我直接回答他们：“我有车贷要还，有电话费要交，当了监工我就付不起了。”

T: 你干活时，时时刻刻都要开火车吗？还是说你有别的事要干？

L: 大多数时候我都在开火车。有时候你是坐在办公室里等车来，因为我们是货运铁路，有时候你到了，火车还没到……

T: 这跟你以前讲的不一样，以前你说过可能你一整天都要坐在那里等着，然后等到晚上八点他们跑来跟你说“轮到你开火车了”。

L: 不，在待命时间，你要坐在家里。我的工作是指点定时的，我知道什么时候我该去上班，而且我只工作 12 小时。如果你是特别车组的人（别的铁路系统叫法可能不一样），要到他们喊你去的时候你才去上班。这样你可能一整天都在家里等他们给你打电话，到了晚上你准备睡觉了，他们才给你打电话说“该上班了！”（**T:** 不过你是定时上班的。）没错。

T: 加班费是正常工资的 1.5 倍吗？

L: 是的。

T: 要得到你这份工作，需要通过什么体测或者考试吗？

L: 是的。你要扛得动车厢的铰链。更换铰链的时候，把插销拔出来，铰链就脱开了。由于车辆保养不好或别的什么原因，它们经常损坏。坏掉后，你就得扛着它们，至少要扛着一组走 300 英尺。所以测试的时候你要扛着它们走三百英尺，然后就可以把它们丢掉了。你还要能爬梯子。如果你是新来的，他们会教你怎么做。你必须从梯子爬上去，然后放开手刹，只要按照他们的指令做就行了，只要你会做这些事就没问题，其实他们也就叫你们做这两件事。他们也确实会送你去体检，但是不会送你去正规有水平的医生那里。在我们单位就是这样的。在其它单位，那些大线路上，他们会搞悬

挂测试，你必须能用一只手在车厢上吊一段时间。但你也可以告诉他们，我做过的最困难的事，也就是拖着我的胖身子爬到车厢上面，放开手刹。（笑）

T: 在火车司机中工伤是不是很普遍？

L: 扭伤脚踝是最常见的。有一个列车员，当时外面结了冰，他滑倒之后摔断了腿。在维护部门和线路上你的确能看到很糟糕的工伤情况，但大多数情况只是脚踝扭伤、膝盖扭伤这类由于地面行走环境糟糕导致的问题。

工会里的磕磕碰碰：你再怎么热心，还是有人不满意

T: 在工会里你有下属吗？你好像提过有两个副主席？

L: 是的，我们有工会主席和工会副主席。工会主席的工作基本上就是主持会议。你可能以为工会主席是最高领导，但其实不是这样的，工人代表才是工会的实际负责人。而且因为我们既是列车员的组织也是火车司机的组织，我们也有两个工人代表，分别负责列车员和火车司机。实际上我就是火车司机的代表。我们还有司库和法律代表。法律代表负责法律问题，在公司违法的时候给他们找麻烦。然后就是很典型的顾问、负责人之类的，你懂的，就那些负责各种事物的人。这一套东西不总是奏效，你知道会议上只有前五个负责人比较突出，也就是工会主席、两个工人代表、法律代表和司库。

T: 在你们组织罢工的时候，他们负责什么？

L: 嗯，我负责给大家分发罢工标语。我去见了司法代表，然后

把标语交给了他。在我们准备罢工的时候，工会主席和另一个工人代表也跟我在一起。我们在俄亥俄州的某地，所以我得在睡眠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开车去找不同地方的人，把标语发给他们，他们全都在不同的地方。

T: JP 说他家一连几代都是铁路人，这种情况很常见吗？

L: 很常见。因为在过去，你得家里有人在铁路工作，或者认识铁路上的人，不然你是没办法在铁路上找到工作的。他们的招工，特别是在我们这种小线路上，是非常混乱的。他们很难招到人。当然了，你得通过毒品和酒精测试，很多人都过不了关。

T: 你家里有铁路人吗？

L: 没有。他们也有在工会工作的人，但我是第一个在铁路工作的。

T: 你们有自己的工会办公室吗？

L: 有的，就是我卧室边上的一张办公桌。（笑）

T: 工会内有人反对你的领导吗？

L: 其实没人说过这种话。我知道有个新来的说他觉得我被收买了，仅此而已。我都是公开接受他们批评的。有一次我带着辞职信到工会会议上，如果有任何人说他不喜欢我，我就会说“你要是能说出我哪里没干好，或者证明我没好好干，我今天就辞职。”这样他们通常就只会低头盯着地板，一句话都不说。我不想显得很好斗，但如果我真的没好好干，那就把我弄下台嘛。而他们要是没有好好干，我也会这么做的。因为让你站在那个位置上是有理由的，就是让你保护大家，尽可能把事情给办好，这也是我一直尽力去做的。

T: 老板有没有对你进行过直接或间接的威胁？

L: 有啊，一直都有。（**T:** 怎么威胁你的？）“你以为我没有盯紧你？你一犯错我就会找上你的。”在违规这方面，每当我违反规定，像是没有穿戴好防护眼镜和反光背心的时候，他们就会这样做。他在办公室工作。而在一线的那些家伙，他们知道，我来上班，就会把我的工作给做好。他们也知道我是工会代表。但我尽力把这两者区分开。上班是我的工作，但如果他们要我违反合同，我就会说“真的要让我这么做？”。我会照他们说的做，为了保住自己的工作，养家糊口，但办完事之后，我就要把它恢复原样，或者采取工会手段。所以，没错，他们确实会威胁我。但我可不会被轻易吓倒。（**T:** 不过这些威胁总是这样的：“你要是违规，就……”，是吗？）没错。他们会吓唬我的伙计们，“你觉得我不敢炒掉那个混蛋吗？”他们没有用暴力威胁我，尽管他的确试过用大吵大闹乱扔东西来吓唬我。是的，他们总是用人们的工作岗位来吓唬人。这是他们惯用的施压手段，但从来都不管用。

T: 没有拿工人的家人或你自己的家人来威胁你？

L: 没有，如果他们真这么干，恐怕轻易脱不了身。（笑）

工作与生活

T: 你们社区里的年轻人愿意去铁路工作吗？

L: 在美国，小伙子们一般更想当司炉工、火车司机，想当那种能拉汽笛的人。如果我要在哪里停留一段时间，如果那里有小孩子，我会把他们抱到上面让他们拉汽笛玩。这是不允许的，但是让小孩

子玩一下又能怎么样呢？还有那种火车迷，我们管他们叫吹泡泡的，因为这些人看到火车的时候嘴张的就跟吹泡泡一样。他们总是拍个不停。我会和他们交流。我会朝他们挥手。有些人讨厌这些火车迷，但大多数人不会。其实我家里有些亲戚，他们的孩子也会说“我将来要当罗尼叔叔”之类的话。（**T**：十八九岁的青年人的态度如何呢？）其实有很多 19 岁到 23 岁的年轻人来我们这工作，但他们都干不久，因为他们不太习惯。我们毕竟是懒惰的美国人。大家都不愿意走路，更喜欢在家玩 Xbox，不喜欢一整天都要工作。

T：这么说俄亥俄地区的失业率很高吗？

L：找不到工作的人大都是因为他们沾上了不该碰的东西……

（笑）（**T**：是说冰毒吗？）是的，冰毒是大头，海洛因也很便宜，而且在我这一带，有很多人因为抽海洛因而死。他们用芬太尼制作毒品，还有就是，用来保存尸体的化学品叫啥来着？（**T**：甲醛？）对，甲醛，他们用这些来制作海洛因，这玩意太强了，能致死。不过没有工作的人大多是不想工作，或者沾上了不该沾的麻烦。（**T**：所以身体健康的人一般是能找到工作的？）是的，大多数都能。大部分情况下挣不了大钱。总有工作需要人做的，但是人们就是不愿意工作。

T：那么工作外包在这个地区很常见吗？

L：一般来说我们有三十个人这么干，他们中的其他人负责的是常规工作，像是汇报地点、时间之类的。（但他们是直接为公司工作的？）是的。我们全都在一个工会里，只不过他们的工龄很短，不能转正，或者要么你找一份当列车员的正式工作，然后晋升为火车司机，再回到晋升名单的最下面，这样你就要做额外工作了。（**T**：这么说你是从列车员晋升为火车司机的？）是的，但我那时是强制

晋升，没得选。名单上轮到你晋升的时候，你就得晋升。（T: 所以没有劳务派遣？没有，在我们这里是没的，我们不会同意的。如果他们这么干，我们就会罢工反对的。）

媒体与罢工

T: 媒体有没有过来采访你？毕竟铁路罢工实在是太少见了。

L: 有的，确实有媒体来过。在一个火车迷网站上有一个在媒体行业工作的人，他们那天就来到现场拍照。而且我们一罢工，全国工会就在向国内三百多家媒体（电视台、广播电台和报纸）发去了通讯稿。他们有我们的联系方式，并把这些联系方式提供给了所有人，所以我们接到过几个电话。我们本来应该读一份事先准备好的简短声明，但我还是即兴发言。他们叫我不可以即兴发言，但我还是这样做了……（T: 采访你们的主要是广播电台吗？）其实主要是报纸。但确实有电视台和广播电台联系过我，我和 JP·里德还考虑过运油列车的问题。在单司机执乘制下，它们出车祸起火的可能性大大上升了。我们提到了它们会变得多么危险。

你有经验，要告诉别人

T: 你有这次罢工的经验，那工会有没有叫你把罢工经验教给别人？

L: 没有，但是别人来问我，我都会把自己知道的教给他们。我去过这样的工会大会。不是我那个工会的大会，但我还是会去参加。而我参加自家工会的大会时，有一阵子别人都对我刮目相看，到现

在还是这样。你可以看到昨天大伙是怎么做的，很少有人——有些人在这一行干了四十年，都没碰到过罢工，因为我们这一行是禁止罢工的，但我做到了，可以说是我促成了这一切，但我的经验也不过就是我昨天说过的那些：建设好自己的关系树，联系上所有的联系人。我特地列了一个没有手机的人的名单，这样我就可以给他们打固定电话了。在我国有这么一种情况，有些人想得到工会的保护，却又不想参加工会的活动。所以我就尽量让他们全都参加活动。特别是有时候我看到那些刚入行的年轻人想要参加，我就尽量让他们参加，用新手段去帮助他们。

关于工会的大领导

T: 工会的领导人，比如工会主席能挣大钱吗？工会主席是全职工作吗？

L: 是的，是全职的。我们有一个全职主席，我想还有大约十个全职副主席，因为他们要分管各地的工作……工会主席负责主要问题，副主席负责监督那些管合同的总委员会主席。这些总委员会主席，每个人都要负责一定数量的线路。在他们下面是一些特别代表：有一个专门负责医保问题的，有负责规章制度的……（**T:** 他们也全是全职的？）是的。其实他们曾打算在全国工会给我安排工作，但我没答应，因为我不想搬家，我还有孩子，我不想为了个人事务而打乱孩子们的生活……（**T:** 要在全全国工会工作就得搬到克利夫兰？）是的，他们想让我搬到克利夫兰，或者至少离克利夫兰近一点，非常近那种。我跟他们说：“我的通勤时间就有一个半小时，”让我每天花一个半小时到匹兹堡去上班都没事，往返也没问题，你明白的，如果我工作十二个小时，那意味着我先要花一个半小时上班，之后

再花一个半小时回家，这让我每天都变得特别漫长，但我更喜欢这样的工作，因为我周末能享受整整两天的休息，我还能上从晚上九点到早上九点的夜班，这样我就可以在家等小孩放学回家，和他们一起吃晚饭，天天都能见到他们，但如果我换班的话，可能就一整天都见不到他们了。

但是没错，他们确实是全职干部，总委员会主席也是全职职务，至少我们的总委员会主席是这样的。其他的总委员会主席不是，他们还得一边在铁路上工作，一边当工会代表。所以这都要看各人的财政状况。

T: 他们能挣很多钱吗？

L: 他们年薪能有十万美元。我猜工会主席能有十五万，我不太确定。工会章程上应该写着的。

T: 他们叫你到全国工会工作的时候，给你安排了什么工作？

L: 基本上就是写规章制度之类.....

T: 这会让你多挣一点钱吗？

L: 会的，我可能挣到十万块一年。我在铁路上一年最多挣过八万二。（T: 但你还是不想去？）嗯，我和我老婆商量过了。跟她讲过有这么一个机会，她的态度就是，“我不想拖你的后腿”。但我还是把家庭放在第一位。只要能 and 老婆孩子在一起，我之前说过，“就算我今天搞砸了一切，只要他们还在我身边，第二天我就恢复如初了，我就能重新开始。”（T: 你的房子在郊区吗？）是的，我住在郊区。所以我的孩子避免了城里孩子的很多问题。不会沾上在城里你见到的那些问题.....（T: 所以如果换工作的话就意味着很大的改变。）是这样，没错。

关于 RWU

T:你们是什么时候知道 RWU 的,当时只有 JP 一个人知道 RWU 吗?

L: 其实就在我们发动罢工的那一天, JP 之前已经在 Facebook 上或什么地方知道 RWU 了,他又通过脸谱联系到了我。

T: RWU 在罢工过程中帮了你们忙没有?还是说在你们后来的工会工作中帮了忙?

L: 那天他们知道了我们的事,就在自己的网站上转发了跟我们有关的内容。然后那一天我和他交流了一下,但我那时候很忙,我觉得你应该也知道,后来他们给我们寄来了一些印着“反对单司机执乘制”的标语和徽章。后来我从他们的网站买了足够我们线路全体人员使用的标语和徽章。而且他们还给我们捐了差不多八百块,因为我们正在斗争,我们分会没有多少钱。他们完全是出于好心给我们寄来了这些钱,让我们随意使用,所以我们分会才派我参加他们的大会。为了让我能参加大会,他们给我打电话,问我能不能在会上讲讲当时的情况,这我当然愿意了,所以我现在就来了。我很愿意讲跟罢工有关的事。

T: 你觉得 RWU 在现存的工会体系外起到了什么大作用吗?

L: 我觉得他们是有作用的,因为现在的问题是,各大工会都想把各行各业割裂开,但是如果我们都能团结起来,那不是很好吗?因为,你知道我们如果能团结一致,会有多大力量吗?不过可以说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因为有一个工会和生产金属板的工人的工会

合并了，我们和货车司机工会合并了，但也有一些工会依然保持独立性，所以货车司机和金属制造业工人是永远不会搞到一起的（笑）。但是 RWU 的作用是巨大的，它让各个行当的大家全都聚拢到一块了。而且他们还很乐意把跟铁路系统无关的人介绍进来。比如他们有蓝绿联盟和 STAND（？）之类的。但我认为他们的作用还会更明显的，他们还能让其它工会坚持原来的目标，为自己的会员服务。他们干的棒极了。

工会的杂事

T: 工会每三年选举一次，对吧？在你在任期间，有人挑战过你吗？

L: 其实我就提名过别人来和我竞选，但上次选举那家伙只拿到了一票（笑）。那还不是他自己投的票，他投了我。所以，我觉得我干得还不错，我比较简单直接，我从不藏着掖着。我们开始谈判合同时，总委员会主席总是找我谈话，“我们讲的这些可不能回去跟那些家伙说。”我就会回答，“嘿，那你可找错人了，我来这里就是要代表他们的，所以我要把我知道的一切都报告给他们。”他就会说，“唔，好吧。”所以你懂的，他动摇了，不过……大部分人也不想要这份工作，这是工会里最吃力不讨好的职位了，因为你要放弃你的个人时间，为此我还不得不放弃很多家庭事务，为了这件事我不得不频繁离开自己的小镇。我曾经错过孩子的舞蹈表演，我的女儿要上台表演，家里人都希望我能到场。这很糟糕，很难向他们解释。他们一直都不理解我，但有时候也会表示理解。他们长大后，会明白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大家好。

T: 那个总委员会主席是在什么情况下叫你不要把情况透露给工人的？

L: 合同谈判。我们的总委员会主席是负责替我们谈判合同谈判。就是说要跟公司谈事情，所以 he 不想让我把事情全都告诉大家。但我跟他说，“这里发生的一切我都得告诉其他人。”

T: 所以你们负责合同谈判的时候，你们要玩那种红脸黑脸的把戏吗？

L: 有时候会，因为总委员会主席并不在我们这条线路上工作。他是另一条线路的人。他实际上在一个规模更大的铁路系统上班。所以他才会带我去谈判，因为他想弄明白对方说的哪些是真话，哪些是假话。当对方开始说话的时候，他有时候会说，“唔，其实我不太确定……”这就轮到 I 发言了。“我们之所以要这样，是因为你们对我们干过这样的事情。”但话说回来，某种程度上 I 之所以在场是因为 he 不太熟悉我们线路的情况。

T: 经济危机期间，你们的公司情况如何？

L: 有一段时间他们没有招募新员工，大概有四年吧。我想是从 2008 年到 2013 年我们都没有雇人。但我们处于页岩区中心，他们用的水力压裂技术、石油和沙土运输之类都需要大量运力，所以我们也急速发展了。实际上，我们的业务扩大了三倍。到了现在，许多大线路都在裁员，但我们还在招人。

T: 作为工会会员，你有办法获取有关公司运作和利润的情况吗？

L: 我们跟公司签有利润情报共享协议，所以他们每三个月都要提交一个报告。（**T:** 这也是合同规定的？）是的。问题是，这家公

司是私有的，就是说没有很多股东，所以报告没有经过审计〔注：这里的“私有”指的是由少数老板个人拥有，不上市的公司。如果上市了，即为“公有”，财务报表也就必须找正规的会计事务所审计。〕，我们能拿到的只是他们想让我们知道的东西。（笑）他们诚实吗？我才不信呢。

T: 所以按照公司的说法，他们的规模已经是过去的四倍了，而且他们可能还会成长？

L: 是的。

T: 工会会组织体育活动之类的事情吗？（L: 我的地方工会吗？）是的。

L: 我们没办过。我们每过一段时间就试着办点特别会议，让工人们能带着自己的老婆孩子参加，提供点食物饮料。但是我们的轮班很复杂……我们的铁路是 24 小时不停工作的，所以铁路上随时都有至少 30 个人在工作，休假时间也不统一。我上的是夜班，所以我晚上九点上班，早上九点下班。其它人则是早上六点上班，有些人凌晨一点上班。所以很难组织统一的活动，因为我在周末休假，其他人则是周二周三或周一周二休息。想组织一个能让大多数人参加的活动是很困难的，除非是在全员休息的一些特定假期。圣诞节铁路系统会休息，但那段时间是属于家庭的，我们在圣诞节期间没法组织活动，你会更希望跟家人呆在家里，或者上班。有时候圣诞节我们还得上班。

T: 在铁路系统内你们能享受到什么福利吗？你能不能免费坐火车？比如美铁？

L: 至少在我们的线路是没有的。有些大线路有，比如诺福克和

南部铁路、CSX 铁路，因为他们也负责运营美铁的机车，所以他们能拿到折扣价。如果我要去度假，比如去华盛顿特区，我要先带我的老婆孩子去波士顿，然后去华盛顿逛一天，或者去法务团队、法务部办事（他们全都位于华盛顿特区），有时候他们会让我们免费坐车，但不是每次都行。有些铁路的确有折价票，但我们没有。

工人与宗教

T: 工会也有自己的牧师。在这个地区信教的人很多吗？

L: 没那么多。我觉得这种职位只对那些宗教氛围更浓的分会有意义。我老实跟你说，我觉得我其实只见过一个牧师。那个家伙其实只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工人，但是那家伙对神学很感兴趣，他有神学文凭，非常虔诚。我尽量尊重宗教。虽然我有时不太遵守宗教那一套。

T: 据说在乡村地区人们对信仰更虔诚。你们地区是这样吗？

L: 我想这一带大多数人都会去教堂的。这真的要看情况。说老实话，我是在一个小村子长大的，一个非常小的村子，夹在两个小镇之间，一个叫丹尼斯，一个叫埃里克森威尔。在这两个镇之间只有不到 7000 人，但其中一个被看作是城市，另一个却被看作是村子。尽管那里的人数很难算得上城市。那里的人不是很信教。我也住在那一片，但我住在镇外，镇子外面的人更愿意去教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T: 你去教堂吗？

L: 是的。那是个独立教会，基督教会。但是那个教堂并不属于

什么特别的教派，所有人在那里都受欢迎。有时间去的话我就会去。（笑）因为我经常不在家。我们教堂会在周日早上举办活动，每个月的第三个周日。有时我不在家，有时我要出去开会，或者在转车过程中耽搁了，直到凌晨三四点我才能回家，所以要早起来教堂是很难的。

T: 这有点像《山丘的日子》那部电影。你看过那部电影吗？我想 JP 昨天提到那部电影了。（L: 我记得他提过那部电影，但我从来没见过。）这是我最喜欢的电影。它讲的是上世纪二十年代西弗吉尼亚煤矿工人罢工的故事，但最终结局是老板雇佣平克顿匪帮镇压罢工。公司也找来了工贼，一开始是黑人，后来是意大利人，但后来工人团结起来，全都参加了罢工。最终，因为平克顿匪帮介入，罢工变成了枪战。人们分别加入到了枪战的两边。因此他也对美国的枪支情况感到好奇。你们的工会会员一般会带枪吗？

工人与枪

L: 在我们的线路上持枪是非法的。所有的铁路系统上持枪都是非法的。现在的铁路警察确实持枪，但在铁路上持枪是非法的。不过事情现在有了很大的变化……你可以随身带一把刀，但刀刃不能超过三英寸，所以也就是一把能装在口袋里的小刀，能用来开封口啥的，但无论如何持枪是违法的。我不会说我不知道有人在铁路上带枪，但是没错，我们按照规定是不能携带枪支的。

T: 工会会员一般都有枪吗？

L: 我会说，大多数会员，我认识的大多数人都有枪。（T: 用来

打猎？) 是的。我有一把十二号霰弹枪，一把手枪。当你住在乡下的时候真的需要枪支防身。真的有人闯进过我家。不过我住在这里已经二十年了，就只碰到一次。当时这里有一个盗窃团伙，他们正好闯进了我家。我想不起来他们到底拿了什么东西了。他们没找到我的枪。但我想，现在买枪的人越来越多了，不管买的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这是因为我们政府，大家总是说“他们要收走我们的枪支了”。而且恐怖袭击也让大家感到害怕。

工会与妇女

T: 工会里有妇女吗？

L: 有一些。我们分会里没有妇女，但有一些工会高层是妇女，特别代表和职员之类的。是的，工会有妇女，但我们分会里没有。

T: 当工人们开始罢工的时候，如果工人的妻子有工作的话，就可以帮助维持家庭生活吧？

L: 是的，大多数妇女都工作的。

T: 大多数情况下，工会里的男人都是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吧？

L: 是的。也有一些人的妻子挣得更多。

T: 女人要拿到工资更高的工作比男人更困难吧？

L: 这主要取决于教育程度。你懂的，像我们做的蓝领工作，大多数女性是不想干的。

T: 但是没有多少人是全职主妇？

L: 不太多。现在在美国只有不到 10%的妇女是全职主妇了。

T: 所以你有三个孩子。你家里的学费压力很大吗？他们是在公立学校读书？（**L:** 是在公立学校。）所以学费问题还不算严重？

L: 嗯，我的大女儿在阿克伦，但她大部分的开销都是用奖学金支付的，而且她很努力。工会给她提供奖学金，我工作的公司也给她提供奖学金。她在高中成绩非常好，在大学读的也很认真。我还没有看过她的成绩单呢。（笑）我上次看到的成绩单还不错，不管怎么说，她都很努力。

再谈工会……

T: 有很多不同工会在做铁路工人工作，有时候他们的关系并不和谐。你们和其他工会有过冲突吗？

L: 基本上没有。其实在不同行业之间很少有冲突。但多数冲突都来自运输业的两大工会：UTU（United Transportation Union）和 BLET（Brotherhood of Locomotive Engineers & Trainman）。而且他们总是想把对方的会员抢过来，而不是共同协作。甚至到了这样的地步，有一次他们差点就要合并了，最后还是没成。据我了解，还是金钱方面的问题：谁能保住六位数的年薪，谁能保住自己的职位。而且有些人觉得这是个阴谋，但他们之间的确有过互相出卖的历史。

通常而言，根据我的个人经验，UTU 几乎把自己的所有工作都出卖了，过去一列火车上有五六个人，大多是 UTU 会员，但是 UTU 这么多年来，把他们都出卖了。我们线路上以前有过两个工会，而我们最后赶走了其中一个，合并成了一个工会。（**T:** 被赶走的那个就是 UTU？）是的。我们放弃了 UTU，全部加入了 BLET，理由就

是这样我们就不用内斗了。而且 BLET 的历史表现比较好，不太会出卖会员。（T: 那是在你当上分会领导之前的事吗？）是的，那是 2005 年的事。我是在投票过了一两个星期之后参加工作的。我的姐夫已经在那里工作了 22 年了，所以……

T: 你们工会有没有给你提供任何福利，比如度假啦、医疗福利啦之类的？

L: 除了参加合同谈判并争取最好的条件之外吗…… 较大的铁路系统在全国合同里能争取到的更多，所以他们能控制自己的医保之类的事务。我们，我们每个人都是单独签约的，我们跟大线路不一样，我们是小线路。我有工会会员证，在有些地方出示会员证就能打折，但这种地方越来越少了，随着美国和那些大企业越来越想摆脱工会，要想争取折扣就越来越困难了。

T: 你的合同有没有规定你什么时候退休？

L: 在美国铁路系统，你要有三十年工龄，并且年满六十岁才能领退休金。但退休前还必须连续工作 18 个月，所以你实际上在 58 岁零 6 个月就能退休。你还得……如果你受了伤，再也不能工作了，那这就成了因公致残，这样你就可以按照你常规退休金的水平从铁路那里领钱。我基本上从 14 岁开始就开始工作了，但是我直到 28 岁在那里上班才开始交社保。所以如果我现在碰到什么事，他们就会对比铁路退休金系统和社会保险系统，看哪一个能给我付更多钱，而铁路退休金总是付得比较多。

但是我们退休系统比较好的一点，就是我白赚了一份退休金，我们有一个二级退休金制度，社会保险系统那一份实际上不用我本人出钱，我只要交铁路退休金就行了，不过除了规定的份额之外我们还要多交 7.5%，这叫做二级退休金。实际上这就是为你妻子提供

的退休保障，因为在铁路行业的历史上，我们一辈子都要在家庭以外的地方做事，你的妻子实际上就成了一个有额外收入的单亲妈妈。

所以当你退休的时候，假如你每个月能获得 3000 美元退休金，她就能获得 1500 美元，所以你实际获得的退休金是帐面上的 1.5 倍。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三十年加六十岁：你必须要有 30 年工龄，年纪达到六十岁才能领全额退休金，而且我的合同也被称作是断档保险，因为到了六十五岁的时候我们才能享受联邦医保，所以合同专门为我在这五年期间提供了一份断档保险。我得给自己的妻子花钱买保险，但它也会每个月给你提供 560 到 700 美元……

T: 如果你们的公司破产，你们的退休金依然安全吗？

L: 没错。这很有趣，因为退休金实际上用的是政府基金的名义，但是除了退休铁路工人以外谁也不能动。共和党总想打我们退休系统的主意，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去用这笔钱，而当他们做我们的全国财政预算的时候，他们总是把这笔钱当作他们那边的有利因素。现在基金里有大概三千万美元。所以我们的退休，在未来三十年里都是有保障的，就算发生了什么问题，三十年里也不会出事。

他们想要把美铁私有化，我知道全世界都有这个问题，他们想把一切东西都私有化。如果他们真的把美铁私有化了，他们绝不会想往铁路退休系统里投钱的，这绝对会损害我们的系统，因为每一个列车员和每一个火车司机都在为铁路退休系统投钱。不过，我们的退休金可以说是美国最靠谱的事情之一了。这跟钢铁工人的不一样，他们靠公司的退休金过活，如果公司破产，他们的退休金一下子就要少掉七成。〔注：这里的“私有化”指从国家管理改为私营。美国政府为工人提供的退休金极少，私企工人多数要靠企业提供的“退休金计划”才有可能过上正常的退休生活。〕

T: 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存款的。如果没有存款，可能这就会影响到要参加罢工的人。那么你们的工人能存下钱来吗？

L: 我给他们的建议是，把收入的一成储蓄起来，另外一成捐给慈善组织或教堂，然后靠剩下的八成过日子。有些人的问题就是他们一有钱就花光，如果能多挣一点钱他们就会统统花光。对那些工龄较低、工作不稳定的人来说，我们必须要注意的是，他们不能保证每个星期一定能拿到多少活干。如果你这个星期只工作了一天，你就只能拿到一天的工资。政府和公司还要抽税，从工资里面抽走医保费用和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我总是跟大家说，“至少把一成收入存起来，把一成收入捐出来，用剩下的八成过日子。”但不是每个人都会听我的话。这也是很多人感到痛苦的地方。

比较好的一点是，假如说我们要罢工，我们会在那个月的前两个星期先照常工作，这样我们至少能用前两个星期的支票坚持后两个星期。对大部分人来说，你最好是在罢工期间再找一份工作。实际上，在货车司机之间有一个罢工基金，能发一点钱，但是只要是合法罢工，你就成了失业人员，可以领取失业救济金，每天大概有六十美元，一星期大概有 320 美元，这笔钱不多，但还是可以勉强撑过去。

我们也会有罢工基金，因为我们跟货车司机也算是自家人，而且只要是在合法罢工的情况下（这也是工会唯一支持的罢工形式），我们也可以领失业救济金。（T: 也就是说货车司机会给你们一些钱，政府也会给你们一些……）实际上是从我们的铁路退休基金里面出的，我们的失业补助是从我们自己的铁路退休基金里拿出来的。

女扳道工简·华莱士的抗争

〔说明〕受访的铁路女工简·华莱士(Jen Wallace), 以下简称为“简”。

RWU: 铁路工人联合会 (Railroad Workers United), 由美国铁路工人当中的积极分子发起组织的数百人小团体。

BNSF: 北伯灵顿-圣塔菲铁路公司 (Burlington Northern SantaFee), 北美洲最大的货运铁路公司, 位于得克萨斯州。

UTU: 联合运输工会 (The United Transportation Union), 在铁路部门中, 会员以地勤人员为主。

BLET: 火车司机和乘务员兄弟会 (the Brotherhood of Locomotive Engineers and Trainmen)。2004 年, 火车司机兄弟会 (BLE) 加入国际卡车司机工会 (the International Brotherhood of Teamsters, IBT), 成为其在铁路部门的分支时, 采用了现在的 BLET 的名称。

问: 你在铁路公司负责什么工作? 属于哪种类型?

简: 我当时是 BNSF 铁路公司的调度和扳道工, 唔, 沃伦·巴菲特……〔注: 指巴菲特是该公司的最大股东〕

问: 但是……你是当中唯一的女性?

简: 是的(笑)。女性很少在铁路行业工作。扳道工和火车司机, 我全都干过, 但现在我是个扳道工。

问: 所以你可以……火车是去芝加哥还是纽约……

简：西雅图。我们不是去加拿大就是去 Winachi〔疑为“田纳西”〕，或者其他 4 个可以搭火车的地方。但我在调车场（车辆段）工作，所以我待在后方。

问：噢！你待在后方？

简：是这样，我负责对火车进行编组。

问：所以你不跟车，在火车上工作？

简：我从前随车工作过。但当你在这工作了许多年，就可以被称为老资格了。我在那儿工作过 12 年，所以我可以随便挑选我想干的工作，最后决定当一个扳道工。这样一来我可以每个晚上都回家了，毕竟，我还是个单亲妈妈。虽然工资会更少，但至少可以回家。

问：你在铁路公司工作过多久？

简：12 年。

问：可以问下，你开始在铁路上工作的时候是几岁？

简：33。

问：33？

简：是的，我现在 45 了。

问：你是 UTU（联合运输工会）还是 BLET（火车司机与列车员兄弟会）的成员？

简：BLET。

问：你是 BLET 的领导者吗？

简：不，不。我参加了铁路工人联合会，但在工会里女人不会

当选领导。(领导) 尽是一些老白男。但他们选举的时候却经常让我帮忙。(笑)

问: BLET 有多少成员? 我的意思是, 你参加的那一个。

简: 西雅图的那个? 嗯, 大概 300 人吧。

问: 事实上, ××和我会去西雅图。

简: 那我就在服务名单上了(笑), 我收到关于此事的邮件了。

工资待遇不低, 但物价很高

问: 你的工资是多少? 一年的话。

简: 啊, 去年的话是 66000 美元。相当于, 如果每天我不加班, 并且就当是普通的工作日的话, 嗯……大概是一天 260 美元。

问: 260 美元一天。

简: 一天。

问: 哪种工作的工资是 260 美元?

简: 当个扳道工, 干扳道工的活。

问: 我们对 260 美元一天和 66000 美元一年有点理解困难。

简: 没错, 66000 美元一年。

问: 那每个月你工作几天?

简: 我一周工作五天。

问：没有加班？

简：有时候他们会逼我们加班。我不想，但是……可西雅图的物价非常，非常高。因此尽管我工资不低，却依然没什么钱。我的租金是 1400 美元一个月，并且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房子。

问：你为什么会选择当一个调度？为什么会选择铁路公司的工作？毕竟那里男女比例太悬殊了……

简：啊哈，这就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了。一个原因是，我曾祖父和外曾祖父是扳道工，这是部分原因，包括父亲，祖父也有一部分原因……

问：你的祖父和父亲都在铁路行业工作？

简：不，只是我的曾祖父和外曾祖父而已。我父亲在海军服役。当我徒步穿越这个国家，从西雅图到白宫，4000 英里，当穿越伊利诺伊州的时候，在芝加哥遇到了罗恩，他现在也在这里，并且我想是他邀请了你。他和我谈起铁路工作，但当时我正在步行抗议布什，想来是很久之前的事了（笑）。

遭遇工伤，跟公司打官司

问：所以你对参与铁路工作产生了兴趣？

简：当时罗恩说，“你应该在徒步（活动结束后）之后……找份工作”。于是，我照办了。之后我在干这份工作时受伤了。……然后，我的膝盖……我当时必须从疾驰的火车上跳下去。公司——沃伦·巴菲特旗下的公司——非常有钱的家伙，打算炒掉我，因为他们并不想赔偿你。最后我不得不起诉他们，嗯，我找了一个律师并且和他

（巴菲特）斗了 6 年。

问：6 年？

简：是的，不过我赢了。

问：你最后得了多少？

简：嗯，他们，公司，花了 100 万来打败我。我的律师拿到了 500,000 美元，我拿到了 15,000 美元。

问：15,000？！

简：可以说太糟糕了。

问：你的公司非常富有。

简：对的，的确如此。总而言之，我现在在全国巡回演讲铁路安全，我会讲起我的案子，我有很多关于我的视频。

问：……链接有不？

简：我一会给你我的名片，这样你就可以输我的名字来看到了，这实在是个很长的故事。

徒步全美抗议布什，为工人抗争

问：我想知道，你申请铁路公司的工作简单吗？毕竟你是一个女性，他们可能会比较偏向男性？

简：没错，没错。我在全国范围内申请了 6 个月。一开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徒步穿越全美，但我最后在简历上填上了。之后他们就打电话让我去面试，因为他们对此感兴趣。就这样，我得到了

这份工作。

问：你抗议布什……是关于什么问题呢？【不确定，因为削减政府开支】〔注：按她的工龄，以及后文“不要战争”的口号来推算，她当时参与徒步抗议布什政府，应该是2003年初，为了反对侵略伊拉克。〕

简：全国的人都给他写信，我试图把这些信交给他，他却不想要和我交谈。我设想过写一本关于此事的书，但因为受雇于铁路行业了，我没有时间；此外我还有个孩子，此外……但是总有一天！

问：你想和布什见面？你想告诉他些什么？是抗议还是单纯想转交那些信？

简：嗯，我们有向政府请愿来解决不合理事情的权利。所以我们本应该能够和总统交谈并且告知他那些问题，他们却从不在意，因此我想……总之，他其实也并不是选举上台的。〔注：应指当时布什在大选中得票率低于对手，之后通过造势对方选举舞弊等方式施压，迫使对方让步，从而当选总统。〕

问：你想告诉他的问题是关于什么的？

简：并不是关于我的。人们写了各种各样的信……各种各样，比如“不要战争”，“拯救环境”，嗯，什么都有……简直太疯狂了！（笑声）之前就说过我的故事很古怪的，总之，我现在在做这些，但我始终愿意为工人阶级抗争。

铁路上的工作

问：学习成为调度或者火车司机会不会很难？

简：是的。我们有 6 周的培训时间。但你真正搞明白这一切得要花差不多 2 年。真的非常非常复杂。

问：也就是说，2 年之后你就可以独立工作了？

简：这仅仅只是你搞明白这一切是什么鬼要花的时间而已。（笑）

问：4-6 周之后，公司有没有对员工和工人的其他训练项目？

简：除非你是要当火车司机，那样的话就是额外 3 个月。

问：所以你先是当了一个调度，之后又培训了 3 个月来当火车司机？

简：如果你想的话。我本来就是一个火车司机，但我没有操作带有车厢的引擎〔或者机车头〕的执照。我只能负责维修和补足燃料。

问：在一个车站内？

简：在终点站。

问：可能是因为你是女性？你负责这样的工作是因为不想当火车司机吗？

简：如果你是个机师〔驾驶员〕，那么就必须长期出差。但我因为要照顾孩子，做不到。

问：对你而言，当一个在终点站工作的调度或者扳道工一定既困难又繁重吧？

简：扳道工甚至要更难些——这就是我目前的工作。我得攀上梯子，旋上刹车并且投掷交换器。啊，真的是非常……但我喜欢。

问：有多少女性司机、扳道工和机师？

简：可能 500 人之中只有 10 个。

问：那么 BLET 工会在全国范围内有多少女性成员？

简：我不知道……我应该知道但是我不知道（笑）……你在网上肯定查得到。

问：你工作的终点站总共有 500 个工人，其中 300 人属于 BLET 工会？

简：噢，没那么多。UTU 的人比 BLET 的要多。

UTU 工会分化工人

问：你是 UTU 的成员吗？

简：不，虽然我以前是。而当 BLET 开始接受技术工人的时候，我加入了他们，因为我并不喜欢 UTU。他们是个糟糕的工会。

问：比 BLET 还要糟糕？

简：是的。

问：他们有哪些问题呢？

简：他们同意采用远程控制盒（remote control boxes）。我不太确定你有没有用过遥控器？嗯，我们不想要采用这项技术，这样一来机修工就会失业。我们的工作量就会增加，但机修工的岗位会更少。这就是为什么我持反对意见。同时 UTU 还想要在我的岗位上多安插一个人员，并且还没有薪水。我不明白他们的做法，大概工会领导会因此赚的盆满钵满，但我们却会失业。真是个垃圾的工会。

问：你批判过他们赞成使用远程控制的政策吗，针对工会领导？

简：有过。

问：怎么批判的？是在正式会议还是一般集会上？

简：是的，我们……那是 15 年前了，在我成为铁路工人之前。但当我了解到这些之后，我想……他们对逾期缴付会费的罚款特别高。每个月你都必须向工会交钱，UTU 很有钱但是他们的合同却不尽人意。

问：你有没有质问过他们：“为什么你们要制定这样的政策？”

简：那当然了！

问：他们的回应是什么？

简：他们觉得机修工会抢我们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先下手抢他们的工作，他们就没办法抢我们的了。（笑声）

问：啊哈，他们肯定觉得工人都很好糊弄，一群愚蠢的工人！（笑声）

简：完全正确！

工人束手束脚，害怕失业

问：那么其他工人呢？他们接受这个政策吗？

简：嗯。大部分人是害怕的，因为我们的工会……我们无法罢工，这对斗争来说就很困难了。嗯，我们可以罢工。我们得向政府申请许可，这个过程可能就要花上好几年。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时

候这个法案上马了，用来应对当时的大量罢工。铁路工人发起了总罢工来抗议，全国交通都瘫痪了，最后政府表示“好吧，你们再也不能罢工了”。一开始他们反击过，但现在他们只是接受了，因为他们可不想坐牢——并且因此失业。

问：每年公司会为你进行常规体检吗？

简：不会，只在入职的时候才有。但我的公司（BNSF）因为让求职者做血液检查的事陷入了麻烦。公司会通过那些人的检测结果来得知他们患癌的几率，这样他们就不会雇佣那些患癌几率高的人。这件事情被政府查出之后，他们的处境变得十分不妙。

问：因为这是非法的？

简：相当的。他们真是糟糕透顶了，并且这真是让人难堪。据我所知，中国、韩国和日本的人们正在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他们是如此大胆无畏，在美国的我们却束手束脚。

问：为什么你会害怕失业？为什么其他的同事也会那么害怕？

简：工作机会并不多。并且我们的大部分工作都会流向中国。

问：机修工的加班时间比调度和扳道工更长吗？

简：薪水也会更高。

问：但他们加班的机会会多得多？

简：这说不准。比如现在经济还是比较低迷。没有人想买我们的煤或者石油，自然也就没有多少工作。繁忙的时候他们就让我们加班，一旦经济低迷，我们就要么无所事事，或者直接被炒。

问：加班的工资会有多少？

简：该怎么计算呢？我们不是按小时计工资，而是按英里。一般是我们所得的大概的工作时间（按小时计）的 1.5 倍。如果你把火车开去波特兰或者加拿大，加班时间是从 10 小时之后开始算的（把火车开出本市后）。对在后方工作的我来说，我的加班时间一般从 8 小时以后算起。这很奇怪，虽然是以英里计，但是这些进了我们的工作合同——比如一个基本工作日被叫做“100 英里”。我并没有 100 英里的里程，但还是得到了相当于 100 英里的工资。问题是合同里又提到 8 小时之后。加班时间是以小时为准，但你的基本工作日却是以英里。

简：但对于现在这种低迷时期来说当然更好些。如果我们一天只工作 2 小时，他们就会只给我们 2 小时薪水。但当我们的合同写着我们的工资按英里计算——而不是小时——我们实际上挣得更多。计时工资的话我们什么也挣不到。

工会的干部们

问：本地工会里当上领导需要的时间长吗？多少年你们会进行一次选举？

简：我的老朋友用了 30 多年……但是新任的话，实际上我在职的时间还比他长。他可受欢迎了。

问：是哪位受欢迎？

简：西雅图的工会主席。

问：你的意思是你以前待过的工会？

简：不是，是我现在的工会，BLET。嗯，他在西雅图很受欢迎，

但是 BLET 总会的领导并不喜欢我，因为我会去抗议，他们不希望我们去反抗。

问：但你投票了，你也支持本地工会的主席吗？

简：嗯，他还行。但是总会的领导，丹尼斯·皮尔斯，他们特别讨厌 RWU（铁路工人联合会，一个战斗性的铁路工人草根组织）

问：在你看来他为什么还不错？

简：本地的那位？嗯，本地……公司总是变着法子盘剥你，但他就是会为你争取回应得工资的那种人，毕竟他们总是……比如说，你虽然拿到了工资，但总是有额外的条款来扣钱。如果他们让你做合同之外的工作，公司总会阻止你拿到额外的工资。这时他就会帮你争取那份工资，并且，当他们打算解雇你而去做考察的时候，他就是会为你辩护的人。

在男人堆里

问：铁路公司里的女人寥寥无几，你和其他女性工作者的关系如何呢？十分亲近吗？

简：我几乎没接触过她们。我们在不同的岗位……工作，有很多的车辆段。我工作的时间和地点让我只接触到男人。

问：那你和男性工人之间的关系呢？男工下班后可能喜欢喝酒……

简：从前不怎么样。但 60 年代的时候，女性开始在铁路行业工作，这对他们来说是件坏事，但现在他们就习惯了。他们不想被开除——如果他们对我们的动手动脚的话可能就被开除了。所以，最糟

的事可能是他们对我们有些害怕。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没有人和我说话，我不得不和他们一起喝酒，并且通过讲些粗话来融入他们。现在他们接受了我。

怀孕期的工作待遇

简：他们对我有些同情吧，当我怀孕的时候公司仍然让我工作，他们不给你……这么说吧，如果你是个男人，你去滑雪然后摔断了条腿之类的，他们会给你一种工作，叫做“简易职务”——整理整理文件或者接电话。但对怀孕期的女人的话，他们不会给你安排简易职务，我不得不继续工作，直到不能工作（手势）。尽管那时候天气寒冷，总是阴雨甚至下雪，我都得工作，不工作就没有工资。所以临盆前 3 个月我根本没有任何收入，他们已经不让我工作了。

问：他们不让你工作，也不给发工资。

简：他们不给我那种他们会给男人的工作，比如整理文件和应答电话。

问：为什么？

简：因为他们是一帮混蛋（笑）。

问：呃，那有没有什么保护孕期女性工作权利的法律条款？

简：没有。

问：那你有……保险吗？可能……

简：现在倒是有，但每个月得付上 100 美元。所以当我受伤或是因为其他原因无法工作的时候，在旷工期间就可以有收入了。问

题是为了这份保险我每个月要交 100 美元，总之，这是另一个原因了。

问：意思就是尽管有相关的健康保险，但是却没有特别针对怀孕女性的？

简：没有。在地球的某些角落你可以，嗯，直到孩子出生后都可以拿到钱。像德国。在瑞士你有一年的带薪产假，在美国是 12 周的假，还没有薪水。〔注：历史上，美国的主导舆论强调尽量不干涉公司运作，包括员工的福利、保险，也尽量靠公司自主和自愿决定，而不是由国家立法强制执行，或由政府来经管保险金。女工带薪产假问题就是个典型例子，始终没有立法。奥巴马上台之初，受邀前来白宫开会的工会和其他团体曾经提出“美国至今没有带薪产假的法律，这太不人道了”，但是直到奥巴马下台，仍无进展。近几年才有个别州开始立法。〕

问：没有薪水!! 这只是铁路公司的情况还是其他行业，每个行业都有的情况？

简：每个行业。除非你在管理层，或者是老板。

问：他想知道……你提到过西雅图有一个受欢迎的工会领导。就是那个你支持的，那个能让你不被开除等等的领导，他会为你争取这个权利吗？

简：他会努力做到的。一般来说，我不知道中文里是什么，这被叫做“袋鼠法庭”。他们会进行一项调查来确定你是否有罪，但你总是有罪。因此这是一个玩笑。如果你被解雇了，他们则会把这宗案子提交到国家工会，唔，并且为你辩护，可是你复职可能会花上两年。除了受伤之外我倒也没有什么可以开除的把柄，我又没有错，

是别人伤到了我。虽然他们很乐意开除我，但是我实在是非常努力工作，因此没有被开除。

聊聊退休年龄

问：根据合同或是法律，你退休的时间是？

简：我什么方面的时间呢？

问：退休。

简：63 岁的时候。

问：女性也是 63 岁么？男工和女工都是 63 岁退休？但我之前听说过，铁路工人一般退休的更早……

简：如果你已经在这一行干了 30 年。但我还没有，意思是，如果我 60 岁的时候工作满了 30 年也是可以退休的。但对我来说如果想要完全退休的话必须得是 63 岁的时候。

问：铁路公司里有没有不按照 30 年[工龄]标准来退休的岗位？

简：一个特别的岗位？

问：对的，比如非常辛苦的岗位。

简：没有。甚至还有 70 岁的扳道工。

问：70？

简：他们不退休的原因是他们并没有其他事可做——所以他们继续工作，有时甚至牺牲在了岗位上，因为孤独而选择不退休。

问：就是说，没有人可以在 63 岁之前退休？

简：嗯，也可以是 60 岁——只要干满 30 年。

问：铁路公司真的没有不按照工龄来计算，可以在 60 岁之前退休的工作？

简：没有。

再讲到工伤案件

问：关于工伤——如果公司认为是你犯错的话，他们就不会给你医疗或者其他什么的补偿，就是说，他们可以什么都不管？他们需不需要证据，我的意思是来把责任推给你？这样他们就可以分文不出了……

简：我们有一大本的规则手册。

简：对我的工伤而言的话，我什么也没有做错。是别人弄伤了我。虽然公司没有得到任何我病历信息的权利，他们还是尽一切方法来获取。他们去了医院，但我把管理层踢出了医院，不过最后我还是以操作失误的理由被开除了，只是因为我对我的伤情保密。

问：哈？这也是个理由？

简：是的，非常奇怪。

简：所有的铁路公司都这么做，他们会歪曲事件过程、让证据消失，或者买通目击证人造假，并且被抓到过很多次。

问：也就是说在你受伤之后公司分文未付？

简：我的律师拿到了所有的赔偿金，虽然我也拿到了一些，但大部分都是律师的。

问：我的意思是，在你受伤住院之后，公司有支付医药费吗？

简：虽然我接受了治疗，但是并没有收到补偿款。然后那个让我讨厌的律师——从他合作的银行那里给我提供了一些贷款，所以当我用公司的补偿把贷款还清之后就身无分文了。这也是为什么在我交完律师的贷款之后感觉很糟。

问：啊，天呢！

简：但这是我能活下去的唯一方法了，我别无选择，没有可以帮到我的家人……

问：你提到过那个只有 5000 美元的律师，和借贷的律师是同一人吗？

简：不，不。他可有 500000 美元。

问：500000 美元？？！！

简：那可不。

问：那个律师？

简：我只拿到了 15000 美元。

公司斥巨资杀鸡儆猴

问：那你付了那么多律师费。

简：我的律师。呃，我的公司付了他钱，然后给了我 15,000 美元，真是太不公平了。最后我们发现公司花了超过 100 万美元来打官司，比 15,000 美元多得多。

问：所以律师总共拿到了 500,000 美元，而你总共拿到了……

简：嗯。如果他们可以翻译一下我的视频的话，你就可以看到了——这可是个漫长的故事。但那基本上是……他们花巨款来和我这样的人打官司的原因就是，我什么也没做错，我应该得到那笔钱。如果他们打败了我，并让我失去一切的话——失去房子，失去一切，其他的工人就不敢再上报工伤了。如果他们在岗位上受伤，公司就会说他们是在岗位之外受的伤，他们就不会失业，也不需要官司。这大概就是他们对我这种人费心的原因。

问：但总而言之，你还是在那家公司工作。

简：是的，还在。

问：在起诉期间你还是继续工作吗……在你和公司斡旋的时候？

简：是的，呃，实际上我有一年半因为腿伤无法上工，这就是我必须接受贷款的原因。

问：官司打了多久？

简：6 年。

罢工的顾虑

问：你有没有经历过公司和本地工会之间一些比较激烈的冲突？

简：冲突的意思是指罢工之类的吗？

问：是的。

简：没有。这里的工人都对罢工有太多顾虑。虽然他们可以这么干，我们管它叫“野猫罢工”，也就是说我们才不会申请政府的许可来发起斗争。但我们一旦罢工，公司就会请来法官，并发出“禁令”。所以如果继续罢工的话，他们就会逮捕工会领导甚至没收他们的房产，这种事哪里都一样，他们总是干相同的勾当。因此工会领导永远不会告诉你应该罢工，如果他们的位置空了出来，公司就会让人填补他们的位置！这就是为什么领导让我们不要罢工，但是工作条件变得越来越差了。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呢？这是我们唯一拥有的权力了，这也是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做到……的原因，RWU，我们希望……你能明白的？

问：复兴工业领域的……

简：复兴罢工，完全正确。

与 UTU 出卖工人的行径作斗争

问：有其他的冲突吗？不一定是罢工，但是像抗议之类的？

简：没有。我们，嗯……关于在每辆火车上只有一个人〔注：即铁路公司实施单司机执乘制〕……我的意思是，是工会，UTU，主动向公司提议“我们可以帮你做到”，并且准备向我们提供 5000 美元让我们来接受这个条件——削减掉将近一半的员工。可问题是我们在和工会斗争——而不是公司。虽然我十分确定公司肯定在这件事里插了一脚，但出面的是 UTU——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讨厌他们。最后我们打败了他们！我，RWU，所有人都异常愤怒，虽然大部分时候公司都会恐吓员工，让他们接受那些可怕的合作，这一次

我们大声说“不！”。我们把主张印了出来并四处张贴，最后投票确定了它。那可真是一场浩大的斗争，我们的对手是工会！

问：工人反对工会？

简：嗯，那是两年前的了，我深入参与了这次斗争。

问：这啥呢……为什么工人会反对工会？是怎样的原因？

简：嗯，因为工会，全国〔铁路〕工会的领导……相当于全美工会主席，我们对他没有表决权，也就是说，我们没办法换掉他。他们甚至在工会里制定了让他永远不会被换掉的条令，并且他们总是委任亲信，年复一年我们都无法摆脱他们。

问：只是因为她和工会关系亲近？

简：对，对。这就是为什么有 RWU——我们想要摆脱所有这种人，让它只是个真正的工人组织罢了。但是这些条令却给我们增加了困难。也就是说，我们没办法想做就做——一条令规定我们必须走漫长的流程来达到目的，问题是工会不会缺钱，也不差律师——他们会起诉我们。然而我们却没有经济支持。

问：你们在抗议之后也没办法做到这些吗？

简：我们做到了！我们只是没有改变合同，火车上仍然是两个工人，可我们确信改变迟早会发生。可能不会是我的公司，但是别的〔铁路〕公司会在火车上安排一个人〔驾驶〕——那样真是又糟糕又危险。〔注：意思是，他们通过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成功迫使 BNSF 铁路公司在每辆火车上保留 2 名司机。但其他铁路公司有可能成功推行单司机执乘制。〕

问：所以火车上还是有 2 位工人？

简：啊哈，那当然。

与腐败的全国工会领导人作斗争

问：工会主席，也就是 BLET 的全国主席会有多有钱？

简：我们可一无所知！（笑声）我们只知道他明面上的收入是 500,000 美元一年，但还有很多背地里的收入我们就不清楚了，公司给他提供旅行，公司和工会领导是朋友。虽然我，以及 RWU 的每一个成员都知道这些，但大多数工人是不会去联想到这些的。

问：本地工会有没有独立的办公室呢？

简：没有。其他的工会倒是有全职的官员，但我们的官员都还得继续〔在铁路岗位上〕工作，所以……

问：也就是说你们的工会里没有全职的负责人员？

简：没有，除了是全国工会的家伙——那些人可不工作，甚至将近二三十年都没有当过技工了。

问：你提到过的工人和工会间的冲突，是本地的工会还是全国的？

简：全国的。

问：只是西雅图的工会成员和全国工会有冲突还是所有的……

简：嗯，是全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发起这个行动，我们可以借此发声：这不仅仅是 BLET 或是 UTU 的问题——这是所有铁路工联全国性组织的问题。他们根本不在乎我们，唯一在乎的不过是捞钱罢了，甚至因为他们的财力、雇佣的律师以及受到的保护，

让替换掉他们都不太可能了。当我们想要通过斗争来撤换掉他们，他们就会用打官司或者其他什么手段来摧毁我们。

问：有人负责统筹组织对全国工会的领导的抗议吗？

简：还没有。现在我们还在争取尽可能多的工会工人来参与这场运动。

问：我的意思是，你提到的两年前的对工会领导的抗议。

简：没错啊。

问：谁组织了那场抗议？

简：嗯，我们组织的，RWU。

简：BLET 和 UTU 的总工会没有发表任何声明。没有人〔出头〕——如果不是针对 RWU 的话，这场抗议可能就无声无息地过去了。那样的话每辆火车上就只有一个员工，这会是一种很危险的情况。

问：一个乘务员？

简：只有火车司机和电脑〔注：即火车操作系统〕，虽然这根本没有可行性，他们却认为可以奏效。在车辆段他们也只想留下一个人来操作远程遥控设施，比如我们要扳动一条轨道的话，我们可能会用一个带有摄像头的机器人，它可以控制火车头的行进。这当然不具有操作性，他们却可以想尽办法来解雇我们，只因为我们的存在会增加工资的支出。

5000 美元补偿裁掉工人

问：他们想要削减工人的数量。

简：然后他们还表示，“我们会给你 5000 美元〔下岗〕补偿”，工人们会蠢到以为这样的交易太棒了。

问：5000 美元就可以补偿丢掉的工作？我可不这么认为。

简：那当然了！有些人很乐意，特别对于那些接近退休的人。他们会想，“我才不在乎年轻工人，我只想要那 5000 块。”我们真的很担心他们会支持这项决议，但最后他们没有，我们胜利了。

问：现在你打算针对这个问题组织，嗯，抗议，对吧？

简：是的。

{打断：“我现在要回家了，很高兴跟你们聊，我希望你们在这过得开心”……}

铁路工人乔恩·弗兰德斯访谈

对北美“铁路工人联合会”(Railroad Workers United, 简称 RWU。网址: www.railroadworkersunited.org) 创建者之一乔恩·弗兰德斯(译稿中简称 J) 的访谈是 2016 年通过翻译(译稿中简称 T) 进行的。这个长篇访谈译成中文之后, 在本公众号 2019 年 7 月 7 日至 17 日连载过, 共计 11 篇。现予发合并发布。文中谈到的“机械师”(machinist), 又译“操作工”, 是指操作机器的技术工人——例如工厂里的车工、钳工, 又如主人公在铁路机车维修部门修理火车头的职位。关于“铁路工人联合会”以及“铁路工人纪念日”, 可参看关于该组织的介绍: 工人组织 | 北美“铁路工人联合会”简介。

(一) 激荡的 70 年代

上大学、打零工、当老师

翻译 (以下简称 **T**): 你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的, 你一开始做什么工作? 还有, 你为谁工作?

乔恩·弗兰德斯 (以下简称 **J**): 在我上大学的时候, 有几年暑假是在佛蒙特州道路局 (Vermont Highway Department) 打工的。我负责往桩子上涂油漆, 你懂的, 就是他们在路上画线的桩子。我坐在卡车的车厢上, 当他们在路上画条纹时, 我把还没干的油漆涂在

桩子上。你知道他们什么时候在路上画线条吗？那是我第一份真正的工作。我小时候在附近的一个农场工作，整天堆干草垛。我做过很多工作。

T: 你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的？

J: 应该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在大学里。我在道路局干过两个暑假，有一年夏天我在电气合作社（Electrical Cooperative）——电力公司工作，就是安装电线杆，帮拉线工给变压器接线之类的。那些是暑期工作。然后，大学毕业那年的夏天，我当了看门人——我干过很多工作。然后我搬到波士顿……我记得有一年夏天，我还在佛蒙特州当过很短一段时间的出租司机。

T: 这么说你是佛蒙特人？

J: 是的。我现在住在纽约，纽约州北部。

T: 毕业之后，你的第一份正式工作是什么？

J: 毕业后的那个夏天，我当了打扫校舍的清洁工。我拿到了一个英语学位，但当时并不值钱，后来我搬到波士顿。

T: 所以你的意思是打扫那些……。

J: 这只是一份暑期工作，毕业后的一份临时工作，直到我搬到波士顿。你将会谈到我生活中的许多工作，如果想要了解我的全部经历——我做过很多工作。

T: 所以你有一个英语学位？

J: 主修英语，辅修历史。

T: 而你觉得这两个学位都不太……

J: 我试过，当我搬到波士顿的时候，我试着做一名代课老师。我不喜欢。我做得不好。

T: 什么老师？

J: 代课老师。在一所非常糟糕的城区高中…我不喜欢这份工作，所以我辞职了。然后我在仓库里找到了一份工作。

T: 那么你第一次当老师是在波士顿吗？

J: 我不记得了。我也在波士顿东北大学图书馆工作过一阵子。

T: 图书馆？

J: 图书馆职员。然后我请假去做反战联盟（Anti-War Coalition）的工作人员。这是越南（战争）时期。我成为了一名社会主义者，加入了社会主义工人党，并为反战联盟做了一段时间的全职工作。在那之后，我在波士顿开了大约一年的出租车。

T: 这是在你当代课老师之前吗？

J: 不，这是在那之后。我在波士顿的最后一份工作是当出租车司机，大概有一年时间。

参加了社会主义工人党……

T: 你什么时候加入社会主义工人党？

J: 我想是在 1970 年。

T: 为什么？

J: 因为越南战争。因为我开始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在这方面做得很好……他们是反战运动的领导力量。

T: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党的？你参加了这个党的什么活动吗？

J: 我在这个党里待了 20 年，但现在不再是党员了。

T: 你是怎么知道这个党的？

J: 我为什么要加入？因为我在一家书店里看到了他们的杂志，我填写了一张优惠券，然后寄了过去。他们有一个组织……

T: 当你读那本书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组织吗？

J: 是一本杂志。

T: 是看广告才知道的？

J: 你知道有那种像小优惠券一样的东西吧，如果你感兴趣，就填写上面的表格，然后他们联系了我，我发现他们在哪里开会，然后事情就从那里开始了。那时还没有互联网之类的东西。

T: 你有 20 年党龄？

J: 是啊，20 年了。

T: 党都会组织些什么样的活动？

J: 那个时候，在越南战争期间，基本上都是反战的工作。你的反战活动比你的工作更重要。

T: 工作只排第二位？

J: 是啊，党关心的主要是反对越南战争，那是主要的活动。卖报纸，组织抗议什么的——当你的工作不挣钱的时候。

T: 所以你认为工作只是次要的？

J: 是啊，直到后来党才开始重视起工作。当时，每一个积极参加政治的人，都卷入了这场战争。对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这是头等大事。有几万人——几十万人——在波士顿抗议。那是一个非常动荡的时期。

那时候谋生很容易，但是青年内心有苦闷

T: 当你看到杂志上的优惠券时，我想你已经有了些想法吧，所以你才联系他们。那么是什么让你下定决心联系他们的呢？

J: 我想加入一些社会主义团体。就像今天一个年轻人会参加伯尼·桑德斯的竞选一样。我想加入一个社会主义团体，这看起来很有吸引力，后来我发现他们做得很好，动员人们反对战争，所以……

T: 而且在联系到他们之前，你就已经把自己当作社会主义者了？

J: 对，而且我反对战争。当时我对社会主义只有非常模糊的理解。我那时很年轻。但是我不喜欢这个制度——战争和其它的一切……在我参加任何党派之前，我参加过反战抗议活动。

T: 你不喜欢这个制度，你是说经济制度吗？

J: 产生各种不公的系统。在那个时期，如果你还年轻，就不会太关心经济：你很容易就能找到工作，并靠它生存下去。

T: 那时找工作很难吗？

J: 不，一点也不困难。要找到工作是很容易的。

T: 但你依然讨厌这个经济制度？

J: 重点是越南战争：每周都有好几百的美国人死去。有成千上万的越南人死去。这太可怕了，作为一个年轻的美国人，如果你有一丝良知，而且你也被卷入其中，你就会发现：是这个制度造成了这场邪恶的战争。这使得社会主义很有吸引力。你想看到一个不同的世界，一种不同的制度。而且社工党是一个托派组织，并不认同苏联，所以这跟加入别的组织不一样，你不用为了俄国人的行为而道歉。

T: 所以你是说社会主义工人党不会为苏联发生的事道歉？

J: 它对苏联发生的事情有一个解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过托洛茨基的书，但他对这些事有一个合理的解释，这些堕落——特别是苏联的。所以社工党，我仍然认为我赞同他们的观点，他们对苏联发生的事情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它变成了斯大林等人的独裁。

T: 现在你依然认为这种解释是合理的？

J: 哦，是的，我赞同……尽管当我加入社工党的时候，毛主义其实在美国左翼之间非常流行。

T: 在上世纪 60 年代？

J: 在 70 年代初。

T: 也就是你加入社工党的时候。

J: 是的，毛派是波士顿另一个较大的左翼团体。我们和他们有过冲突。（笑）

T: 什么样的冲突？

J: 有时是肢体冲突。{笑}他们袭击了我们组织的会议。反战会议。

T: 你们两个组织都是反战的？

J: 他们袭击了我们。他们认为我们投靠了自由派。所以他们在波士顿麻省理工学院组织了一次袭击。

T: 所以你们办反战大会的时候，他们攻击了你们……

J: 他们会用斗殴来扰乱大会。

T: 你也参加打架了吗？

J: 是的，在一次打斗中我的眼镜打坏了。我记得我给旁边一个家伙的鼻子上来了一拳。（笑）这太疯狂了。那是个疯狂的时代。人们对跟战争有关的东西简直着魔了，在左翼内部如果有不同的意见，那就是个很严肃的问题。

T: 那个毛派政党，他们也反对战争吗？

J: 我想是的，但是……是的，我想你可以说他们反对这场战争，但他们认为我们反对这场战争的方法是错误的。

(二) 从反越战到费城的工会活动

大学里的反越战活动

T: 你加入社工党时，你的工作是什么来着？你做了些什么？

J: 我想那时我正在东北大学图书馆工作。然后我当了出租车司机。

T: 反战抗议持续了多长时间？无论是对党派还是你个人而言。

J: 反战抗议一直持续到 1973 年左右。

T: 从 19……

J: 嗯，他们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到结束……我自己参加的第一次抗议，我想是在 1969 年，当时我还在上大学。但它们[反战抗议]始于 60 年代初。我记得我在校园里见过一些小规模抗议，那时我还没有想过那样的事情。但对我个人来说，1969 年至 1973 年是反战活动的时期。美国撤出战争后，抗议活动也开始消失。

T: 也就是说在 1973 年……

J: 那是我记得的最后一次大规模抗议。最大的一次是在 1971 年。那次是我全职组织的。我们组织了一——我们在波士顿至少发动了 50 车人。50 辆巴士载着很多人去华盛顿。但是有一百万人参加了游行……

T: 50 辆巴士？

J: 有成百上千辆巴士。去华盛顿的巴士太多了，很多人进不了城。

T: 你是说你把人送到波士顿？

J: 从波士顿送到华盛顿。全国各地都有人在组织，把人发动起来，乘巴士去华盛顿，大概有一百万人参加了抗议活动。成千上万的工会会员在游行。我想这是我参加过的华盛顿最大的抗议活动。

T: 你们学校大部分学生都关心反战运动吗？

J: 当我还在学校的时候，不是。直到你毕业的时候，你有可能被征召入伍，然后你才发现有这回事，然后你才会惊醒过来。就是征兵把人们惊醒了。今天已经没有征召入伍这回事了，但在那时候，你会被征召入伍。

T: 你是说你有义务参军吗？

J: 他们可以征召你——他们可以强迫你去……

T: 参军。

J: 现在没有这回事了。由于越南战争时期的抗议活动，现在美国军队基本上都是雇佣兵，你只能自愿参军。

T: 但在毕业之前，你们学校的大多数年轻人还不是很……

J: 当你快毕业时，你开始醒悟过来：“哦，他们会拉我当壮丁！”

在费城开始了工会活动

T: 1973 年之后，反战运动结束之后，你还参加了什么活动？

J: 唔，党让我和我的另一个朋友搬到费城去。凭我的图书馆工作经验和英语学位，我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图书馆找到了一份工作——一份工会的工作。

T: 哪个工会？

J: AFSCME——美国州县市雇员联合会。这是一个很大的公共部门工会。尽管宾大是一所私立大学，代表工人的也是 AFSCME。

T: 那你是为工会工作了？

J: 我在图书馆工作，我是个职员。

T: 这么说你是工会会员了？

J: 我是工会会员，其实我是那个工会的执行委员会委员。

T: 是党帮助你找到这份工作还是？

J: 不，党还是不太关心你在哪里工作。直到后来它才开始说，你应该到工业里去找工作。所以不是的，当我得到那份工作的时候……

T: 你是说党要求你在某些地方工作……

J: 那时候还不是。后来，他们真的推你进入工业找工作。

T: 不是图书馆吗？

J: 不是……

T: 但是你在图书馆找到工作了吗？

J: 我找到了。但他们不是在逼你，他们只是想让你找份工作。我只是碰巧拿到了这么一份工作，因为我有一个英语学位，还有图书馆的经验，这是一份很好的工作。可能仍然是我做过的最好的工作之一。

T: 薪水还可以吗？

J: 是的，在那些日子里，劳动人民，那可能是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在 70 年代末之前，那可能是美国工人最好的时期。有充分就业……

T: 失业率很低？

J: 很低，你可以得到一份工会工作——而不是一大堆麻烦。

T: 是党要求你在费城找工作的吗？

J: 社工党经常这么做，他们要求党员搬到其它支部去帮忙。

T: 所以他们要你搬到费城，但是你得自己找工作？

J: 是的。我是自己找的工作，他们想让我搬到费城，但是……

T: 他们要你发展新党员吗？

J: 当然，你总是得发展新党员。那时可能是社工党党员数量最多的时候。那时我们在费城有两个支部。我属于一个——西费城一号……当时费城的党员人数可能比现在全国的还多！（笑）

T: 有党员在费城的工厂里工作吗？

J: 可能有。我不记得每个人的工作是什么了。我们的一位党员后来当上了一个国际工会的主席。

T: 在费城？

J: 不，他是演员工会——美国电视联盟（American Federation of TV）的会员……他也曾短暂担任过纽约演员权益协会（Actors' Equity）的主席。约翰·康诺利（John Connolly）——他当时在我们的支部。他是个年轻的演员。但除了他之外，我不记得有谁做过什么特别的工业工作，但当我在费城的时候，他们决定我们都应该进入工业。当他们做出那个决定的时候，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我们称之为“转向工业”。

左派纷纷派人去工厂：扩大影响，发展成员

T: 为什么党会要求党员到工厂里工作呢？

J: 嗯，不光只有我们党这样做，其它团体也在这样做。反战运动结束后，作为一个政党，你们该做些什么呢？而组织这次会议（《劳工笔记》会议）的人——也就是国际社会主义社（International Socialists），就是当时另一个开始打入工业的派别。

T: 另一个社会主义政党？

J: 是的，另一个团体。《劳工笔记》是由国际社会主义社成员创办的。

T: 也是个政党？

J: 是啊，当时叫这个名字（后来改叫“团结社”[Solidarity]了）。我不知道今天他们是不是都投靠了其它派别，但是……

T: 哦，你是说在 70 年代的时候，两个社会主义政党都……

J: 社工党认为，接下来将出现 30 年代那样的工人激进化。然而并没有。

T: 你是说他们希望还是相信会这样？

J: 他们相信这种情况就要发生。

T: 30 年代会卷土重来吗？

J: 在钢铁工人工会中有一场大规模的竞选活动，让人们认为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

T: 你是说竞选工会职务吗？

J: 是的，萨德洛夫斯基（Sadlowski）竞选活动。

T: 社工党想帮助那些可能相信社会主义的候选人？

J: 是的，我们支持萨德洛夫斯基的竞选活动。这里的其他团体恐怕有不少老家伙当年也支持过他。这是一场非常重要的竞选活动。

T: 是钢铁工会吗？

J: 是啊，钢铁工会当时还是个很强大的工会。

大众的生活、情绪以及罢工

T: 你在图书馆工作时的工资，你觉得算是中等，还是高一些或低一些？

J: 工资可能只算中等，但福利是很好的。干了3年后，我得到了4周的假期，18天的病假，这份合同有各种各样的福利。那是当时工会如日中天的时候。在我离开之前，我去欧洲旅行了一个月，我用了其中一次四周年假。18天病假——如果太热了你可以回家。他们有空调，但是如果空调坏了，温度超过29度，你就可以回家了。现在想起来，这份工作真是好得过分。你可以免费使用这所大学的运动设施。如果你孩子能上那所大学的话，我相信会有学费补贴的。那是一所常春藤盟校，所以……那是个好单位。

T: 如果工人对他们的处境感到满意，工会还能干什么？他们对自己的处境满意吗？

J: 是的，我想他们一般都是满意的。这是一个进步的，良好的工会。会长是个聪明人。他现在去世了，但没错，大家都知道他干的不错。在我入职之前，他们举行了一次罢工，在合同中赢得了许多这样的好东西。所以工人们基本上都很开心，我想。

T: 所以在你在那里工作期间，工会都干了些什么？毕竟大家对处境都很满意嘛。

J: 嗯，是的，没有什么真正的改变——在其他学校的工人搞了一场罢工，所以我们也赶去那里声援，几个星期之后才回去。

T: 也就是说，你们也罢工了？

J: 没有，我们只是上街支援了其他工人。

T: 只有一天吗？

J: 不，持续了好几个星期……这在那些时候不是个小事。尽管我再也不想掺合这种涉及好几个工会的事情了（除了铁路工人的，所以……）这样的事情很难办。

T: 你们声援的另一个工会也在学校里吗？

J: 是的，那是另一个学校工会。

T: 是个什么样的工会？

J: 是运维工程师们的工会。他们是设备操作工之类的。

T: 所以为什么你们大学的人这么喜欢罢工，这在大学里的典型情况吗？

J: 不，当时我国的公司和统治阶级开始打击工人，那是我们得到最早的警报之一。70年代中期，工人的情况变糟了……通货膨胀非常厉害，合同赶不上通胀。我们得到了7%的加薪，但这根本不能抵消通货膨胀。就是从那时候起，工人的情况开始变糟了。回想起来，这就是我所看到的。

T: 在其他大学里，校园内的罢工是很常见的吗？

J: 不，很少见。而现在就更加少见了。有一个地方发生过，我想是在耶鲁大学，他们几年前发起过罢工，是很相似的一群工人……

T: 但那在70年代呢？

J: 即便在 70 年代也是不太常见的……

(三) 左派与工厂

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活动：发展党员，扩大影响

T: 你们是怎么在费城地区发展新党员的？

J: 嗯，通过公开会议……我们举办论坛、出售报纸，一份社会主义报纸——叫做《战士报》(The Militant)——它现在仍然存在——可能在这里就有卖(在劳工笔记会议上)。我们有一个定期的论坛，公共论坛……我们竞选费城市长……1976 年，我们为彼得·卡梅霍 (Peter Camejo) 发动了一场规模很大的竞选活动。

T: 竞选什么职务？

J: 美国总统。这对发展新党员起到了很大的效果。彼得后来在 2004 年成了拉尔夫·纳德的竞选搭档，但当时[1976 年]他是社工党党员。我加入时，彼得是波士顿的一名组织者，他是一位极具魅力的演讲者和领袖，也是一位优秀的总统候选人。这是社工党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总统竞选活动。

彼得·卡梅霍……1976 年竞选总统。2004 年，他和拉尔夫·纳德一起参加大选，他是副总统候选人，他现在不是社工党党员了……在 1976 年大选中，我帮他拍了这张照片，用来做海报。但不管怎样，他是一位非常杰出的领导人，在左派中广受尊敬。

党员的社会成分

T: 你们在费城地区的工厂里发展过新党员吗？

J: 我不记得有这回事。在我看来，这就是整个“转向工业”的问题所在，那就是发展工人非常困难。我们在工业中搞了那么的工作，却从来没有发展多少党员。我认为左派——而不仅仅是社工党——到现在都是这样，如果你是一名工会工人的话……所以你需要对那个时代进行更广泛的政治分析。因为这不是 30 年代的重演，当时工人确实加入了共产党、社会党、社工党等——他们加入了左翼政党——从 70 年代中后期到八九十年代，工厂迁往海外，迁到了像中国这样的地方，因此工人非常害怕丢掉饭碗，罢工次数减少了，如果你是一名产业工人，你肯定不想拿自己的饭碗去冒险，加入一个激进政党。你只想保住自己的饭碗，不被解雇，不让你的工厂搬迁。

T: 既然社工党的新党员都不是产业工人，那他们都做什么工作？

J: 卖报纸做宣传……把报纸给卖了。周末我会去杂货店，在杂货店外面推销报纸。我们会挨家挨户上门推销报纸，为我们的候选人助选。在反战时期，我们会去校园推销报纸。

T: 你们新发展的党员都是做什么工作的？

J: 唔，你可以加入很多不同的委员会：论坛委员会、《战士报》销售委员会……

T: 我是说，这些新党员，他们自己的工作是什么？比如说你是图书馆员……

J: 是的，你自己得有一份工作，你得试着跟你的工友谈政治，当然了，还要推销报纸……

T: 就像你自己是图书馆员，那这些新党员的工作是什么？

J: 各人的情况都不一样。他们可能本来就有工作。但他们入党后，党就鼓励他们到工业中去找工作，然后整个方向就是要辞掉原来的工作，像是教师之类的，然后去当汽车工人、钢铁工人或者货车司机之类的……然后党会在特定工厂里组织起他们称之为党团（fraction）或者委员会的东西。

T: 所以你提到了一些新党员是教师。还有做其他工作的吗？

J: 那时候党内有很多教师党员，在 70 年代初，他们全都被要求离开教师工会去当汽车（？）工人、钢铁工人之类的。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可能不是个好主意。

T: 有没有谁是在公共部门工作的，像是清洁工之类的？

J: 哦，有的，党员都有各种各样的工作。他们基本上都是年轻人，大部分都是年轻人。也有一些资格比较老的人……我刚加入时，有一些老资格的党员，他们经历了 30 年代的事情。我入党时，党的领导人之一是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秘书。但是这一代人在 20 世纪 70 年代逐渐消亡……约瑟夫·汉森是托洛茨基的秘书。事实上，是他把刺客从托洛茨基身上拽下来的。我入党时他是党的领袖。

T: 教师们的工资比工厂工人更高吗？他们愿意去工厂工作吗？

J: 有些人愿意，但不是所有人都愿意。有些人不情愿。但这事并不是说他们把枪抵在你脑袋上逼你，更多的是用社交压力让你前往工业区……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坚持多长时间……结果党失去了很多党员。因为他们原本以为会重现三十年代的情况，结果根本不是这样。

党员在工厂里的活动

T: 他们发现自己的工友都很消极吗？

J: 消极或者说害怕。那是在 80 年代和 90 年代，到处都在关厂。如果工人……只要他们想要组建工会，企业就会把工作转移到海外，离开美国，把工作转移到墨西哥或中国，或者其它地方……曾经有过很多罢工，比如在 80 年代，上一次试图反抗这一切的工潮，像是明尼苏达州的肉类加工厂的罢工，爱荷华州的罢工，缅因州的造纸工人的罢工——这些我都参加了。

T: 是不是有一部叫《美国梦》的电影，讲的就是肉制品工人的事情？

J: 是的，我到明尼苏达州的奥斯汀参加了一次抗议活动。但肉类加工业的情况是，他们引进移民工人来压低工资。

T: 工贼？

J: 他们不一定是工贼。有的老板用工贼去击败罢工。但在肉类加工业发生的事情是：它过去是一份白人工人阶级的好工作，但他们开始利用移民，主要是从墨西哥来的移民，从事这项工作，导致

了工资下降。

T: 罢工是什么时候？

J: 那是在 80 年代早期，应该是 1983 年吧。

T: 你是说 80 年代初是最后一轮大罢工吗？

J: 是的，我们试图用罢工反抗外包和减薪，典型的有东方航空公司（Eastern Airlines）罢工，缅因州的造纸工人罢工，还有肉制品工人罢工……这是一轮罢工，但同时工厂也被关闭了，钢铁工业被消灭了……

T: 他们罢工是为了抵抗什么？抵抗关厂吗？

J: 合同提案非常糟糕，它们是“拿光一切”的合同，而不是变得更好的合同——东方航空公司罢工，造纸工人罢工，全都失败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我们在大学的斗争也失败了。我们都被打败了。

T: 所以你也参与了肉类工人的罢工？

J: 不，我没有。我们只是过去了——党组织我们参加抗议和集会，声援工人……团结嘛，就好像周末这些教师一样：我们去纠察线上只是去表示支持的……

T: 既然有些党员被要求去工业工作，他们都做了什么工作？他们发展了新党员吗？还是说他们得负责组织罢工之类的？

J: 唔，这些他们都试过，他们还卖过党报。我们派人到厂里，还会在工厂大门前卖报纸。在工厂大门前卖报纸可是个要紧事，如果我们进不去工厂，就得在那里卖些报纸。

T: 他们试过发动罢工吗？

J: 我想他们中有些人试过。我不知道。我并不知道所有地方的事……事后看来，党好像脱了轨，他们开始说，“唉，我们不该参加工会竞选的，跟大家聊聊社会主义就行了……”

T: 你是说党改变了路线……

J: 是的，党下了指示，叫我们不要去竞选工会职位。

T: 但你以前竞选过……

J: 我当过图书馆员工工会执委会委员。

T: 他们是什么时候改变路线的？

J: 大概就是在决定转向工业的时候，他们说我们不是去参加工会竞选的，我们要做的就是社会主义鼓动、支援工人……

T: 党有没有要求你去工厂工作？

J: 是的，他们想让我这么做，但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有点不同：他们想让我在中央机关工作。那时我正在和一个没有入党的女人谈恋爱。

T: 是党的中央机关吗？

J: 是的，在纽约，当时他们在纽约有一座很大的大楼，里面挤满了人，我在那里工作了几个月，但同时，我和一个没入党的女人谈恋爱，我们在纽约的生活安排也不顺利，在中央机关工作我也不是很开心——特别是不喜欢那样工作。我觉得有点无聊，有点疏远。所以我后来搬回了佛蒙特州伯灵顿——我是佛蒙特人。和我妻子一起。我跟一个朋友租了一套公寓。事情就是从这里变得有意思

的……

为什么教师会左倾化？

T: 七十年代这些左翼政党很有影响力吗？为什么许多教师选择加入左翼政党？

J: 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公共部门——教师工会和公共雇员——爆发了一波工潮，赢得了成立工会的权利——而在那之前，他们确实没有这样的权利。

T: 在那之前他们不能有工会吗？

J: 嗯，对他们有各种各样的法律限制——一些限制现在仍然存在，但在那段时间里，发生了大罢工和……从1965年到1975年，发生了许多公共部门工人的罢工，工会在公共部门组织起来了。就在那时，他们的薪水、福利等等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此前他们的工资很低。

T: 这就是老师们变得更激进的原因？

J: 当然，他们的薪水变多了，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更激进，但是现在的激进教师工会，像芝加哥的那个，是几十年来资方对他们的攻击的产物。但是在1965年到1975年那段时间里，纽约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公共工人罢工，出现了许多公共……60年代末，马丁·路德·金在声援孟菲斯的一场公共工人罢工时被暗杀。就在那时，公共部门工人取得了很大的成果——一直到七十年代末之前，然后就是八十年代到现在了……

T: 那么是因为他们获得了很大的收益，所以很多老师选择参加左翼党派吗？

J: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加入了左翼政党。我想，人数应该很多——当然，在社工党里，我们有很多老师。但没错，他们是从那波激进运动和罢工中涌现出来的，60年代末70年代初，是的。

T: 就是说罢工中涌现出了一批积极分子，他们中的一些人入了党？]

J: 是的，他们中一些人入了党，但不是所有的人。自30年代以来，美国的左翼政党一直很弱小。

T: 那么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的罢工是公共部门工会扩张的一部分吗？

J: 是啊，不只是老师——其他公共部门的工人也是。AFSCME，我在图书馆工作时，属于AFSCME，它就是在当时壮大了的工会之一。在那段时间，工会呈指数增长……

当我在费城的时候，垃圾工人举行了罢工，（我记得）他们获胜了。70年代初就是那样。那就是个例子。有一段时间，城里一片狼藉：垃圾工人什么也不会清理。但是到了70年代末，一切都开始走下坡路……但是，只是在过去的十年里，公共部门雇员才受到真正的攻击，因为现在公共部门的有工会工人比在私人部门工作的要多得多。

T: 70年代末？

J: 现在。以前情况正好相反，但现在……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我可以给你推荐一本书。你知道史蒂夫·厄

利（Steve Early）是谁吗？他的书正在楼下出售。讲的是正好是我们现在讨论的内容……是对那个时期的一系列报道——他跟我是同一代人，而且他是个很好的作家。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融入有组织工人》（Embedded with Organized Labor）……收录了一系列关于这些斗争的文章，包括我还没有讲过的事情，比如矿工的斗争等等。他经历了那个时代。

T: 我们还打算收集一些有关三十年代的书籍……

J: 像是产联时期的东西？有一本非常不错的书，叫做《卡车司机的造反》，它的作者是社工党的一位领导。在三十年代，社工党名声大噪，因为他们领导了明尼阿波利斯的卡车司机罢工，那简直就跟打仗一样……作者是法雷尔·多布斯，他是那次罢工的领导人，写了关于那次罢工的书……

（四）奸细、日常宣传

活生生的奸细

T: 在五十年代有麦卡锡主义。六七十年代社工党要求人们去工厂里搞组织的时候，有左翼分子因此受到监视、监控之类的吗？还有，你们会担心党内有奸细或是跟当局勾结的人吗？

J: 哦，是的，其实在社工党里的确有奸细——我就认识一个。

T: 他们为警察工作？

J: 是啊，他是个告密者。他叫艾德·海斯勒（Ed Heisler?）。他在我们在费城组织的一个论坛上发了言，然后我和他一起喝了啤酒。但是后来发现他是联邦调查局的线人。这在所有政党中都很常见：共产党、社会主义工人党、国际社会主义社，不管是哪个团体，政府肯定都在里面安插了奸细。我敢说在这里（《劳工笔记》会议上）也有。

T: 在六七十年代，警方严密监视……

J: 他们一直都在这样做。这可以追溯到布尔什维克和沙皇暗探局……你只需要明白这都是免不了的。

T: 你真的知道谁是奸细吗？

J: 我们后来才知道。当时不知道。他实际上为党做了很有用的工作。

T: 就你所知，这些密探都干了些什么？

J: 嗯，他可能会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为此领到报酬，但他在铁路行业为党做了非常有用的工作。

T: 有用的工作？您是指组织……

J: 是的。他在铁路上，在联合运输工会（UTU，铁路运输业的两个主要工会之一）组织了一个争取民主选举的集团。他甚至还写了一本小册子（笑）。他是个奸细。布尔什维克在革命前的议会党团中有一名奸细——罗曼·马利诺夫斯基（Roman Malinovsky），他是个奸细。你知道政府在这么做，但你不能疑神疑鬼，整天猜疑“谁是奸细，谁不是奸细”——你不能让这种情况发生。你只要接受现实就行了。

T: 民主选举工会干部？

J: 是的，他领导了一场在铁路工会内争取民主选举的运动。我想他成功了。这是在我们转向工业之前。

T: 他还有其他的……

J: 这是一个竞选活动，我记得是在 UTU 内争取民主选举——我不记得全部细节了。这实际上是在转向工业之前；他碰巧在铁路上，他做了这件事，他在党内出了名。后来我们才发现他是奸细。

T: 这家伙是个工人？

J: 对，他是铁路工人。

T: 这家伙是联邦调查局的正式成员，还是被收买了？

J: 他很可能被政府——联邦调查局或其他机构——找上了，叫他当线人，或者是他们派他来的——我不知道具体情况。我只知道他是个奸细。奸细要想在党内树立信誉，就必须好好表现，他就是这么做的，这其实是件好事，当然，他把党做的每一件事都告诉了他们，这就是坏事了。其实党在 70 年代告了联邦调查局和政府，说他们搞间谍活动，还打赢了官司。

T: 派奸细打入政党是违法的吗？

J: 他们打赢了一场官司，要求赔偿政府的间谍活动造成的损失。

T: 还获得了赔偿？

J: 我不知道，我想我们的确获得了一点东西。重点是我们赢了，他们被告知不能再这么做了。

T: 这就是说，在那时向政党内部派间谍是违法的？

J: 大概是违法的，但是他们还是会这么干的。

T: 是什么时候打的官司？

J: 是在 70 年代中后期。他们告了 COINTELPRO 计划。不光是 SWP，还有不少团体也参加，但是社工党真的把它告上法庭，还打赢了官司。这是一个巨大的运动，我们…我们得到了像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伯瑞根兄弟（Berrigan brothers）等人的支持……我们得到了广泛的支持。我国最大牌的宪法律师伦纳德·布丁（Leonard Boudin）是我们的律师——这可很了不起。

T: 你和那个奸细有过交流吗，比如，你们交谈过吗？

J: 谈的，他在我们在费城组织的一个论坛上发言，之后我就出去和他喝了啤酒。他不是我的朋友，但他是个很好的演说家……

T: 那时候你觉得他怎么样？

J: 他看起来像个正派人。要当奸细，就得培养友好的性格。

T: 你觉得那个人很好相处，很友好？

J: 对。当然，他愿意在党员中培养良好的形象，当然……我刚才说过，对于一个反对政府的组织来说，有一点是很重要的：你知道组织里有告密者，但你不要感到惊慌失措。你只要把它当成是很自然的事，保持警惕——还要让他们做事！如果你确实知道谁是奸细，就让他们干点复印打杂之类的事。要是我们变得非常偏执，疑神疑鬼，这对一个团体来说是不好的，那样就中了他们的计。

T: 这家伙复印了什么重要的东西吗？

J: 很可能干过。我不知道他做了什么。我只知道他最后暴露了。

T: 你在费城做图书馆工作时当过工会执委会委员，那时候工会的其他人知道你的党员身份吗？

J: 知道。

T: 在 70 年代，是不是有法律规定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工会领导职务？

J: 是有，但我不是共产党员，我是社工党员……

T: 你是说他们只禁止共产党吗？

J: 我认为这是专门针对共产党的，其它社会主义团体并没有被禁止。就算法律禁止其它社会主义团体的人担任工会干部，我们也不会介意的，他们自然会来找我们麻烦。

T: 有时法律规定[所有]社会主义者都不得加入工会？

J: 也许，也许在工会章程中有一条规定，但是没有谁在乎它。

70 年代的日常是如何做宣传的

T: 在图书馆时，你是如何推广社工党的理念的？像是阶级斗争这些……

J: 通过报纸。

T: 搞过公开集会吗？

J: 我不记得了，但可能有。你懂的，你得带着报纸去上班，请大家购买……传单或小册子之类的……请大家来参加我们组织的论坛。

T: 这个论坛不是只向党员开放的？

J: 不，是对公众开放的。

T: 你有没有试过找一些积极分子，开个小会，和他们谈话，解释共产主义的一些理论？

J: 那时在我的单位，那是在转向工业之前，所以不，我们没有——我不记得有没有这么做过。除了我，还有其他党员在图书馆工作，但我们当时并没有试着这么做，因为那不是当时工作的重点。后来它变成工作重心了……论坛是我们发展党员的重要途径。我们会邀请没有入党的演讲者和入了党的演讲者在论坛上发言，这是我们的主要宣传方式。

T: 你和同志们开过秘密会议吗？

J: 用不着。在 50 年代这可能是必要的，但在 70 年代不用……反越战运动在政治上打开了局面，所以在 70 年代，你就算被当作社会主义者，也不会受到迫害，直到……反越战运动真正开始后，麦卡锡（时代）的恐惧就消失了——恐惧被打破了。如果你可以抗议政府正在进行的战争，动员好几万人，那么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也就没什么大不了的。就在那时，所有的团体——不仅仅是社工党——都从反战运动中发展了许多成员。它给各个党派提供了重要的群众基础。

（五）工人与宗教、工会与左派

宗教问题

T: 传统上，美国人——美国的宗教氛围很浓。那你们是怎么处理宗教和共产主义的关系的？怎么向那些工人解释？

J: 我在工作时和教徒讨论过，但并不是很严肃。在我看来，宗教在美国其实并没有那么强烈，特别是在年轻人中间。在越南战争期间，有一批领导反战运动的就是宗教人士。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教士——伯瑞根兄弟是天主教神父，他们袭击了征兵办公室，因此被逮捕，他们是出于道德理由而反对战争的。因此，宗教不一定与战争、政府或其他东西有联系。黑人教会在民权运动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T: 你是说，你不认为政治和宗教之间有很大的冲突吗？

J: 一般来说不是。就算是，那也是理论上的。我刚刚还去过古巴，古巴改了宪法，变成了世俗国家，而不是无神论国家，我就是在一个教堂留宿的——一个支持古巴革命的教堂。因此，在宗教人士和共产主义者之间存在重大矛盾的观点并不一定正确。

管理层挑动工会会员，打击左派捣乱分子

T: 大家都知道你是左翼分子，是党员，还是个捣乱分子，图书馆的管理层对此是什么态度？

J: 我不觉得他们会特别在乎你是不是党员。你入了工会，如果你在捣乱，你就是在捣乱。

T: 他们不在乎？

J: 不管怎么说，表面上没有。也许背地里很在乎，但按照我的经验——不光是在图书馆，我还参加过卡车司机工会，我参加过钢铁工人工会，我参加过铁工工会，还有机械师工会，总的来说，我记得的唯一一次迫害活动是在卡车司机工会里，那时我在伯灵顿当公共汽车司机。

T: 什么时候的事？

J: 70年代末 80年代初。

T: 那是唯一的迫害？

J: 嗯，在伊拉克战争期间，我在机械师工会工作的时候，曾有过一些迫害。但我已经学会了怎么对付。

T: 那么，在卡车司机工会搞“清共”时，管理层做了什么？

J: 他们鼓励工会会员参加“清共”运动。

T: 你做了什么？

J: 基本上，我尽量不理睬它，它最终消失了，转了过来，因为我代表了工人的利益，不管他们当时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但那完全是另一回事——这里的故事太多了。

T: 所以这种反共迫害活动是由管理层发起的还是由工会领导发起的？

J: 我确信是管理层在挑事，但实际上是工会会员来干的，但我必须讲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一切，因为它涉及到与管理层的冲突，工会中的一些人在里面扮演了不好的角色。那是在伯灵顿的时候，我在那里找了一份工作——那时是 70 年代末——我当了公共汽车司机。当时，并不是所有的司机都参加了工会。那不是封闭式企业。所以一部分巴士司机，包括我在内，都只能算是兼职的。虽然我们做的是全职工作，却只能拿兼职的工资；[我们]不是工会的人。于是一群毛派分子发动了一场运动。

T: 组织一个工会？

J: 对。当然他们也遭到了迫害。但我们向州劳工局提出申诉，把企业变成了封闭式企业，所以我们都成为了工会会员，结果，公共汽车公司的管理层就威胁我们说，“要让所有人都加入工会我们可负担不起，所以我们要减少周末的运营量。”我们组织了一场运动，向乘客解释减少周末运营量的原因，向乘客呼吁。结果，管理层就说，“好啊，你们再这样做，就炒了你们。”因此他们挑唆了一些工会会员反对我们。就在那时，真的挑起了一场对我的迫害。

T: 就是说管理层和一些工会会员勾结，一起反对你？

J: 嗯。我不能证明，但我肯定是这样的……[管理层说]如果让所有人都加入工会，那么你就会被解雇，你就会失去工作。所以一些工人，包括会员代表在内，对我进行了迫害和威胁……

T: 也就是说管理层想跟你的一些同事勾结，而不是和货车司机工会的领袖勾结？

J: 在佛蒙特州，卡车司机工会只有一个分会，我们就是那个分会的一小部分人。我不知道他们对分会主席做了什么，但我敢说，那个车间的人和那里的会员代表肯定是跟公司勾结的。我不能证明，但这是很常见的……管理层拿失业来恐吓他们，他们被吓倒了……因此，他们认为，我们争取乘客支持的运动做得太过火，会威胁到他们的工作，因此他们组织了一场反共迫害运动——主要是针对我，但也针对其他工人…管理层用失业来恐吓别人，这在一些工会会员身上得逞了……

T: 你说那是个地方工会，所以你又是另一个工会的成员了？

J: 我们这些兼职的人——我和一群毛派同志一起工作——毛主义在当时仍然存在——但是，虽然他们是毛派，而我是托派，我们还是在这场运动中一起合作，其中一些人被解雇了，我记得，但是……管理层花言巧语，让一些会员相信“这个赤匪的煽动会害你丢掉工作”。

T: 你是说那里有一个卡车司机分会，他们的老板和你们的老板是一个人？

J: 是的。会员代表是个公交司机。那是一小部分工人，大约五六十个。那是在佛蒙特的伯灵顿。

T: 你说你试着加入工会……

J: 我们成功地让州劳工局裁定我们的工作全职工作，所以我们也应该享受全职工人的工会待遇。尽管有些人一周要工作六十个小时，我们却只能拿到兼职工的工资。

T: 在那之前，在反共迫害进行的时候，你还不是工会会员，对

吧？

J: 我记得当时州劳工局已经裁定我们都应当加入工会，我们还在继续向乘客呼吁，争取改善服务，管理层就说，“我们出不起改善服务的钱，你们要想这样做，我们就要裁人了”，因为他们先前威胁说，为了遵守劳工局的裁决，将削减周末的服务。因此，他们成功地挑唆了一些工会成员，我认为会员代表也包括在内，把我们当作麻烦制造者和赤匪，试图吓阻我们继续与乘客一起合作反对削减服务。

T: 你的意思是地方分会成立后，会员代表就是那个组织起反共迫害的人？

J: 他们都解决了。迫害运动停止了。我们又变得友好了。一些参加这项运动的人——我们又变得友好了……因为他们没有失去工作，他们没有削减服务，证明了我们是正确的。

不想当工会领导、略谈吉米·霍法的二世祖儿子

T: 在你们获胜之后，你成了工会会员，你有没有当上分会领导？

J: 没有，我从来没有当上领导。我想你可以说我有很大影响力，但我没有竞选过分会职务。我仍是党员，而且社工党禁止竞选工会职务，但你不必为了在工会中有影响力而担任工会职务。工会对我又变得友好了，他们想要保持良好的关系…

T: 党要求你们不参加竞选？

J: 在那个时候，是的。我想他们现在还是这么规定的……我已

经不是党员了，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样的。在那之后我还是竞选过。我在铁路机械师工会当过五年工会主席。

T: 党不让你竞选工会职务？

J: 是的，那时候他们反对这样做……

T: 吉米·霍法（Jimma Hoffa）……

J: 那时候他还不是工会主席……

T: 卡车司机工会的主席？]

J: 那个工会很腐败，工会的顶层领导很腐败。但它的佛蒙特分会还是比较正常的，不比别的工会更腐败，没有和黑社会沆瀣一气。那些黑帮工会，你懂我的意思吗？它不是黑帮工会，它就是个寻常的工会，有自己的问题和毛病，但是，就算你不同意工会，也不用担心吃枪子。

T: 大多数卡车司机工会的会员都跟吉米·霍法一样吗？

J: 是的，我认为他儿子能当上工会主席的原因是因为霍法这个名字就代表着工人斗士的名声。不一定是真的，但是……是的，他的儿子是靠父亲的名誉来管理工会的。

T: 他的儿子当上了……

J: 现在是卡车司机工会的主席……你需要读一读那本《卡车司机的造反》才能了解那个工会的背景……其实是社工党中的社会主义者——这就是为什么该党一度如此受人尊敬——造就了今天的“卡车司机”工会：一个非常强大的工会组织……明尼阿波利斯的那次罢工使卡车司机工会成为了一支工会力量。

T: 是在 30 年代？

J: 30 年代，对。

T: 这个儿子反对父亲？

J: 不，他能当选仅仅是因为他姓霍法……他其实是个庸人，稀松平常。有个词叫淡出鸟的汤，指的就是这种草包。不过他姓霍法，所以……

桑德斯上台了，他的人邀请我加入管理层，我还是拒绝了

T: 所以回到反共迫害的话题，在你们加入工会以后，管理层是什么态度？

J: 唔，那些右翼混账管理层在伯尼·桑德斯当上伯灵顿市长之后被撤职了……当伯尼·桑德斯当选伯灵顿市长时，公司管理层被撤换了……这都多亏了伯尼。

T: 他们怎么看待你？

J: 嗯，新的管理层实际上是想让我加入管理层。有一个女人，一个女人取代了这些穷凶极恶的白痴，他们经营着……这个地方。

T: 你刚加入工会后，管理层就发生了变化？

J: 在我离开之前。我在那里呆了四年。在我离开之前——我搬到了新墨西哥——那是另一个故事了——但是管理层发生了变化，有个听说很进步的年轻女人，她想让我……当经理。这在那些名气

较大、为工会做了很多工作的工会积极分子身上很常见，这可能是一条通向管理层的路。但我对此不感兴趣。但我认为这与伯尼·桑德斯当上伯灵顿市长有关。

T: 就在你们争取公司承认工会的斗争之后，管理层就被撤换了？

J: 就在不久之后，不到一年吧……

T: 加入工会之后，你拿到全职工资了吗？

J: 是的，还有福利之类的，各种东西，牙医保险……我靠这个去看了牙医……（笑）

T: 如果你当了经理，你的工资会比当公交司机高吗？

J: 很可能，哦，当然了，经理一般都要比工人挣得多，当然了……我不知道具体有多少。那时候可能不会差那么多。那之后经理的工资才一路涨起来的……

T: 在你加入工会后，你当公交司机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J: 在那时候，时薪大概是 4 到 5 美元……算上福利待遇——这是很值钱的。

T: 你得工作多少小时？

J: 我们每周工作 40 个小时……但是公共汽车司机倾向于分班工作：你早上工作四个小时，下午工作四个小时，中午可以休息。

T: 那么每小时 4 到 5 美元？

J: 我可以靠它生活。现在听起来不太可能了，但这是 40 年前

的事……

T: 加班很多吗？

J: 你可以加班。我从来不喜欢加班太多，但是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得到很多加班机会……一般而言，在封闭式企业里加班是跟工龄挂钩的。当我加入机械师工会的时候，它是搞轮班制的：比方说有一百个工会会员，就从工龄最长的员工开始轮，从高到底排下去，形成一个连续的轮班。

T: 你是说管理层会根据年资安排加班？

J: 不，当我在机械师工会的时候，是我们安排加班……我们有个排班表，记录了谁当班，谁是下一班，还把排班表发给大家……每个人都有加班的机会，不管他们想不想要。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想加班；这样的话就会有些人比其他人加班更多，但这是按工龄长短排的。

T: 所以说想要加班的公交司机就能获得加班机会？

J: 是可以的。这取决于管理层。有太多人在工作了；如果工作量太大，管理层就会跟工会说“找些人来工作”，然后你可以根据工龄长短问别人要不要加班。我想就是这么运作的。现在我不太记得清了，因为……

（六）公交司机工会的日子、为何退党

公交司机工会的情况

T: 在公交司机地方分会里，工会主席是不是就只负责……

J: 在佛蒙特只有一个地方分会，总管整个州的事务。既包括公交司机，也包括卡车司机和工厂工人。你懂的，至少我在的时候是这样。所以工会主席也是由全州工人选出来的。公交司机们没有全职代表，因为我们人不太多，我们的工会会议——正式的工会会议都是在巴里（Barry）召开的，那里距离伯灵顿四十英里，我过去经常参加这个会议。我记得会上既有公交司机，又有工厂工人和卡车司机。按我的说法，那就是个大杂烩式的地方工会，所有产业的工人都联合在一起。

T: 选举分会工会主席？

J: 我在那呆的时间不太久，所以我不记得有过选举活动，但是我认识分会主席。

T: 分会主席是全职的？

J: 是的，那里的工人数量很多，所以他可以全职工作。整个州[的工人数量足够多)。

T: 这个分会主席的收入怎么样？

J: 我想他那时候应该没少赚钱。他工资很不错。卡车司机工会就是这么办事的，工会领导人比他们代表的工人收入要高。我很确定他工资很高。但我不确定他具体挣多少钱。但你知道的，我很确定他挣得更多。那时候卡车司机工会因为高薪问题导致名声很不好。

社工党的如烟往事

T: 你说过你在社工党里呆了二十多年……

J: 直到 1990 年左右，从 1970 年到 1990 年左右我都是党员。

T: 那你为什么退党呢？

J: 唔，因为那时候我住在特洛伊（Troy），支部（在另一个地点办公）放弃了那里，而我不想再搬来搬去了。我有了孩子，生了个小孩，有了房子，所以我不想再搬来搬去了。而且我觉得他们的政治前景过时了——不现实了。你懂的，他们依然宣称“三十年代即将重现”，而我认为这很不现实。而且我不太……我就退出了。我说“三十年代不会重现了”……

T: 你是说在记忆里，你觉得他们的想法不现实？

J: 他们打算……我当时参加了机械师工会，如果你不能在机械师工会里召开党的会议的话，他们就会因为这个处分你。他们的总前景就是革命即将到来，我们必须促使革命降临，而我……这根本不符合我的看法。这就是政治分歧。我脱党既有个人生活原因又有政治分歧原因。

T: 等一下，你是说那时候你觉得革命还很遥远，但他们依然觉得革命即将来临？

J: 唔，至少他们是按照这个前景来行动的，你要为革命抛弃一切。甚至到了如果你不能召开党的会议就要处分你的地步。

T: 他们批评了你？

J: 他们的路线太不现实了，我觉得他们到现在都没改变这一点。太不现实了，不过他们并不是坏人，只是……现在他们只是个很小很小的党。只是过去的影子。

T: 他们要求你们放弃一些东西？

J: 是的，我必须跟随党支部一起搬家。我要带孩子，有时很难参加党的会议，可我不能不参加。我实在无能为力。我觉得这太不现实了，他们的整个行为方式都很不现实。我不觉得工人会参加这种狂热的活动。我现在多少还是和党员们维持着友好关系……但我不会全盘接受他们的意见了。

退党后，到处走走

T: 那你在退党之后找了什么新工作吗？

J: 退党前我住在新墨西哥的阿尔伯克基（Albuquerque），后来我搬到了……在新墨西哥，我得去上学，学习当机械师。你知道机械师的事吧？

T: 你去了墨西哥？

J: 我去了新墨西哥的学校，学习当机械师。我们在那里待了好些年。

T: 你在新墨西哥当了机械师？

J: 是的，我接受了培训，然后搬到了奥尔巴尼（Albany），奥尔巴尼当时有个党支部，我在几家工厂当过机械师。那时候工资很低，我成了家，想要在铁路找份工作，最后在铁路上当了机械师。

T: 哦，所以一开始你是在新墨西哥当机械师。

J: 我在那打过一份工。

T: 然后你搬到了奥尔巴尼？

J: 对，奥尔巴尼。

T: 纽约州。

J: 因为我的家人都在东海岸，所以我们想离家人近一些。那时我们有了个孩子，党在奥尔巴尼有个支部……

T: 你联系了他们吗？

J: 呃？

T: 你不是说那里有一个社工党支部吗？

J: 阿尔布开克和奥尔巴尼各有一个党支部。但是我们是从伯灵顿搬到阿尔布开克，然后我们离开了阿尔布开克，横跨全国搬到了奥尔巴尼，那时候我已经接受了机械师的培训，所以能在工厂找到机械师的工作了。但我最后……最后铁路系统又开始招人，我就成了铁路上的机械师。

T: 你为什么从新墨西哥搬到纽约州奥尔巴尼呢？

J: 主要是个人原因。

T: 哦，在那之后你还依然是……

J: 我搬家是出于家庭原因，但我依然是党员。

T: 依然是什么的党员？

J: 那时候我依然是社工党党员。

T: 哦，你是在奥尔巴尼当了机械师之后脱党的。

J: 当时党放弃了奥尔巴尼，解散了当地的支部，组织离开了，虽然我还是党员，但已经不是任何党组织的成员了。再后来我越来越觉得，既然连党组织都没有了，就没有当党员的意义了。而且我觉得自己和他们在政治上分歧越来越大。于是我就说……我要退党了。

T: 奥尔巴尼党支部搬走了，然后你就……

J: 党开始收缩规模，关闭一些党支部，他们一直在收缩，到了今天他们基本上已经什么也不是了。

T: 他们搬走之后，你还是党员，只是不参加集体活动了。

J: 不，我是说，我和他们在政治上也没有共识了，所以……

T: 所以……你在奥尔巴尼当了一段时间机械师之后去了铁路工作。

J: 那里工资高得多，不是吗？

T: 哦，这样。

J: 我很需要一个更好的工作，幸好铁路要了我，从此一干就是25年，每天对着柴油机，修理火车头。

T: 然后你就在铁路干了 25 年？

J: 是的，我也是从铁路退休的。

(七) 在铁路当工会主席的日子

当选铁路的基层工会主席

T: 你是什么时候去铁路工作的？哪一年？

J: 那是在 1987 年 10 月。

T: 那是在你退党之前？

J: 是的，那之后我还在党里留了三年。

T: 哦，你还是党员，但不再参加……

J: 那里有个支部，我们会搞活动，你懂的，我依然是党员。

T: 你在铁路工作的早期你还依然是党员，依然参加党的一些活动？

J: 没错，当然了，没错。我是直到支部关闭，党总部也搬走之后才……

T: 支部是在你去铁路工作之后关闭的吗？

J: 是的，没错。

T: 你脱党之后还参加过什么政治活动吗？

J: 嗯，我参加过的，当然了。我是说我在奥尔巴尼参加过抗议之类的事情。你懂的，我是说，我记得 90 年代初这种事不太多。但是，我变得……我不再同意党关于工会事务的观点了，我最终同意参加工会选举，我一开始是当选了工会副主席，然后又当了工会主席。

T: 你是指地方分会？

J: 地方分会。也就是说我在地方分会当了工会主席。

T: 你是什么时候当选分会主席或者副主席的？

J: 啊……我不太记得了。是在九十年代末。

T: 九十年代末，好吧。

T: 你不同意是因为，参加工会选举之前你觉得工会的表现很糟吗？

J: 不，我是说，我只是觉得……那时候我并不是和工会有很多分歧，但如果你要在一个地方干上很长时间，而且还加入工会的话，你就会觉得自己有责任参加工会活动，在某些时候要负起责来。

T: 要改进？

J: 是的，要做自己的分内事。这就是我的看法。我是说，当时的主席……我当时是副主席，主席是我的朋友，他主席退休了，我一下子就成了工会主席，那之后我还参选了两次。我不能说那段经

历全是快乐的。我想这是劳工领域最难做的工作了，担任一个分会的一线代表。人都要累垮了。在那个岗位上你会十分疲劳，觉得自己被榨干，但我觉得我只是尽我所能做了自己的分内事。我很乐于见到别人参选，并接手我的工作（笑）。

T: 所以你当了多久工会主席？

J: 五年。

T: 五年，好的。

J: 干了两届，当了五年。

T: 噢，两届？

J: 两届，五年。

T: 所以你总共干了十年？

J: 不，不，我在上任主席的任期过半时接任，然后自己又竞选了两次。总共干了五年。

J: 那不是个全职岗位。那是个很小的分会，唔，当地铁路公司倒是挺大的，但我还得上班。我得一边工作一边当工会主席，就是这么回事。

T: 你为工会工作能拿到……

J: 你可以报销一部分开支，大约每个月 100 美元。

T: 作为补偿？

J: 是的，作为补偿，其实这并不足以补偿你付出的劳动，但是……没错。因为我又得全职工作又得当分会主席。很多工会也是

这样的。

T: 好的，好的。

T: 你是怎么参选工会主席的？整个流程是怎么样的？

J: 我们有选举，还有你懂的，有人会当我的对手，但我记得……反正最后我胜选了。第二次反对我的力量更强些，但那个竞选人是个二百五。但还是有些人投了他的票，因为他们觉得他当了工会主席就会被炒掉。

T: 那是个什么人？

J: 我以前不得不帮那个人办很多事，他总是惹麻烦，但无论如何，不，你只是，你得……你要把机械师们组织起来，然后举办选举，让大家来投票；然后有人来当候选人，然后大家投票。你懂的，就像这样：你把选票投进去，然后有人负责唱票。

T: 所以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就……

J: 得票最多的就获胜了，没错。然后他们可能会提出异议，也可能不会。这得看情况。我是说，不是所有工会选举都会出现异议，因为人们其实不想要这份工作。这是一个苦差事。我觉得这很苦。纽约州护士工会的主席，他们工会有三万七千人，她是不用上班的，她没有全职工作。她今天也会来，要在这发言。她依然要兼职当护士，同时要当三万七千人的工会主席……

T: 纽约州护士……

J: 他们的工会比我的大多了。我觉得，他们工会的做法是不对的，他们需要改正这一点。但是……

T: 三万七千人？

J: 三万七千人，而且她依然在做自己的工作。她周日会在主要活动时发言。但我的意思是，我跟她聊过，她说的一些事情很吸引我……

基层工会的情况

T: 哦，好的，你在竞选的时候有没有试过和大家交流、争取更多支持者？

J: 有的，是有一点。我想我上了报纸，但我们是个小工会，所以大家都认识彼此。

T: 有多少人？

J: 有大约 100 个会员，工会规模很小。我是说……大部分铁路分会都很小。其实我们算是大的了，对铁路工会来说。其他的那些……我们是最大的基层工会，也是 CSX 这条主要铁道线路上的主要工会。

T: 其他工会规模更小？

J: 其他基层工会，像是电工工会要小一些，管线工也更小，我们是最大的工会了。

T: 和其他铁路工人工会对比的话……

J: 你要知道，和中国比起来，美国铁路的劳动力规模是相当小

的。在美国只有大约二十万铁路工人。以前二十世纪初有很多，大约有一百万人。在 1922 年，一战之后，发起过基层工人的罢工，像我这样的人都罢工了。那时大约有五十万基层工人。

T: 五十万铁路工会会员？

J: 是的，没错，那是在上世纪二十年代。

T: 好吧，所以……

J: 和今天的中国一对比，你们有一百万人在铁路工作，我们只有十七万。其中只有八千人是机械师，这就是美国所有铁路车间中组织起来的全部机械师。只有八千个！

T: 机械师。

J: 机械师工会，我们是主要的基层工会，到现在只有八千个会员了。

T: 铁路机械师？

J: 维修美国所有火车头的人就只有八千个。

T: 行业工会？

J: 行业工会。

T: 你们分会有一百个人，那有没有工会办公室？

J: 没有，我们都是随便在能找到的地方开会。我们没有工会办公室。我们只有一部工会电话来喊人加班、一个工会的柜子用来放东西，再就是一个工会公告板。

T: 工会柜子？

J: 你懂的，要放文件之类的。

T: 放在哪？

J: 可能放在车间，弄一个柜子放点杂物。然后家里也可以放一点文件。我有个大文件夹，存在我电脑上，里面是我提过的所有申诉的记录。

T: 在你家里？

J: 是的，在我的个人电脑上。

T: 柜子放在哪里呢？

J: 就在车间里，只有工会会员可以碰，你懂的，存放记录和合同文书之类的。

T: 在单位？

J: 是的，在单位里。然后我们还有个工会告示板，我们可以在上面发布通知和年资序列表之类的。

(八) 老板换人了，劳资闹起来

T: 你在当选工会主席之后，管理层对你的态度有没有改变？

J: 在我当选工会主席之后，很不幸地我们的铁路 Conrail 被卖给了 CSX 和诺福克南方公司，当时发生了大规模的交接活动。

T: 什么交接？

J: Conrail。我本来为 Conrail 工作，然后我们这一段铁路被美国另一家大铁路公司 CSX 买去了。

T: 被另一家公司收购了？

J: 然后这就意味着我们的合同要更改了，管理层也换人了。过去的老经理和我关系不错，他被解雇了。他们从其他 CSX 车间找了人，要把一切都改个底朝天，然后我跟他的关系就很不同了。

T: 你是说，在你当了工会主席之后，线路被另一家铁路公司收购了？

J: 是的。Conrail 被收购了，被瓜分了……现在美国只有四五家大型铁路货运公司了：CSX、诺福克南方、伯灵顿—北方圣达菲（Burlington-Northern Santa Fe）、联合太平洋（Union Pacific）。大概就这四个。以前还有个 Conrail。Conrail 本来是政府在一些私人铁路纷纷破产时在东海岸建立的铁路公司，后来被 CSX 和南方诺福克公司瓜分了。我们这一段纽约的铁路归了 CSX。新管理层、新合同，新合同在各个方面而言都更糟。而且交接过程对工人来说也很麻烦，因为他们更改了很多事情……

T: 因为老板换了。

J: 老板和管理层都换了。他们找来的经理打算……他的办公桌上有块牌子，写着他是“改革专员”，他打算彻底变天。但我们也尽力给他添了麻烦。（笑）

T: 你是说在老板换了之后，工作条件变得更差了？

J: 哦，从我们的角度看的的确是，因为他们更改了合同。我们在 Conrail 的旧合同里拥有的权利都丢掉了。比如，如果你加班的话本来有十美元的餐补。CSX 接管之后就把这个取消了。这样的事情有很多。所以在那时当一个工会主席是很艰难的，因为工会会员对这一连串改变都很沮丧，你得尽量阻止公司这样做，但跟新经理打交道又很困难。新经理正打算大展拳脚把一切掀个底朝天呢，当时有很多纷争。而我尽力组织其他工会一同斗争，这是很困难的。

T: 你是说你试过抵抗……

J: 是的，我们尽可能地抵抗过了，尽可能按照我们的想法让事情保持原样。

工人是如何抵抗“改革专员”的

T: 你是怎么组织大家抵抗的？

J: 唔，比如遇到问题的话……

T: 你还找了其他工会一起抵抗？

J: 不是，在我们的车间另外还有五个工会：电工工会、管线工工会、司机工会、维护工工会和职员工会。所以在自己的车间里就还有五个工会，我就尽力让他们一起对抗管理层，反对他们要推行的东西。

T: 这么说，你提过你们的车间有 100 个人，这是只算了你们工会的人？

J: 我的工会。车间里大概还有 300 个人，分属其他工会。

T: 所以铁路系统里的车间到底是什么意思？

J: 机车维修车间，负责维修火车头。场站里会有机车维修车间，车厢维修车间，在这里所有铁路工人都要分散干活。对火车车组来说可能要到别的地方工作。但是对我来说……

T: 那你可以给我们举些例子吗？你是怎么把你们车间的所有工人组织起来的？

J: 唔，我会尽力让他们的领导跟我合作，尽量在某个具体议题上和他们建立统一战线。并不是每次都能成功。有时候你就只能代表自己的工会，顾不上他们，但我的态度一般就是：在一个具体议题上，尽量把车间里的所有工会团结起来。

T: 所以你会和领导们交流……

J: 你得和其他工会交流。哦，我忘了，还有锅炉工，还有这么个工会。还有六个工会！呃，不过那个工会在车间里其实只有五个工人。有锅炉工、电工、维护工、司机和职员工会。铁路上的行业工会本来就是用来分化压制工人们，因为管理层总是可以让一伙人对抗其它人，把一切都搅黄。

T: 你能给我们举例讲讲，你和其他工会是怎么一起成功做事的吗？

J: 唔，有时候我们会开有关生产安全的会，车间的经理不会到场的，我们就觉得，你懂的，跟下面的人说话是没有用的。

T: 什么是没有用的？

J: 跟职务低于车间总经理的人说话是没有用的。他们想让我们去找他们，所以我们决定，除非经理亲自到场，否则我们就不开会。

T: 你是说车间里的工会领导都不去开会？

J: 我们说，除非车间经理也过来，否则我们是不会开这个安全会的，因为只有他才能做出最终决定。你派一群不顶事的人来糊弄我们是行不通的。

T: 所以经理一开始只是随便找些职员来跟你们开会？

J: 是的，我们对此很不满意。我们不想和没法做最终决定的人开会。

T: 最后经理去了吗？

J: 是的，他来了，他来了。他很沮丧，但我们必须这样做。这是个老问题了，车间里有这么多工会时，你懂的，管理层就会说“你看他们都觉得没问题，就你找事”。他们总是分而治之。这很难对付，你懂的……

铁路工会之间的麻烦事

T: 你是说在会上经理会说“你们这些人是很好的，就是另一帮人一直找事”？

J: 是的，这是个大麻烦。特别是有个工会，就是管线工工会，我们机械师跟他们总是处得不太好。因为管线工工会觉得，要想保住会员的饭碗，最好的策略就是和管理层搞好关系。所以他们老是

给我们添乱，因为他们觉得要想保住饭碗就只能这么做……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工作某种意义上是次要的，而机械师过去在美国铁路系统被看作是主要行业。我们做的是基础的机械工作，而管线工，你懂的，主要负责连接线路。但是，任何工作，主要的工作，都是由机械师工会来做的。

T: 机械师更有技术含量吗？

J: 是有更多技术含量。呃，有些人觉得我们应该工资再高一些的，我个人一直不太感兴趣，但是……

T: 那管线工工会呢？

J: 他们负责连接管线。我们完事之后，如果有管线在上面，他们就来负责把它们连接起来。还有其他一些事情是归他们管的，比如暖气片之类的。

T: 所以管线工工会……

J: 他们工会很弱势。所以他们觉得保住饭碗的最好办法就是和管理层搞好关系。

T: 但是其他工会对此感到不满？

J: 唔，是的，这就是个问题，如果你打算为某事共同斗争，但有个工会处于弱势地位的话。

T: 好的。

J: 所以我成为 RWU 创始组织者之一的原因，就是我当过工会主席，这让我明白（尽管我其实早就明白）我们需要一个属于全体铁路工人的组织，这样我们才能团结斗争。而且，这也是我当过机

械师工会主席之后主要干的事情，帮助铁路工人联合会奠定基础。

T: 你是说你的主要任务是改变并团结所有铁路工人？

J: 这是铁路工人联合会试图做的事情。我是筹备委员会的联合主席。其实，铁路工人联合会这个名字好像就是我想出来的，我们讨论过应该取个什么名字。

T: 你是说你们想要建立一个[把全体铁路工人都团结起来的]统一工会。

J: 这不是个工会，只是个小团体。但它是对一切铁路工人开放，在这里你可以切实讨论自己的问题。它最后可能会演变成一个工会，我们中的许多人觉得必须这样做。但我们目前还不会说它是工会，我们说我们只是个小团体，任何铁路工人都可以加入它，并讨论我们共同的问题。

T: 任何铁路工人都可以参与这个团体？

J: 没错！

T: 现在几点了？

J: 中午了，该吃午饭了。我讲了三个小时。讲的还不错吧？（笑）

（九） 回过头谈公交司机工会的往事

为了多挣钱去当公交司机

T: 你说过你在公交公司干过。是党命令你去找这份工作的吗？

J: 不是，是我自己找的。那里没有党的组织。我去那里是出于个人原因：当时我刚刚结婚。我得找个工作。这件事最后也沾上了政治意味，但我那时候本来只是想找一份稍微体面一些的工作。

T: 公交公司里有多少工会会员？

J: 我想那里的劳动力规模很小，大概只有五十人。伯灵顿是个小城市，到现在还是这样。伯灵顿也是伯尼·桑德斯发迹的地方……

T: 你说过在你打算加入卡车司机工会的时候，公司跟你说，如果你加入工会就会被开除。此外还有一些人反对你……

J: 我们当时是一群人争取工会，不只有我自己。

T: 反对你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

J: 他们是被公司操纵的一些保守工人，我也解释过了。一般来说工人分三类：想要采取行动的积极分子；无所谓的大多数人是中间派；然后就是保守派，他们不想要改变，喜欢他们当前拥有的一切。想让所有人都加入工会的我们只是一小部分，然后就是中间派……但工会并不是很有用，因为许多工会领导人都喜欢维持现状；他们不想惹麻烦——他们更喜欢随波逐流。我们做的事情对工会有好处，但工会并不太欢迎……

T: 你也说过有一些毛主义者跟你一起争取工会。

J: 有些工人支持我们的主张，但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是兼职工和没有工会会员资格的人，无法享受工会会员享受的福利和工资，所以我们为此斗争。我们基本上都是些激进分子……

如何发起工会

T: 你们是怎么开始发起工会的？

J: 工会已经建立起来了——有些司机已经加入了工会。有些人已经是工会会员，但还有很多人不是，因为他们被告知说他们是兼职工人，尽管实际上他们都是全职工作的……所以问题就是，我们去了劳工局，争辩说我们其实不是兼职工人，工会应该吸收我们加入，我们干的是全职工作，我们证明了这一点，于是劳工局同意了我们的判决，判决说我们都应当加入工会，这对我们所有这些兼职工人都是件大好事。即便到现在兼职雇佣都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老板并不想雇全职工人……

T: 做全职工作却只能享受兼职待遇的人有多少？

J: 我记不太清了，但我想当时好像有 35 个全职司机和 15 个兼职司机……做全职工作却只能享受兼职待遇的人占少数……

T: 我们想知道更多关于你入会斗争的详细情况。

J: 除了和工友交谈之外，我们主要就是发起了一次请愿，或者说司法行动，我们找到了佛蒙特州劳工局说，“嘿，你看，我们可不是兼职工人，我们是全职工人。”你得证明这一点，向劳工局提供证词之类的，这都是劳动法里规定的，那时这些其实是有利于我们

的……

T: 劳工局是政府的一个部门？

J: 是的，美国大多数州都有个劳工部之类的部门。在纽约州就叫劳工部。另外在纽约州，比如说你没有得到加班费，你可以去找劳工部上诉，说老板在工资方面弄虚作假，而你如果能证明这一点，他们就会做出对你有利的判决，让你拿到赔款……

T: 那你们向劳工局上诉之后，管理层是怎么应对的？

J: 我记得我跟你们提过了：然后他们就威胁要让人下岗，要裁员……

T: 那我们就跳过伯灵顿这一段吧。

J: 其实我们已经讲到了我的铁路生涯，而且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关于铁路的事情，所以我不太确定你还想要听什么。我想基本上没什么可讲的了。

（十）参与战斗性铁路工人组织 RWU

接触 RWU

T: 你是什么时候了解到 RWU 的？

J: 就在《劳工笔记》大会上。很多事都是在《劳工笔记》大会

上搞起来的。隆和艾德，我想你已经和艾德谈过了，我那时遇到了他们。那时他们正要搞一场斗争，把乘务员和机车司机合成一个工会，那次斗争没有奏效，我们就讨论说应该组织一个核心团体——组织一个任何铁路工人都可以参加并讨论共同问题的团体——这就是 RWU。这是一个跨行业的核心团体，铁路上总共有大概十到十五个工会，但你具体属于哪个工会并不重要：你都可以加入 RWU 讨论共同的问题，也可以根据议题组织斗争，这就是我们做的事情。

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有太多工会了——实在是太多了——在一百年前的铁路产业里，铁路工人的数量要多得多，那时还有蒸汽机车，有许多专门围绕蒸汽机车的工作，现在已经和蒸汽机车关系不大了。比如说，锅炉工和蒸汽锅炉？蒸汽机是有锅炉的……有些特定工会，比如我们车间里还有锅炉工工会会员，尽管数量很少，但他们却跟我们不是一个工会，这就是因为他们以前是个规模很大的工会，过去还有蒸汽机和锅炉工的时候，那时候这是他们的专属工作。到了我进铁路工作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剩多少人了，在我们的车间大概只有十个人，他们是些焊工，因为蒸汽机总是需要焊接，他们做的就是焊接工作，但他们其实已经没有理由作为一个工会单独存在了：他们可以加入机械师工会、管线工工会或者随便什么工会，继续做焊接工作，让这么多工会继续存在，就会给团结造成问题。

在铁路上有这么多工会，管理层想要对我们分而治之就会很容易。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发起了 RWU，好把不同工会的工人联合起来，促进团结。

T: 是的。在中国，尽管我们只有官方工会，但工会不会根据行业分开，在一个公司只会有一个工会，但在美国你们可能有 15 个到 20 个不同的行业工会。

J: 这是铁路产业的特殊情况，因为这是个很古老的产业，而且

这也是最早建立工会组织的产业之一，我是说认真地组织起来。所以他们存在到现在是有历史原因的。但这些工会的全职干部有意维持现状，哪怕现状已经完全脱离实际了，因为这是他们的饭碗。如果只有一个铁路工会的话，全职干部的数量就会大大降低了，你不需要这么多人手。

T:在你加入RWU之后，你们都做了哪些努力支持你们的理念？

J: 在我们组建 RWU 不久之后，我们的场站里有个年轻的乘务员因为使用遥控装置而死，这导致了一场关于遥控设备和安全问题的大斗争，我们想了个主意，举行铁路工人纪念日〔悼亡日〕，纪念那些死在岗位上的人。我们想让大家在那一天都穿黑衣服。这是我们第一个比较大规模的行动，而我也处于那次斗争的中心。我们联系了那位工人的寡妇，她参加了我们的大会，我们尽量支持她，并向公众宣传死者的事迹。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大项目。那是在我还没退休时的事情了。

T: 你是在哪一年听说 RWU 的？我听说 RWU 是 2008 年发起的……

J: 是的，但我是在 2006 年的劳工笔记大会上遇见隆和艾德的，我们那时就开始讨论这事了。

如何推动铁路工人的抗争

T: 你提到的那场斗争，你主要是在你公司里进行斗争，还是在公司外针对公众行动？

J: 全国各地，凡是有会员的地方，我们都尽量宣传纪念日，为此我们联系了媒体；我们尽量高调操办第一届铁路工人纪念日，那也是父亲节的周五，我们国家会有一个父亲节周末，所以在父亲节的周五，我们传统上都会做庆祝。父亲节是在六月，因为他就是在周末遇难的。我想他其实应该是在母亲节遇难的。他是母亲节去世的。所以到了父亲节那个周的周五，父亲节是周日，那周五我们尽力让大家穿黑衣服，纪念那些遇难的工人。

T: 你们在公司里示威过吗？

J: 我们只能穿黑衣服上班（我不太确定这算不算示威）。我们还发了传单……

T: 是在你们公司里，还是在全国？

J: 我不知道全国有多少人参加。在我们的车间，我总是能让不少人记得穿黑衣服。这是很小的一步，但这至少是朝向行动的一小步。而 RWU 从那时就发起了“铁路工殇”项目，然后还做了不少事情，它是从塞尔科克（Selkirk）那个遇难乘务员的事件开始的。

T: 你们上街游行过吗？

J: 没，我想我们没有走得那么远。如果能游行的话，应该是很好的。但到目前为止，光是让人们记得穿黑衣服都很困难！铁路工人并不是一个非常激进的群体。他们很保守。我每次都觉得，如果我能让一个人穿上黑衣服，都是一件成就了！我会这么说：劳联—产联在四月二十八日有一个工人纪念日，而在塞尔科克事件之后的第二年，我就让当地的劳联—产联组织在场站边上举办纪念日，并让遇难工人的寡妇发言。奥尔巴尼的市长也来了，这可不是件小事。

这不算是场街头抗议，但这算是承认了我们的纪念日。因为他们每年都要举办工人纪念日，但那一年却是围绕那件具体的死亡事件举办的。这都是因为我组织了这一切。

T: 你说过铁路工人很保守——他们不愿意对抗公司……

J: 唔，他们不是那种习惯上街组织游行抗议的人。要我说，在1991年，就在我们在这个国家发起最后一次大型铁路罢工的时候，我也帮忙组织了宣传纠察活动，就在罢工之前，封锁了公司的总部，这是一次很不错的经历。我在那没待太长时间，但我还是学会了怎么组织抗议，我们很好地参加了进去。但那就是最后一次了，在场站好像还有另一次大规模纠察活动，我不觉得我能组织起来，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只有很少的……

铁路工人、图书馆员工与公交司机的对比

T: 我想请你分析一下各个不同的工人群体：铁路工人、公交司机，或者图书馆雇员，做这些不同工作的不同工人。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保守呢？

J: 你是说他们的政治倾向？

T: 是的，还有，怎样才能让他们更愿意做些事情，又是什么让他们不愿改变呢？

J: 唔，图书馆雇员是白领工人，他们都受过不错的教育，许多人都是像我一样从大学出来的学生，而对我这一代人来说，举行抗议示威活动是不奇怪的，而铁路工人往往来自于乡村地区，或者来

自军队，他们中许多人都是退役军人；很多人都是共和党支持者。所以他们是男性，很多又是白人男性，所以他们往往会更保守，更不愿采取行动。我这个周末去了交通业工人（像是公交司机）的研讨会，跟我们的铁路工人会议相比，他们要更加……他们中有更多的妇女，更多的非裔美国人和拉美裔。那是一个相当吵闹热烈的会议。

我很喜欢这一点。但这是因为在公共汽车和公共交通行业里，有更多有色人种和妇女工作。货运铁路产业则更喜欢雇佣白人男性，具有军事特点的劳动力。他们喜欢从军队中雇人，雇用带有军人作风的工人。

T: 是不是因为铁路工人的工资要比其他工人高得多？

J: 的确是这样。我觉得铁路工人地位更高是因为雇佣他们的公司有自己的利益考虑，因为铁路工人有很强的力量，运送货物的工作使得他们很有力量，如果你们罢工会造成相当大的损失。尽可能雇用保守的人符合他们的利益。所以他们更喜欢来自乡村的白人男性保守派，最好是当过兵。而在公共交通产业，或是在图书馆里，你更可能会雇大学毕业生，这些人的心态不一定更激进，但我还是会说在这三种人之间，图书馆工作者、交通业工人和铁路工人之中，公共交通工人是更活跃和激进的。

T: 所以，我是说，是的，我们都能看到这个问题，铁路工人都是些白人男性……为什么你们这些男性工人会这样？是因为黑人或拉美裔工人更……

J: 有些人费尽心思都想在铁路维修车间找份工作。另一方面就是铁路车间要更深入到……铁路工人呆的地方往往更靠近乡村地区，你懂的，在城外。因为场站必须在城市外。所以这对乡村工人

来说，到铁路上工作是非常便利的，不用走好几英里去城里工作。我工作的地方就是这样的。我们是在奥尔巴尼南边十英里的乡村地区，而工人主要来自这一带……

公交司机为何比较活跃抗争？

T: 你觉得在图书馆员、公交司机和铁路工人这三个群体中，公交司机是更活跃的。是他们的什么行动让你这么觉得？

J: 我是说，在佛蒙特州白人占大多数，说到伯灵顿的公交司机，70年代我在那里工作时主要还是白人男性，也有一些女性司机。但在伯灵顿几年之前赢得一场很重要的罢工时，就有更多的妇女做这份工作了，你懂的，更多的女性司机，我记得我在那的时候大概只有一两个。即便在佛蒙特州这种地方都有了有色人种工人。在我昨天去的那场公共交通业研讨会上，你可以看到……那房间里的一半人都是非裔美国人、拉美裔之类的，而 RWU 的会议上主要是白人。

而且那边的会议比 RWU 的要热闹的多。这就反映了不同人群的倾向，公共交通业的工人的种族多样性要比货运或客运铁路更高。我个人很希望有轨列车工人能参与 RWU。我实际上鼓励他们加入 RWU。如果你在有轨交通业工作，你是个轨道交通工人，那你就应该加入 RWU。但这是我们未来的计划。

T: 什么叫公共交通？

J: 公共交通就是运送人员的交通业，公交车、出租车、地铁、轻轨、有轨电车等等……

T: 在公共交通行业有更多的有色人种工人？

J: 我说的就是这回事。他们的工资没有货运铁路高。妇女也更多……

T: 这很困难吧，即便在同一个公司里不同群体之间也有距离，因为……

J: 你能挣到更多钱。客运交通，无论是公交还是有轨交通，你懂的，都必须依靠政府补贴。它们的卖票收入抵消不了运行成本。而货运铁路却很赚钱，他们总是能挣到更多钱，所以他们出得起更多工资，有更多底气对受雇者挑挑拣拣。

（十一）谈教师罢工以及其它

谈教师罢工

T: 我了解你对当下的教师罢工的态度？

J: 我支持他们。

T: 我知道，但我想知道的是当你在大学图书馆工作时，是不是也有很多教师罢工？

J: 唔，我在那上班时没有教师罢工。但是有垃圾工人罢工。我得想一下有没有其他的罢工，我在那只干了四年。但我是说，教师们，那时候有些像是纽约州长这样的政客想要妖魔化他们，你懂的，

比如说他们根本不关心孩子们，或者说什么他们只是贪得无厌，想要更多休假之类的。你懂的，他们想诱使纳税人反对教师们，降低他们的工资，打垮他们。

T: 你是说过去还是现在？

J: 现在，现在也是这样。但我不记得我在费城时遇到过教师罢工。可能有过，但我不记得了。他们当时想关闭一家公立医院，我参加了一场很大规模的抗议，但那不是教师的事情，那是医院工人的斗争。

T: 我想知道，关于教师罢工，你觉得教师罢工跟其他工人的罢工有什么区别吗？比如和公交司机们比起来？

J: 唔，教师们，公交司机们，如果他们罢工的话，其他工作的人都会立刻受到影响。如果公交司机罢工，你就不能乘公交车上班了，而如果你是当家长的，你就得被孩子粘着了。这些会立刻对公众产生影响。

而货运铁路上的罢工会让公司损失很多钱，但除非是美铁的客运列车被堵在铁路上，公众是不会立刻意识到的。所以，公司非常害怕货运罢工，货运卡车司机罢工和货运铁路工人罢工，这会让他们损失大把钱，但普通人，他们的包裹可能会迟到，或者如果你家没有连上供电系统的话，你也许就不能用煤发电了。但这些都不像学校关闭或者公交停运一样立刻产生效果。这就是差别。

另外，纳税人通过政府补贴为交通运输业付钱，或者学校，政府可能会唆使家长反对教师，唆使乘客反对公交司机。因此工会必须尽力争取家长和乘客的支持。这非常重要。这跟货运罢工不一样，你知道除非罢工持续很长时间，否则公众是不会马上或很快感觉到罢工发生的。

简单谈“做工人工作”

T: 我想知道，你能不能给那些“做工人工作”的人讲一些在工厂行动的建议，或者他们应该多注意哪些东西？

J: 唔，我是说，你得明白工人都有哪些问题，尽量有效地帮他们解决这些问题，这样你才能获得尊重。不然你就……

劳工笔记并不是个政党，对吧，但它是一个帮助教育工人并协调工人斗争的团队，而且也出版东西，所以通过阅读《劳工笔记》，我可以了解到西雅图教师正在罢工，但这在一般的报纸上是读不到的。所以一个全国性的工人刊物会对做工人工作大有帮助。因为工人一般只知道自己产业或工厂里的事情，他们不一定能看到太远的地方，这让他们很难做出正确的决定，那你就需要从别人的经验中学习。

过去我们这里也是一样的，你懂的，当社会主义团体刚刚组织起来时政府对它可不客气，拼命打压它。我们也聊到过奸细了，你懂的，这在各国情况都不一样。……

T: 中国的工人有一个问题，特别是在许多中年工人中间，他们都有家庭和收入，他们的薪水还不错，就和铁路工人很像，他们的工资比一般工人要高，所以他们就更为保守。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工人只关心在集体行动之后能多拿多少钱，没有多少人会关心，会想想怎样把大家团结起来，做更多事情，只有很少人会这样想。其实没有多少工人在乎，也没有人了解国际团结，对此一点都不了解。一家工厂的工人都不会为另一家工厂的工人着想。

J: 唔，其实这里也一样。

T: 要像他们一样说话？他们应该走的更远的。但我觉得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但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

J: 唔，你们到了我们这里。许多事情都是从这里开始的。所以我是说，你们来到这里，看到了一些东西，也了解到了一些想法，可能一开始只能迈出很小的步子，只是几个人开个小会，或者只是针对某个议题写一些传单，在某个地区的斗争工人之间分发，可能是关于环境保护，可能是关于劳动条件的，也可能是关于工资。

应该到进出口领域的工人中间去，那些工资很低，工时却很长、身体健康受到损伤的工人。这些工人才最愿意行动。

T: 你说在这里情况也是一样的，问题是一样的。但是，我是说，在这里依然有一些工人，至少能够见到一些不只关心自己、也关心其他事情的工人。

J: 是的，但这里是劳工笔记大会，来这里的人都是激进分子，社会主义者，在美国全国才搜罗到这两千号人。如果你去到美国随便一个典型的工厂，你就会遇到你们在中国遇到的一样问题，像是只关心自己的工厂之类的。到目前为止都确实是这样，尽管事情开始起了变化，因为糟糕的经济形势可能会让人们觉醒。突然之间大家发现“啊，我再也领不到退休金了！”“噢，我得不到加薪了！”“啊，我要被裁员了！”“什么情况！”

这就是资本主义体制，它终将促使人们觉醒，因为它生来就是要尽量剥削你，并从你身上尽量多地榨取，这是这个体制内在的问题。而这里又是资本主义的心脏，美利坚合众国，这里的劳动群众逐渐开始弄清这是怎么回事了。比如说，这就是为什么伯尼·桑德斯的竞选这么受欢迎，因为年轻工人，特别是年轻学生发现他们

要面临特别糟糕的局面，他们不会过得比自己的父母更好。这就是资本主义体制，这个体制促使人觉醒。资本主义就是一头会回过头来咬掉你脑袋的大老虎。

T: 在过去三十年里政治气氛十分保守的时候，能否进行工会活动，或者领导罢工？

J: 唔，美国的罢工数量在走低，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罢工，因为工人们非常担心因为罢工丢掉工作，这可是一种非常切实的恐惧。

T: 有没有哪些工会活动家虽然本身在政治上比较保守，却领导了罢工的？

J: 保守工人……也有可能，这要看情况，但是我想不出太多成功的罢工。其实，几年前伯灵顿公交司机发起了一场罢工，坚持了很久，最后获胜了，因为他们得到了乘客的支持，并真的坚持到了底。我为他们感到骄傲，我回到了那里，见了他们中的一些人，有些人是我在那里工作时就认识的。但是像那样的罢工，离现在太远了，太少了。加州的全国医疗工人工会发起过成功的罢工，他们的领导层很不错。全国有一些这样的案例，但是，总的来说，在美国我们的罢工数量正在下降。

T: 那两个工会的领导，公交司机和医疗工人的工会领导怎么样，他们是保守派吗？

J: 在全国医疗工人工会的故事里，他们不得不从服务业雇员工会里分裂出来，他们有很优秀的领导人，并且愿意发起罢工，他们有过胜利，但是他们只是一小群人，是个小团体。一般来说，如果一场罢工，像是公交司机罢工那次的，能够获胜都是因为那里的工人们很优秀，组织良好，并且下定决心非获胜不可，那里的工会领

领导人往往帮不上什么忙，他们会说他们支持你，但是他们其实不会做多少事，你得自己来。我想伯灵顿就是这样的，但他们非常坚决，才赢得了胜利，全靠良好的组织。

T: 他想知道，像是吉米·霍法这类人，能不能胜任领导职务？这样的人能否领导斗争，或是能否对现在的工人产生过去那样的影响？

J: 首先，吉米·霍法并不是激进分子。他是个保守的工会领导人。

T: 就像是这样的人，不是激进分子，但依然能领导斗争或一些罢工？

J: 他的确领导过一些罢工，但他的做法不民主，很专断，就跟矿工工会的约翰·路易斯一样。是的，他们能领导斗争，在某些情况下他们能领导罢工获胜。但在现在的大环境下，在我看来，没有一个真正民主的，由会员主导的工会，我不觉得能夺取多大的胜利。你也知道那种老式的工会领导，就是吉米·霍法那种人，在我看来他们争取不到太多东西。

而且事实上，不幸的是，我们现在的大多数工会领导都更愿意为条件更差的合同而妥协，只要能收到会费就行。他们就是靠工人的会费活着，靠工人们每个月缴纳的钱活着。这诱使他们与老板做交易，这对工人是不利的，但却能在某种程度上维持工会，并保证有钱进账。许多工会到了这一步就只是征收会费的机器罢了。但是一切都取决于会员能否自我组织起来改变现状，我们这场大会可以说就是讲这个问题的。这必须自下而上地进行，而绝不会自上而下地发生。它必须靠基层会员的努力才能实现。

美国火车司机访谈：休·索耶

休·索耶 (Hugh Sawyer) 是火车司机，也是战斗性铁路工人团体北美“铁路工人联合会” (Railroad Workers United, 简称 RWU) 的积极分子，出身中产家庭，起先做建筑方面的小生意，后来应聘进了铁路，至今已是老司机了。

好的，开始吧，你可以谈谈你的经历吗？你是什么时候当上铁路工人的？你是怎么找到这份工作的？

我是 27 年前，也就是 1989 年 1 月开始干这行的。我那时大约 30 岁，有工作，我在亚特兰大有一家公司，从事住房改造和建筑业。有一天我随便翻了一下报纸，平时我都不看报的。我那时只是在想事情，一边翻报纸一边想。当时我低头一看，发现一个铁路招聘广告，他们招一个扳道工，在一个调车场里来回扳弄道岔，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我愿意去试试。我那时从没想过这辈子有一天会为铁路公司工作。我不过是想去那里打发一天时间……因为业务上的一些事让我感到有点心烦。

于是我就去了，他们就雇佣了我。他们不是马上雇我的，他们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八点面试了每一个人，花了大约十二个钟头。整个面试中，他们从 300 人里选出了 25 人。我记得那时天黑了，所以我可能等了 12 个小时。然后我回家，并且把他们忘到脑后了。大约两个月之后，他们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还需要一份工作。我说当然需要。就这样，1989 年 1 月我就去他们那里上班了。他们让我

当扳道工，他们开始培训你……大概培训了 30 天左右吧。差不多全部都拉出去培训。你只需要跟着大家，他们做什么你就学什么。

所以我就去那家公司上班了。这并没有太久——我在亚特兰大的诺福克南部铁路公司工作。我的工作区域，从佐治亚州的麦肯市一直到田纳西州的查塔努加市。所以，我在他们那里上了几个月班。但我只拿它当作副业，然后他们把我解雇了。他们用不着我了，所以就解雇了我。那时候是夏天，大概是六七月的時候吧。我干回老本行，仍然在建筑业工作，为别人搞装修之类的事情，所以我另有收入，虽然他们炒了我，但我并没受太大影响。但我在六月又写了一封信去，想当上机车司机（engineer）。

那时候，你必须写封信，说你想上机车司机驾校学习。他们雇我的时候就告诉我，过段时间我必须成为一个机车司机，所以我过段时间就去申请了。按理说我应该等上一年——你要有一年工龄才有资格当机车司机——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的，他们完全可以拒绝我的。但我没有等上一年，他们就让我通过了。就这样，在十月或十一月，我进了司机驾校。就是说，1989 年 11 月我入学了，接受了一年多一点时间的培训。

你进驾校培训，要付钱吗？

没有。他们替我出钱。你还在学校学习的时候他们就会发钱。钱不多，但每星期都发。我不记得是多少钱了，我想足够生活吧。你在驾校里学了 30 天——当时是 30 天——然后就降生了（我们把它叫作“降生”）（即毕业、出师。——译者注）。我的师傅是个真正的司机。他让我操作联合控制器，我照他的指示开火车。我就是这样接受训练的。

当时铁路的经济情况不是很好，所以他们并不真的需要我。所

以他们让我在学校里一直呆到 1991 年 4 月，只是为了留着我。

你参加培训课程，还能得到补助？

是的，有补助。六个月里，你会得到一定数目的钱。六个月后，你的工资就调到司炉工一档，钱更多了，直到你合格为止。所以到了四月——我觉得是四月，因为我的工龄是从 1991 年 4 月 13 日算起的——他们把我撵出学校，告诉我“你现在是个合格的火车司机了”。信不信由你，他们就是这么做的，我才开了一两趟车，他们就把我裁掉了，因为他们不需要我当司机。所以我就回去当了乘务员（conductor）。我应该跟你说明一下，当我获得机车司机资格时，我同时也获得了乘务员资格。所以我被裁掉了，当了一小段时间的乘务员，接着又被裁下来去当铁道员（trainman）。

铁道员有点像扳道工，只不过是在主干线上干。司匣员（brakeman）和信号旗手（flagman）也算在铁道员里。那时候在一趟车有两人以上，有司机、乘务员，还有司闸员或信号旗手，这两个职位都算作铁道员。这个活儿可不轻松。你可是在主干线上干活——如果列车要分成两截，或者你需要扳道换线，把一些车厢连接上什么的，我就要到地上，去把列车的车厢脱开，连上其它车厢，然后做刹车测试，然后反反复复这样搞。地面上的活儿我都得干。当时乘务员只是坐在车上，支使别人做事。

你的工资有多少？

哦天，我不记得了。我想说，我刚当上司机的时候，大概是一周 500 美元，这是头六个月。六个月后，我跟你说过，拿司炉工的薪水，按（列车的）运行时间算。我没法告诉你准数。但大约是一

周 800 美元左右吧。然后，等我获得司机资格后，我跑一趟车大概能挣 120 美元。但你得超时工作。他们还会随便给我们发点餐费、通风管补贴什么的。

你签的是哪种合同？

我住在美国南部的佐治亚州。一般来说，佐治亚和南部都是“没有工会”的，基本上是这样。工会非常少。他们管这些地方叫“有权工作”的州，但这只意味着“有权被解雇”。换句话说，老板想怎么整你就怎么整你。不过如果你给铁路公司干活，铁路公司是在联邦控制下运营的，州法几乎管不到它。

那么，你是给诺福克南方（公司）工作？

是的，最近他们已经把名字缩写成 NS（公司）了。

这是一家大公司吗？

哦是的。可以在谷歌上搜索一下他们有多大。当时差不多有 3000 名火车司机，地上还有大约 10000 名员工。

【他开始在谷歌上检索“NS 公司有多少员工？”】

我们现在的员工比我以前上班的时候少得多了。

【面向谷歌：哦来了，见鬼，它没说】

但大家都觉得我们是大公司，我们在 22 个州拥有 20000 英里线路。我只希望它会告诉我，我们有多少员工。谷歌没有做好（统计）工作。好吧，我们继续。在 2014 年 12 月 21 日，我们有不超过 30000 名雇员。你知道，每个人都算进去。当然我们有许多人员是跟火车

无关的：我们有管房地产的职员和……



这么说，你刚上班的时候，没有工会是吗？

我以前从来没有加入过工会。在南方你没有工会可参加。但是当我去铁路上班时，我必须加入工会！不加入某个工会的话，你就不能在铁路工作，这听上去有些奇怪。但是我想，公司确实想要你加入工会，因为这样他们就不用直接跟大量的工人一个个地谈判，只需要跟少数几个工会领导谈判就行了。公司跟工会领导签订合同，这合同对我们所有人都有效。但我想，按照联邦法律，这就是所谓的“封闭式雇佣合同”（一种公司和工会签订的集体合同，公司只能雇佣与之签订合同的工会里的会员）。如果不加入工会，你就不能从事特定工种，如火车司机、扳道工人等等。这些铁路工会是我国最古老的工会，成立最早的工会，可以追溯到 19 世纪 60 年代。

所以我被解雇了。我获得司机资格后，我接连被裁，最后被解

雇了。在我的资历区（资历区〔seniority district〕是一定的区域，只要工人们在此区域的工厂里工作，无论在哪个工厂，他的工龄都可以累计，并可以凭借累计的工龄，在资历区的任意一个工厂享受一些优待。但是一旦不在资历区就职，工龄就会归零。）没有适合我的工作。但那时我认识了一些人，他们需要人们到其他地区工作，比如从亚特兰大到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维尔（??? 13.30）分部。我就去了那里，因为他们需要人，所以我暂时去那里上班，所以我找到了工作。最后，在 1993 年左右，我终于被带回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分部。我上班的线路是从亚特兰大到梅肯，以及从亚特兰大到查塔努加，这是我的资历区。这样我回到了我的资历区，一直当司机。

我就是这样开始工作的，开始靠自己的技术吃饭……我是全职司机，又是临时司机。跟有固定工作安排的正式工不同，临时工是这样一种工作，当正式工司机暂时无法工作，比如生病了，或者想陪陪他们的家人的时候，公司会让临时司机代替他们跑上一趟。这活儿我干了差不多十年。我只能请求得到别人休假时的工作。他们休假时，我可以去做他们的那份工作，做一两个星期，或者他们休假多久我干多久，我的工龄就是这样增长的。

那你是主动要求做这些工作的吗？

是的。当你“请求”一项工作的时候，意味着你主动要求去做那份工作，去顶替另外一些人的岗位直到他们回来，然后你再离开。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请求”一项工作。

你会得到额外的报酬吗？

不会。我只能够按那个特定的任务安排去跑车。如果你是一个

临时火车司机，没有工作可做，你得时时刻刻准备接电话。你永远不知道下次你要在什么时候去跑车。

既然做这些工作没有额外收入，那你为什么要做呢？

在那时候，如果你是临时工，你可能要在家里等上两三天，等他们打电话叫你出车。如果一个正式工在休假，而我得到了他的固定工作，我就知道我可以定期出车了，也就能赚到更多的钱，因为我知道我每天都可以出车。作为临时工，你只能在家里等。如果他们不需要你，你就只能干坐在那儿。而一旦你“申请”到一份工作，这份工作通常都有固定的排班。我可能会在调车场里工作，或者在主干线的某些岗位上工作，但我会赚到更多的钱，因为这工作是固定的，有排班表。

你是说，如果你是临时工的话，你就不能得到足够的定期工作？

你也许得不到足够的工作。工作任务不紧张的时候，在跑两趟车之间，你也许要在家里呆上两三天，等着某个职工生病或者其他什么事情。但是，如果遇到火车司机人手不够的时候，我所在的地区就常有这种事，那么作为在家等工作的临时工，我就会比任何人赚的都多。因为，每次我回到家，过了六个半小时，电话就会响，让我休息满八小时就回去上班。结果有时候你成了那里收入最高的人，就因为你比其他人的跑了更多的单。我们把一趟车叫做一“单”。

因为那时候，我们每人有一张单子，我们在单子上印上自己的名字和工号，每跑完一趟车，就把单子贴上去。我们把车开回来，或是开去其他地方，都会再填写一张单，所以每次跑车都会有一张单，每张单都算一天的工资。每个人都有基本工资，此外，如果跑

车超出了里程数，或者跑了一段很长的时间，也许就算作超时加班了。这很难说。但我上班的时候，我的基本工资是按我是分摊别人工作的临时工，还是有任务安排的正式工来算的。标准的工作日是一天八个小时或一天跑 130 英里。

所以如果我跑 152 英里，他们会支付我一天的基本工资，就算是 240 美元吧，我觉得这比较合理。然后，对于额外的 22 英里，我要付出额外的时间，他们会支付我额外的里程费。所以，如果我一天跑了 152 英里，就算我加班到 9 小时 41 分钟。而假如我一天跑了 200 英里，可能就会是 11 小时。这些都是按照里程数来算的，我不记得具体怎么算了。

除了退休金之外，你还有其它社会福利吗？

我有健康保险（医保）。所以，如果我生病了，或因为其他原因需要去医院或看医生的话，承保单位就会用医疗保险支付我的医疗费用。开始时，我的保险费用是每月 600 美元，现在他们说因为政策改变了，每月要付 1000 美元以上。我过去没有为医疗保险付过钱，。我的医疗保险是公司全包的，我不需要付任何的钱，除了共付费用（co-pay）之外——例如我去看医生的时候，我也许必须付给他 20 美元之类。

但现在我必须自己承担部分的医保费用，所以它不是完全免费了。加上我们所说的“共付费用”，我每月要交 200 美元。所以，我去看医生的时候，我从钱包里拿出卡来，他也许会说，他的这些治疗，一共要花 200 美元，我必须支付 25 美元，其余由医保来付。所以我每月要交 200 美元，咨询是免费的。简单来说，就是我们的福利越来越差了。他们过去很大方，现在不那么大方了，他们想把这个费用转嫁给工人，让工人自己掏钱保险。

你是从什么时候起必须付钱的？

1996 年左右，从那以后越来越糟。

那退休金呢？

我正在参加的是我们所说的“铁路退休基金”，所以我们确实得为退休金买账。我的工资里要扣掉一定的比例，公司支付的比例比我的高很多。我出一些钱，他们再出一些钱。这是我所知道的美国唯一一家资金充足到位的养老金。换句话说，在我退休的时候，钱实实在在的就在那里。这个退休基金有足够的现金来负担我将来收到的退休金。

钱放在哪里？

放在一个联邦政府运营的基金里。这个基金由铁路职工退休管理委员会运营。这笔钱曾经被用来购买国债。这是很安全的投资。但是在 2000 年左右，他们修改了一点法律，允许一大部分的钱进入股票市场。所以我猜有一个退休金管理委员会控制了我们的钱，并用它来投资。我猜，到现在他们都做得很好，因为这笔钱并没有出任何问题。他们通过这种方法，让这笔钱越赚越多。所以，我会每月收到一张支票，用来度过下半辈子。这得看你工作了多久、收入多少。我每月应该能拿到 4000 美金左右。我现在还没退休，对这些事情不太懂，很难讲清楚。

不过，如果我结婚了，我妻子达到退休年龄的时候也有钱领，我们管这叫做二级退休金，金额是我的一半。所以我每月拿 4000 美元退休金的话，她就能拿 2000 美元，那么加起来就是 6000 美元，

对吧？这要看你以前收入有多少。当我去世的时候，他们就会停发她的二级退休金，她就拿不到每月 2000 美元的退休金了，但是她可以拿我原来那份每月 4000 美元的退休金。前提是我结婚了。如果我没结婚，我只能每月拿 4000 美元的退休金，显然也没有其他人会因为我而得到好处。

如果你结婚的话，你的妻子需要为了拿退休金而去找工作吗？

她不需要去工作。如果我在铁路做满 30 年，并且已满 60 岁，我就可以退休了。假设我已经 60 岁，开始领取每月 4000 美元的退休金了。再假设我的妻子已经 55 岁，那么，她 60 岁之前什么都得不到。如果我延迟到 65 岁再退休，我就能领更多的退休金，她同时也会得到。事情正巧就是这样，因为我今年夏天就要结婚了。我现在是单身，以前结过婚，后来离了，但是现在，我准备在七月份结婚。她和我一样大，所以，等我退休的时候——我大约会在 62 岁左右退休——她也就 62 岁了，所以到我退休的时候，我们就都能马上领到退休金。

法律对于退休年龄是怎么规定的的？

不一定要退休。理论上可以干到 80 岁。但如果要拿全额退休金，至少要到 60 岁并且有 30 年工龄。如果到了 60 岁，只有 20 年工龄，得到的钱就比较少。

那如果你妻子不工作呢？

她还是可以领那笔退休金。

如果你没有工作，而妻子有，那她退休的时候，你也可以领退休金吗？

只有她在铁路行业才行。除了铁路业，我国其他行业都不行。我觉得这方案应该成为国家的榜样。只有铁路工人才有这个(福利)。

你们公司里有女工吗？

有，但很少。铁道员是在机车上干活的，没有很多女工，不过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她们在其他岗位工作，有调度员，有电话接线员，福利跟我们一样。和性别没关系。一个已婚妇女，她丈夫不工作，残疾了什么的。如果她有 30 年工龄并且满 60 岁，丈夫也有 60 岁，丈夫就能拿到一半钱，假设是 2000 美元吧。如果一对夫妻都在铁路工作，在以前，除了全额退休金，他们还能多拿退休金一半的钱。但是现在，他们只能拿到全额退休金，额外的一半拿不到了。

在中国，养老保险制度是全国通用的。

在美国其他行业，就只有社会保险制度了，福利没有我这个好。

如果你失业了，会得到什么补助？

你要知道，铁路业在 19 世纪就有了，所以我们的规则跟其他行业不一样。你不能拿我们这一行和其他比。其他行业只有社保制度，福利没那么好。你付一点钱，老板付一点钱。但实际上大家拿到的钱比付出的多得多，而我们活得越来越长，所以税收制度也得跟着变。你听说过社保体系因为钱用完了什么的，要在 2030 年破产吧。我们活得越来越久了嘛。人们在同样年纪退休，而寿命延长了。所

以我们总是需要有移民。他们整天干活，付的钱可以给已经退休的人。

所有工人都能享受铁路退休基金吗？

每个铁路工人应该都可以吧，哪怕是管理层。这也是个问题，以前我们有很多人给退休基金付钱。每辆火车有四个工人。我们退休以后没几年能活，因为平常呼吸的都是发动机里的柴油烟、煤尘什么的嘛，退休后往往死得很快。现在我们活得长得多，铁路行业雇的人则更少了。因为大量工序都机械化、自动化了，给退休基金交钱的人也就少了。但现在因为投资政策，这个系统还算平衡。其实也只是勉强平衡，如果我们不断减少雇员，使工序自动化……我去上班的时候，是整组员工里的第六个。在一个车组里，有一个机车司机，一个加油工或司炉做司机的助手，一个调车场工头配上两名助手或者场地工——就是在地面干活的——我就是第六个，做实习生。现在只有机车司机和工头两个人了，他们还想减人，减到火车上只剩一个司机。所以现在给退休基金交钱的人更少了，这是在破坏这个体系。我倒还好，但是那些现在刚工作的人，三、四十年后要退休时就麻烦了，因为退休基金里可能钱不够了。

你们有外包工吗？

有的。这是个很大的问题。火车上的车组人里没有，但是，比如有做铁轨保养工作的养路工。（铁路公司）曾经有大量的养路工。不幸的是，他们的工会后来签订了协议，允许铁路使用外包工，他们不是铁路公司的员工，没有加入铁路的养老保险计划，只是被允许在这里工作。有一次我从一支铺轨队旁边路过，一些人在相邻的

轨道上干活，以前做这工作的一向都是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的员工。

现在，可能只有一个监工和一群外包工。外包工们拿的钱当然要少得多，他们领不到铁路退休基金，也不受《联邦雇员责任法》的保护。这一法案可以在发生工伤的时候为工人提供保障，这是与其他工人完全不同的。的确，外包工的问题非常多，而他们的人数越来越多。

我在火车上工作，需要从上班地点坐车去执乘的火车上。以往都是铁路公司的员工驾驶卡车把我们送到目的地，现在他们的工会通过谈判达成了协议，允许铁路使用外包工搞运送，于是那些卡车司机都被裁掉了，全是外包工在做。现在我乘坐的是外面客车公司的面包车。

所以都是外边的客车公司，不是铁路公司的一个部门了？

我们认为可能是上层主管的亲戚或者姐夫小舅子什么的开的客车公司。他们不过是开了家新公司，然后让自己的亲戚捞钱。工人拿的是最低工资。他们拿的那点钱少得太可怜。面包车司机甚至只能勉强拿到最低工资。

如果受伤的话，你们有工伤保险吗？

我自己购买了私人保险，能赔付短期和长期的伤残，还有 27 万美元的人寿保险，但这些都和铁路无关。我每月要交 200 美元多一点的保费。所以如果我受伤了，每月能赔付大约 2000 美元，最多一年。如果我一年后还没有痊愈，长期伤残保险就能起作用，每月赔付大约 2500 美元。此外我还有铁路退休津贴，可以每周给我 350 美元的伤残补助，最多一年。

如果我在工作中受了伤，我只要证明运输公司有哪怕 1% 的责任——只要我是在工作中受伤的，总能达到这个标准——公司就必须支付医药费。我还有公司和我都缴纳的医疗保险，我受伤后同样生效。铁路公司会支付我的医疗费、误工费，可能还有一定的抚恤金。我可以和公司直接协商，如果我对赔偿金满意，那我们就皆大欢喜。但大多数情况下，我需要请律师，起诉公司支付赔偿金。整个过程很可能需要 3 年。公司没有买这方面的保险，但他们有的是钱。所以他们会预留出一部分资金（用于伤残赔偿），因为他们知道免不了会有很多工伤。

在中国，如果你受了工伤，不论是自己还是企业的责任，企业和政府都会给予赔偿。

但两种情况的赔偿金一样多吗？或者赔偿金都很少？

不，会赔偿误工费、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但这是由工伤保险基金支付的，企业按月供款。

我们会有这种赔偿，但不是铁路公司出的钱。我们有所谓“工人赔偿”（Worker's Compensation）（专做工伤赔偿的私营保险公司的项目——译注），不过钱非常少。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工亡，你的人身保险受益人能得到 50000 美元的赔偿。但是在铁路上，如果我工亡，我的妻子或者我的遗产继承人要雇佣律师起诉公司，要求获得赔偿。你自己总还是要买人身保险的。



其他铁路公司也有同样的福利吗？

我们的退休制度都是一样的。

（另一位铁路员工补充道，铁路退休基金共拥有 313 亿美元资产。）

你的收入有多少？

一年 10 万到 11 万美元。

多久发一次工资？

半个月发一次。

所以每周的工资是 2000 美元？

是的。

哇！

其实没什么，我已经有 27 年工龄了，我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拿到工资这么高的工作。

跟你做同样工作的新人能挣多少？

在我所在的区段，新来的工人年薪大约 5 万美元。入职的第一年工资按 80%算，然后每年上涨 5%，要看合同怎么订的——涨 2%还是 5%。我们的领导爱搞按公司挣多少钱来确定奖金的制度。铁路公司能完全控制奖金的所有参数，不管公司挣没挣够钱，所以有些年你什么都拿不到。他们以此来取代按比例加薪。

这对于工人来说是个大骗局，因为我的工资不是按照每年 2%或 3%增长的；实际上，他们先发基本工资，比如说每天 200 美元，然后再发奖金——但可给可不给。（旁边的人嘟哝到：我们肯定不答应啊。）据说我们和公司行政人员的奖金是一样多的，也就是把我们跟他们绑在一起。这太不合理了，完全就是在忽悠我们的。我是个蓝领工人，我想要计时工资，而且计时工资能每年增长，至少能赶得上通货膨胀。自从我工作以来，工资的涨幅就没有赶上过通胀率。

还有就是，我是 1985 年以后到铁路公司上班的，所以我是个不受保护的员工。在 1985 年以前，每一班车组至少有 4 个人。然而铁路运营商非常可恶，他们想把人员减得越少越好。于是代表地勤工人的工会签署了协议，允许运营商减少车组的人数，并降低工资，但这条规定只对 1985 年以后受雇的工人生效。也就是说，1985 年以前招的工人仍是 4 个人一组，而 1985 年后新来的工人是 3 个人一组，工资只有原来的 75%。第二年工资是 80%，五年后能拿到（1985 年以前上岗人员的）100%工资。

不过就连这也是骗人的，因为 1985 年以前的工资发放都很随意。他们有通风管费。上班时每接一根通风管，就能拿 0.95 美元。他们还有起始站（出乘前准备工作）和终点站（收尾工作）的钱，如果在起始站花了超过一个小时或者一个半小时，那么在那里的的工作就按小时算工资。在终点站也一样，如果花了一个小时以上，还会有额外工资。这是他们随便规定的，我拿不到，因为我是 1985 年以后才招进来的。

不仅如此，后来他们又把车组人数减到了 2 人，每人的工资……我记得是 50 或者 60 美元，在年底他们还有相当于全年工资 40% 的年终奖金。这太疯狂了。有人年底能拿到四五万的支票，然后工资还比我高。的确他们熬了很多年才有这么高工资，但是他们每年比我多挣四五万啊。他们能拿这么多钱，都是因为出卖了后来的工人。后来的工人工资更低，车组人数更少。

老工人能决定新工人的工资吗？

其实说句公道话，一般的老工人也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工会领导制定了协议，对他们说：“你最好把这个签了，不然待遇就降低了。”这的确不花他们的钱，他们挣的工资确实不低，但并不会关心

后来的工人会怎样，所以他们就把我们卖了。我来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人家干了 30 年，你觉得你能跟人家挣得一样多吗！”当时我说，“对啊，说的也是。”我当时根本不了解情况。

可然后，你干的活是那些老鬼的两倍——我们的车组人数只有他们的一半，所以你要干两倍的活，却只能拿他们 75% 的工资，还没有他们的各种福利。所以我在这里是第一批不受保护工人。这个第一批意思是说我是 1989 年以后受雇的第一批工人。1990 年以后他们签了另一份协议，我成了稍微受点保护的人了，然后你猜怎么着？在我后面进来的工人挣得比我还少！这份协议对我还算有一些保护，他们不能解雇我，而且必须让我参加四人车组。

你的意思是你签了永久合同？

铁路公司一时半会儿破不了产，所以对我来说基本上是铁饭碗了。铁路公司挣那么多钱，还是国民经济的命脉，就算这一家破了产，还会有另一家买下铁路。我肯定不会失业，因为他们需要火车司机。我顶多是工资支票的抬头会变一下……我现在拿的算是铁饭碗了。

你现在和 30 年工龄的老工人拿的工资一样高了吗？

司机的工资是不受工龄影响的。我们跟地勤人员不一样，不管干了 5 年还是 30 年，工资都一样。

但你们要培训至少一年？

现在减到 4 个月了。新招来的人员培训期是 4 个月，然后就可以当司机，大家工资都一样。

铁路公司有人在客运列车上干活吗？

我们公司没有，只有全国铁路客运公司（National Railroad Passenger Corporation, 商标和常用称呼为 Amtrak）有。美铁是一家独立的公司，其实算是国企，或者说是准国企——每年由议会决定拨多少款。他们在东北走廊有自己的特许经营线路，比如说如果我们的长途货运列车碰到了他们的车，就必须让路。我曾经碰上过一趟经过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的客运列车，我就必须让他们先过。他们是美铁的人，工资是美铁发的，跟我们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一点关系都没有，只是拿到我们的许可，在我们的线路上跑火车。

那么你们不做客运业务？

是的，我们没有客运，也不想做客运。我们只做货运。

美铁的工人是正式工还是外包工？

不知道。我想大部分都是正式雇员吧。我不知道他们有多少是外包了的。据我所知，他们的车组人员没有外包，都是参加了工会的员工，货运和客运都一样。

你们的工会是什么时候成立的？

我们工会大约是 1863 年成立的，至今有 153 年了！他们说我们工会今天 153 岁了，所以应该是 1863 年成立的。

所以你一来就参加工会了？“封闭式雇佣合同”？（一种公司

和工会签订的集体合同，公司只能雇佣与之签订合同的工会的会员)

不参加工会不行！刚来的前 60 天，有 30 天是培训，然后工会已经把我登记了。那 60 天里，我还不是工会会员，他们把我解雇或者随便怎么样都行。如果他们不喜欢我，就能开除我。60 天以后，我就必须加入工会，开始交会费。

会费是多少？

每月应该是 110 美元吧，我们分会的会费都是这个数。

有多少人呢？

BLE (Brotherhood of Locomotive Engineers, 机车司机兄弟会) 在全国有大概 36000 名机车司机会员，我们分会有 140 人。

你们分会里都有哪些职位？

我们有个地方分会主席 (Local Chairman)，他掌握大权，负责同总委员会联系。在我们这里，总委员会是由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的 42 个分会组成的。所以说，分会主席就是我们在总委员会里的代表。他还要处理工资、纪律之类的事情。我们这里还有个分会副主席 (Vice Local Chairman)，协助分会主席，他们负责处理同雇主之间的工资纠纷、纪律问题等等。我们分会还有会长 (President)。分会主席是我们在总委员会的代表，他们负责跟诺福克南方铁路公司打交道，处理合同问题。会长负责与在克利夫兰 (俄亥俄州) 的全国工会打交道，全国层面的问题都是由全国会处理的。会长是我们在全国工会的代表——这只是理论上的……我们还有个副会长，有

个书记/司库（Secretary/Treasurer），实际上还有个副书记/副司库（Vice Secretary/Treasurer）。我是铁路工人联合会（RWU）的司库，这就是我在分会里的工作。我负责资金和发放，写支票。

铁路工人联合会与你们工会的关系怎么样？

其实没有什么关系。当我开始在铁路上工作的时候，我是机车司机和铁道员兄弟会（Brotherhood of Locomotive Engineers and Trainmen）316号分会的会员，在合同之类的问题上，他们要代表我跟雇主对抗。铁路工人联合会是一个基层工人的团体。我们中有的是火车司机，有的是乘务员，有的是车辆检修工。我们有13个不同的工种——如车辆检修工和调度员，他们都有代表自己的工会。而铁路工人联合会是不同工种的共同体。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工会不管用。我们工会的头头没干正事，没有照顾好自己的会员。我们养活了他们，可他们却并不称职。

所以，不同工种的工人一起成立了铁路工人联合会。我们本来想让各个工会各尽其职，代表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想让它们合作，这是因为1928年的《铁路劳动法》（Railroad Labour Act）造成了非常多的劳资冲突。每年我们都有约10,000人伤亡——这一行要死这么多人。20世纪早期，在铁路产业里的200万人中，每年大约有56,000人受伤。那时什么东西都要靠铁路来运。因此，工人当然要起来斗争，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更高的工资。他们成立工会。他们罢工。然后政府就插手了：“好了好了，给你们一部法律。你们工会和公司都要老老实实遵守。”他们为劳资双方制定了一套制度，让他们在不罢工、不影响运输的前提下解决纠纷。我们仍旧进行了许多罢工，但那（法律）是这一切的要害。工人得到了一些保护，公司也得到了一些保护。这就形成了一种均势，维持了这么多

年，或者你也可以……我不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办……

你的分会什么都没做么？还是他们做了什么但是你不满意？

我不满意的不是分会，它只是总委员会的一部分。我特别不满意全国工会。我不相信他们尽到了责任。他们的责任是监督总委员会，确保总委员会不会签署可能影响其它地方的总委员会的糟糕协议，可他们没有这样做。其实，全国工会应该签署全国范围的协议，但他们没这么做，因为让各个总委员会去自己谈判协议，全国工会就可以少干点了。哦，那就是我要做的事。根据《铁路劳动法》，如果运输公司与13个行业工会中的任何一家签订协议，如果签的是差劲的协议，特别是在医疗和福利待遇方面，根据法律，这个协议就会成为其它行业工会的模板。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三、四年前，不知怎么搞的，由于我们做出了让步，公司赚取了创纪录的利润。代表乘务员和地勤人员的联合运输工会（United Transportation Union）签了个糟糕的、削价式的协议，允许或迫使工人交更多的保险费。这就给别人带了坏头。所以公司就说：“联合运输工会都接受了这样的条件，你们怎么能不接受！”无论如何，我们交的钱越来越多。我们和其它行业工会就说“我们要罢工”。根据《铁路劳动法》，美国总统可以干预，还能签发紧急法令，“总统有紧急法令，不许你们罢工，不过我们有个建议”。

根据《铁路劳动法》，我知道接下来会怎么样。他们会说，“医保费用的条件，联合运输工会都同意了，你们也得接受”。但他们又会说：“我们过几年再落实。”但是，当联合运输工会签下糟糕的协议时，按照法律，其他人都得照办。所以我们千方百计，一定要阻止工会签下这种白痴协议。我们希望所有的行业工会都能联手与运输公司谈判，阻止这种事情发生。各个运输公司都已经抱团了，他

们有个运输公司大会（Carriers Conference）——他们是作为一个整体来跟我们谈判的，那为什么各个行业工会不联合起来，也作为一个整体去谈判呢？这是铁路工人联合会的目标之一——尽量阻止这些该死的工会犯下愚蠢的自杀行为。

你们分会的 140 个会员都是机车司机吗？

地勤人员和乘务员一般都加入联合运输工会，它现在改名叫 SMART 了。不过，作为机车司机，我可以加入联合运输工会，尽管他们是代表地勤人员跟公司签协议的。现在，作为一个铁道员或地勤人员，你可以加入 BLET（机车司机和铁道员兄弟会）。BLET 负责全国的机车司机的协议，而联合运输工会——他们跟钣金工人工会合并后，改名叫 SMART 了——负责全国地勤人员的协议。我讲得再复杂一点吧：BLET 跟卡车司机工会合并，于是我就成了卡车司机工会的会员。BLET 现在算是卡车司机工会的一个分部。因为我们全国只有 36000 人——（人数）微不足道！卡车司机工会有 120 万人，因为当你在华盛顿跟国会打交道的时候你需要更多的人。这就是我们合并的原因——不合并的话，我们就太弱小了。这也是联合运输工会与钣金工人工会合并的原因。钣金工人工会比他们大得多。我当然希望他们加入卡车司机工会，跟我们合并，但他们不愿意，所以……



机车司机和地勤人员彼此怎么看待对方？

1989年我刚来的时候，我们在同一列火车上一起工作，但是他们是敌人！他们彼此憎恨。我是不受保护的工人，我有一个工作条件，就是不能再当扳道工。我是作为扳道工招进来的，但因为我是在1985年后入职的，所以在合同中，我的职位只能选乘务员或机车司机。如果我拿不到乘务员和机车司机的资格，他们就会开除我。但是如果我当了铁道员，就要一辈子做铁道员了。以前也有一些铁道员当了乘务员，但是……过去一向是这样，铁道员在一个行业工会，信号旗手在一个行业工会、司闸员在自己的行业工会、加油工在自己的行业工会。联合运输工会在20世纪60年初合并了所有这些行业工会。

但是机车司机兄弟会，我国的第一个工会，一直保持独立。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不愉快。然后像我这样的人来了，我不在乎，因为我没得选择，只能当乘务员或火车司机。所以我对地勤人员没有仇恨，没有讨厌，没有竞争心理，因为这些活我都能干。这样就没什么

么好竞争的，因为每个在 1985 年后入职的地勤人员最后都会当上火车司机，加入 BLET，因为联合运输工会签了个协议，说他们必须这样！所以我认为，我们迟早会形成统一的工会，叫机车司机兄弟会。不过这也很难说。

公司经常雇佣外国移民吗？

不招（非法）移民工人，我们有极少数的（来自发达国家的）比如英国人。他们是合法移民，拿到了美国国籍，或者至少拿到了绿卡。对了，公司还雇佣菲律宾人、墨西哥人，但这些人都是合法移民。我们这确实有几个英国人。还有些人是美属萨摩亚来的，他们来到这里，然后被雇用了。但在美国，我们铁路上的人种还是多种多样的。像在我工作的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大约 70% 的车组人员是黑人，即非裔美国人。所以我们（铁路工人）是很多样化的，起码有黑人和白人。还有拉美裔和其它少数民族。他们有一些人出生在其他国家，就像我的一位越南哥们儿，出生于越南，他在最南端——从亚特兰大到梅肯——工作。

你们 BLET 是怎么进行全国工会的选举的？

我对全国工会的领导层很失望。我觉得他们完全辜负了我。我们在他们身上砸了大笔的钱，而他们只是坐在那，又不干正事。他们没有替我们做事。他们甚至连铁路上的情况都不清楚，因为他们有三十年没当机车司机了，他们的职业生涯大部分都在管理工会。你知道，他们大部分都是主席——从分会主席到总委员会主席，再升到全国工会副主席，再到全国主席。其实他们已经有几十年没在铁路上做工了，一点都不了解铁路上的情况。我坚信：你知道韩国

的铁路工会——全国铁道工会（全國鐵道勞動組合）吗？我就喜欢他们找一线工人做工会领导。这些人“开完”火车，然后到工会工作一段时间，再回去当机车司机。这才是工会最好的运作方式，美国也该这样。还要有任期限制。我一直认为，你跟老板谈成了什么样的协议，你就得回来按照你谈出来的协议做工。这会让你有更切身体会！你得亲自去做工，才会明白自己的劳动条件是什么样子。我的意思是，我就能够胜任。我是一个机车司机，这就足够了。

我会说，我做过分会主席和会长——在我们这个分会，这些工作我都做过——但我现在只是个机车司机。如果我能当上全国主席，我就会去跟那些该死的铁路公司谈判，因为我很清楚现在的情况，我知道哪些事情需要改变。而这些人（指工会头头们）不知道。并且他们也不关心！他们只会高高在上，他们是些硕鼠（fat cats，直译“肥猫”，指享有特权、有钱有势的人），而我认为，他们挣的钱不该多过他们所代表的工人。工人的平均工资有多少，他们就该拿多少，顶多再加 10%，不能再多了。我会直接限制他们的薪水。还有福利。机车司机没有的福利，他们也不该有。

我告诉你们这些，因为哪一天你们能组织工会的话，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你们要让那些代表你们的人知道，他们必须亲自下一线工作，必须了解真实的劳动条件，而且还得明白，自己是要回去一线工作的。他们不会在工会主席的位置上退休。他们只会做一段时间的工会主席或总委员会主席，然后就回一线工作了，上帝作证。要让他们回来。你可以做一段时间工会代表，然后你必须回去干老本行——把这个写进你们工会的章程和守则。这个非常重要。我想，我们领导层的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几十年没上过机车了，他们根本不了解那里的情况。

你是说，基层会员失去了对领导的控制？

我很高兴你提到这点。在我们分会里还有一个职务，是派驻全国工会的代表。大多数情况下，分会主席就是代表，虽然分会里的所有人都有资格当。BLET 每四年开一次全国大会，由派驻全国工会的代表参加，他们可以在大会上更改规章制度，选举主席之类的职务。全国工会的干部以前不是由会员直选，而是由这些代表选出的。

我想大概是八年前，我们改变了这些规定，现在全国工会的干部是由全国的会员经过直选选出来的，但效果不是很好，因为你要花一大笔钱去竞选，而只有现任干部才有这个资源（指钱），所以他们还牢牢掌握着这些位子。我们以前以为，修改选举规定之后，就能让那边的罗尼也有机会去竞选全国主席，但是到现在都还没成功。这对我们是个学习过程。

我们已经加入了卡车司机工会，我希望在两年后的全国大会上，能有一批来自基层的改革派候选人，向现任的干部们发起挑战，但现在还没有动静。我们还在想办法，怎样去落实这种做法。但是总委员会主席不是由会员直选产生，而是由分会主席选出的，我对这个也不满意。我认为每个领导都应该由会员直选产生。但要如何去实现，我没有把握。我们要争取比现在更多的民主。

艾伦的故事：从关心社会到走进工厂

01

帮助农场工人，抵制黑心老板

提问者：一开始你是如何对劳工事业产生兴趣，又是如何参加劳工运动的呢？

艾伦：唔，我出生于 1952 年。所以……我生活的城市纽约在那时有着强有力的社会运动，比如民权运动、反战运动，以及后来的妇女运动和劳工运动。所以不难了解这些基本的社会问题并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问题，我觉得自己应该做些什么，自己能做些什么。这就是那个时代的大环境。

所以到我 15 岁的时候，大概也就是 1965 年左右，一个比我略大一点的朋友在学校里请我去听别人演讲。讲话的人来自加州，是个墨西哥裔女人，名叫多洛蕾丝·维尔塔（Dolores Huerta）。她是一个正在发展的运动的成员，叫农业工人联合工会（United Farm Workers）。这也是美国西南部和西部的墨西哥裔农业工人在现代史上首次组织工会，保卫自己的利益。他们是移民，因此在法律上很不利。他们的工资很低，工作却很繁重；他们的敌人是生产蔬菜水果的大种植园主。因此，农业工人联合工会在那时采用了一个策略，在全国抵制加州的葡萄和葡萄酒，给某些种植园主施压，迫使他们承认工会，并和工人谈判。

我听了这些话，就说：“噢，这听上去太棒了！我能帮些什么？”他们也想让学生在周末的时候向当地商户宣传抵制葡萄，并向妇女，主要是到商店买东西的妇女请求，“请大家不要购买加州的葡萄。我们想帮那里的农业工人向种植园主施压。”我非常喜欢这项活动。我喜欢跟陌生人交谈。我对此感到非常兴奋。我一直都喜欢交谈。另外我自认为是很不怕生、非常自信的那类人，所以我一点也不畏惧。那些妇女都很惊讶，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居然有这样强烈的热情。所以她们就停下来听我的话，这样让我感觉很好。因此，这就是我第一次认真地参加劳工运动的经过。这也非常适合我，符合我的价值观。

我的父母说我小时候就非常关心公平问题，认为所有人都应该得到平等的对待。这就是我个性的一部分，我的天性。劳工运动也符合我的理念，我那时也很愿意对社会公平议题产生兴趣。我觉得它还非常符合我的工作方式，因为我乐于和别人交谈。这就是我的起点。

提问者：那时你还在上高中，对吗？只有 15 岁？

艾伦：是的。

提问者：那次座谈会是农业工人联合会组织的吗？

艾伦：是的，对了，那次罢工获胜了，虽然花了几年工夫，但他们最后还是迫使种植园主承认了工会，并跟工会谈成了合同，这是农业工人第一次争得的劳动协议。

跑进“读书会”里面去了

提问者：然后呢，在这之后又发生了什么？

艾伦：唔，就在那段时间，唔，一个朋友说纽约市有个周末兴趣班，可以学习马克思主义，你有没有兴趣？所以……你知道的，我说了没问题，于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们每周六都坐火车去纽约市听课。课程的讲师是个男人，是当时美国顶尖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名叫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rington）。

嗯，当然，我当时还听不太懂，但是我学到了，有一种统一的理论和方式去认识世界、历史和我们当下的社会，并帮助我们弄明白该做些什么。我自己总是在想，该为此做些什么，不光是理解，更要行动起来。因此，我觉得我在十五六岁的时候就爱上了马克思主义。而从那时起我对它的爱就持续了，你知道的，55年。这就是我指导性的世界观。

提问者：你坐火车去纽约？我记得你家是在……

艾伦：我家就是那种城郊小镇，离纽约市不太远。我父亲在纽约市工作。只要……半个钟头就能到。

提问者：你在纽约上马克思主义兴趣班时，除了你以外，其他学生都是些什么样的人？这个兴趣班是哪个政党，左派政党搞的吗？他们有没有叫你们参加兴趣班以外的活动？

艾伦：是的，参加兴趣班的人有年轻的学生，大学生，但也有工人和年纪较大的人。在我印象里，来学习的人是多种多样的。兴趣班是一个政党搞的，我觉得你可能会把它当成政治团体，而不是政党。那个组织叫做“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SA。它现在依然存在，而它与《雅各宾》（Jacobin）杂志的关系也十分紧密。每周一晚上在纽约举办的讲座是《雅各宾》杂志赞助的。但是美国和欧洲的民主社会主义者都是在1956年以后才出现的。是在赫鲁晓夫上台，

美国和俄国都谴责了斯大林之后。1956年赫鲁晓夫作了一个重要报告，批判了斯大林。所以在那之后许多美国共产党员脱党了。他们与党决裂了。他们中有许多人参加或创建了这个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所以我们也把他们称为反共左翼。我从来没有喜欢过这些。我不太尊重这个政治团体。我总是觉得他们错了。所以，我们自然可以批判苏联的共产党，但我觉得共产主义的思想是正确的。所以我并不是民主社会主义者。我觉得我是革命马克思主义者。

父母挺宽容的……

提问者：你父母知道你参加纽约的讲座吗？因为这不是抵制，这是政治（活动）。

艾伦：是的，他们觉得这很有意思。但我可以给你讲一件好玩的事。那时候，可能是我更小的时候，大概十二三岁，大约是1963或1964年。有一天我在图书馆里看到了一本杂志，封面上是一个漂亮的姑娘，看起来很强有力。她头上戴着红色头巾，坐在拖拉机上。我非常喜欢这个女强人的形象。所以我拿起这本杂志，津津有味地读起来。我问我的父母，说我找到了这么一本杂志，非常有趣。我想订阅这份杂志，这样我就可以每个月都在家门口收到这份杂志了。而我父母总是在我任何感兴趣的方面给予支持而不是反对。他们很支持我。他们问，是什么杂志呀？我回答，哦，叫做《苏联生活》（Soviet Life）。他们就说，没问题，但他们又问，这份杂志是怎么寄来的呢？是装在信封里，还是直接寄来呢？邮局和邮差是不是都能看到我们订阅了它？因为在那个时候，美国的反共浪潮依然非常凶猛。他们担心邮差看到我们订阅《苏联生活》并告诉别人。我父亲在政府工作，他对此很担心。但最后没有发生意外，这份杂志是

装在信封里寄来的。

继续谈农场工人，以及那些农业资本家

提问者：让我们回到农业工人联合工会的话题上来。他们是如何组织罢工的呢？工人们自己是怎么参加抵制活动的？

艾伦：嗯，这是美国历史上一段非常著名而又重要的故事。而且事实上，有好些人把它写成了书。另外，还有很多关于它的分析。我那时还很年轻，我没有直接参加斗争，而且那场斗争发生在加利福尼亚，我没能跟那些工人直接交流。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故事，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讲一些细节。

提问者：那些商店店主对这次抵制活动采取了什么反应？

艾伦：他们当然觉得这是个麻烦，因为他们要跟种植园主做生意，向种植园主买葡萄和葡萄酒。现在没人去买这些葡萄和葡萄酒了，这对他们来说可是个大麻烦。所以随着葡萄抵制运动逐步升级，店主们就开始说：“我们对这些劳工斗争一点也不关心，这和我们没关系，我们只关心自己的利润。”所以他们就不买加州的葡萄和葡萄酒，改从别的地方进货了。这对抵制运动大有帮助，这意味着抵制运动更上一层楼，已经使种植园主们失去原来的生意了。

提问者：有没有商铺老板支持罢工和抵制？另外，支持工人的抵制活动好像很能吸引人（？），那么这类活动在那时很普遍吗？在你参加抵制活动的时候，这种活动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那时你被警察抓过吗？现在抵制好像得到了广泛使用，但在六七十年代呢？是很常用的行动手段还是比较少见的？

艾伦：好的，关于第一个问题，没有商铺老板支持罢工。商铺老板们对罢工很不满。至于抵制这个战术，这是个比较新颖的战术。那次还是第一次对消费品进行全国性的抵制。而这后来演变成了一个很好的战术。这种战术是加利福尼亚工人首次使用的，后来就变成了一种有效的战术，因为他们的工作条件实在是太差了。抵制活动使人们了解到他们的糟糕处境，受到了震动。第二个问题，工人自己被老板压迫的非常厉害，所以不得不在加州发起罢工。他们被关进监狱，被警犬咬，被警察和刑事犯殴打。他们中有许多人被遣返回墨西哥，人生变得更加糟糕了。所以，由于工人意志坚强，人多势众，最终使媒体曝光了这些冲突。所以，像是学生，或是我们这些支持抵制的人，或是支持抵制的消费者，都觉得我们与工人站在一起。所以它才成功了。但我得说现在的大多数抵制都是不成功的。这招如今不灵了。而且我个人不会使用消费者抵制战术。我有充分的理由说它是浪费时间的蠢事。但是，我们这些支持抵制的人是没有任何危险的。我们没有做违法的事情。我们大都是学生，所以我们从来没有被警察找过麻烦。有时商铺店主会强迫我们离开。

提问者：你的父母和同学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艾伦：是的，而且他们为我感到骄傲。

提问者：为什么？

艾伦：因为他们觉得这说明我是个有原则的人。我在为一些重要的事物出头。我觉得他们为我感到很光荣。可能一部分是因为我是犹太人。我说过，我的祖父母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从俄国移民到美国的。因为犹太人在俄国遭受很严重的压迫。而且再后来，在二战期间，你知道的，纳粹也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当我长大后，这就是所有人都了解并面对的事实了。这是我世界观的一部分。这是

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认为许多犹太人，特别是美国境内的犹太人，在那个时候都很愿意向那些争取自身权益的人提供帮助。

02

精力充沛继续折腾，参与反战运动

提问者：在这之后呢？你是怎么进一步参与其中的？

艾伦：上高中时，我也非常积极地参加反战运动。反对美国对越战争的运动。同时我也非常积极地参加民权运动。这些运动在六十年代中后期都是十分强大的。所以，比如说，在我的高中里，我也组织过学生罢课。我们会发动反对学校的罢课，就只是因为……除了社会力量以外，我们也没有别的力量了。你必须尽量扰乱你能扰乱的一切。所以我们会组织罢课，要求举行特殊的学习会，我们管它叫研讨会（teach-in）。研讨会是一种学习越南战争的流行方式。

所以……我们很快就明白了美帝国主义，特别是它在东南亚的行径，还有美国的经济制度。我们是怎么卷入这场东南亚战争的？为了什么？我们还通过这些学习，也开始学习共产主义，好吧，还有民族解放斗争。民族解放斗争也意味着反殖民、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特别是东南亚的共产主义起义。在那个时期，美国左派，特别是左派中的年轻人，发展得很快，见识也迅速增长。我上大学后继续组织反战活动。同时我也有了机会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

我非常幸运，能够认识很多教师，青年教师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他们对我的思想形成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在大学期间，我总是在不断发展自己的理论，同时还在不断进行组织实践。我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研究中国的。那个时候，太多太多的美国左派青

年都是……你可以说是毛主义者。我们对中国革命很感兴趣，中国革命给了我们很大启发。1974年我从大学毕业时，越南战争也结束了。那是一场很可怕的战争，但我们觉得我们真的改变了很多美国人的思想，并成功迫使政府结束了战争。所以我们觉得自己发挥了作用。但我后来发现，最重要的工作并不是这些国际问题，而是要参加工人阶级的斗争。我就是在那时决定参加劳工运动的，就在我大学毕业之后。

上学期间，如何协助罢工工人

提问者：你说你在上大学时参加了一些劳工斗争，你是怎么参加的？比如你给工人提供了什么帮助？你参加过罢工吗？你邀请过别人和你一起参加吗？还是说你有一个一起行动的小组？

艾伦：是的，我们会到有罢工发生的地方去，我们会参加纠察队，把我们自己介绍给工人，说我们是学生。我们很想知道你们斗争的目标。然后，你明白的，我们会先收集到一部分信息，他们也总是非常非常乐于收到来自任何人的帮助。特别是我们这些年轻有活力的人。我们又吵又唱，一路游行一路闹。他们很享受这一切。后来，我们有时候也会和一些工人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参加他们的会议，和他们讨论策略和理念。

我在上学时，确实参加了一些政治团体。所以，这些团体里有时也会有人产生兴趣。可能他们会告诉我一场罢工的消息，也可能是我反过来告诉他们。但我们确实经常和一些朋友一块参加。我上大学头一天就被抓了，我在入学第一天就参加了示威活动并被逮捕。我告诉了我的父母，你知道的，他们有点吃惊。但他们说，好吧，你明白的，你要记住你去学校是为了学习，要拿到学位。所以，

不要把所有的时间用在示威和坐牢上。不过他们还是接受了。

毕业后去企业打工，接触工人

提问者：你毕业后选择了进厂工作。那时候真这样干的学生有多少？他们是集体进厂的还是个别进厂的？他们在厂里是进行组织工作的？是有什么定期会议吗？还有个问题，有什么政治团体组织他们进厂吗？还是他们自发的？

艾伦：嗯，相对而言，这样干的年轻人有不少。当然了，跟一整代人相比，他们占的比例还是比较小的。但上一次有学生这样进厂还是在三四十年代。所以，我们认为这是进厂策略的复苏。而且我认识的人有好多好多都进了厂，但也有人干了其他工作，包括当教师、到医院工作和到政府工作，去了政府里的一些低阶岗位。目标就是组织工会，建立激进工会，培养工人阶级意识。

那时有许多团体或政党都采用这种策略，他们其实都很小。比方说，他们有的叫社会主义工人党，有的叫马列主义共产党。或者前进阵线，好像是毛派的组织。还有一个叫做十月联盟。这样的组织有很多，但我一个都不想参加。我觉得他们都有点疯狂。而且他们一点也不现实。他们有很强的意识形态性，很强硬的理念。但他们其实并不想真正了解工人，不想了解工人的实际情况。他们只想自顾自地推行他们的理念。所以我觉得这些做法行不通。所以我就自己单干。和我同龄的许多人都或多或少的这样做了。他们发现这太困难了。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做。他们经历了许多失败。他们也想有个工作，挣些钱，养家。所以渐渐地他们离开了运动。现在只有少数我这个年纪的人留在运动里了。

提问者：在反战运动之后，你为什么决定参加劳工运动？

艾伦：嗯，参加反战运动的大都是学生。而绝大多数的工人阶级没有参与进来……他们实际上不太理解我们为什么反对战争。他们有一种成见，以为共产主义是非常可怕的敌人和威胁。他们以为苏联是共产主义，中国是共产主义，现在越南也是共产主义，还有北朝鲜、古巴，他们害怕柬埔寨、老挝和印度尼西亚，那是一个恐共时代。我对此非常理解，我见过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谎言，既资本主义是工人的福祉。他们的政府欺骗他们，理所当然地，企业、老板也欺骗他们，媒体欺骗他们，所以他们看不透资本主义制度是怎样劫掠和剥削他们的。所以我就想，我应该到劳动群众中去，弄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弄明白他们的想法，并试着把更多的工人引向左翼的，反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去。这就是我的想法。

提问者：你的同龄人是怎么想的呢？比如每天早上见面的凯恩、戴安娜或者珍妮们？你们全都是同一代人。

艾伦：我还没毕业时，如果周围有劳工斗争，我就跑去参加，或者是其他的罢工罢课或斗争。而且我发现我非常喜欢这些，尽管我出身中间阶级。实际上，我的祖父母都是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从俄罗斯过来的。我父母是在非常贫困的环境中长大的，但是二战后他们找到了专业性工作，我的成长经历就舒适多了。

但事实上，我并不想当中间阶级，我想成为工人阶级的一员。所以，我会参加罢工并尽量缩短自己和工人阶级的距离。所以，我毕业后，我参加了（机器）操作工的培训。我上了夜校。白天我在车间当员工。要知道我的父母对此感到有些惊讶，因为你懂的，我是哈佛毕业生。这是美国最好的大学，而且我的成绩也很优秀。如果我愿意，我本可以选择任何其他职业，挣到很多钱，但我没有这么选，而是当了一个普通的车间员工，领着很低的工资，还接受

了操作工的培训，以便进厂工作。我的父母非常惊讶，但是他们信任我，并允许我走自己想走的路，因此我非常感谢他们的理解，尽管他们对此并不开心。

跟老板的冲突

提问者：在你当车间员工的时候，有没有跟老板或经理发生过劳资冲突？

艾伦：啊，有的。但那只是个很小的车间，只有十个或者十二个员工。所以没错，我们的确遇到过一些麻烦。我们团结起来对付老板，解决了这些问题。实际上，我记得其中一个问题就是我在那里工作时怀上了孩子。随着我的孕期来临，你明白的，我的医生就说你不能再成天站着了，也不应该再去搬运那些沉重的箱子。所以我问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不用成天站着的岗位。一开始，他说不行，不给换。我和在车间里工作的其他妇女谈了谈。其中有年纪比较大的妇女，她的孩子已经很大了；而其他人都比我小，都还没有孩子。但我说，瞧，这也可能发生在任何人，任何女人身上。对任何人来说这都可能发生，所以我们应该互相帮助，并提出我们的要求。

那次行动很成功，但是那个车间非常小。其实我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在我为“美国州县市雇员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State, County, and Municipal Employees, AFSCME）这个大型政府雇员工会工作时，工会工作人员也想有个工会。就是说，工会工作人员的工会。而老板，也就是工会，却开除了很多人。于是我明白了美国的大多数工会都是经济性工会。

其实，在我为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工作的二十年里，我自然也是那里的工作人员工会的会员。每隔三年

我们就会进行合同谈判，集体谈判协议。事实上，我们甚至还发动过一次罢工。我懂得了所有工人，无论哪种工人，所有工人都需要工会，即便这对工会领导来说十分难堪，有一个工会工作人员工会发动了针对你的罢工。这会让他们十分尴尬。

找到了一群参加过共产党的老人家

提问者：在你的操作工培训结束后，你是什么时候进厂的？

艾伦：问题就是当我的培训结束时，已经是七十年代末了，工厂开始搬离美国北部。所以，我当时住在佛蒙特，那里有一家机械工具厂，工会组织很完善，我一开始打算去那里。但是就在那个时候，工厂纷纷关闭，搬到南方去了，那里没有工会，后来甚至搬去了墨西哥，再后来还搬到亚洲去了。所以那里没有工作，我找不到操作工的工作。所以我只好试着去做……学着去当工会组织者。你知道的，我有一点经验，但我还很年轻。学习这些是非常有趣的，你懂的。

我觉得所有人都知道，二战后，在五十年代，美国共产党被打垮了，我们这一代人不知道该向谁学习。左翼的许多人被关进监狱，或是生活被彻底毁了。而且没有人自称共产主义者了。所以，当我们这一代人开始再一次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劳工运动感兴趣的时候，很少有人能教育我们。因此，我就到处奔走，走访了许多老人，那时我觉得他们看上去实在是太老了。我就介绍一下自己。那些人要么是过去的工会组织者要么是共产党员，所以他们知道怎么做这些工作。所以我就问他们，能不能教我怎么做这些工作？就这样，我在某种程度上建成了我自己的学校。

提问者：你刚才说，在你参与工会工作之前，你找了老一代专家，向他们请教。他想知道更具体的事情。比如你请教的这些老人，他们的意识形态都是什么样的？你从他们那里学到了组织技巧吗？什么样的技巧？他们是怎么告诉你这些的？

艾伦：我觉得他们都是美共的老党员。我一向觉得，只有党组织才能把人训练成这么好的组织者。如果那是个严肃的政党的话。而美共正是训练劳工组织者的优秀学校。所以，这些人基本上……他们自己就是工人，往往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他们是在三四十年代找到第一份工作的。到我找到他们的时候，他们都成了老头子。他们都退休了。当然，他们大都脱离了美共。他们是在五十年代脱党的。但他们有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

所以，举个例子，他们会教我，给我建议。比如，你该怎么跟工人谈话，才能弄清他们心里的真实想法，而不只是了解他们表面上的想法，弄清他们在工作单位到底遭遇了什么。你要做些什么，人们才能信任你，工人才能信任你。该怎么表现？当你和不同的工人见面的时候，你怎么判断谁能成为好的工人领袖？谁是天生的领袖？你可能会问，谁是天然的组织者？你可能会问，嗯，当一群工人跟你讨论他们的问题时，你该怎么做出决定？他们有没有足够的力量去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说应该从一些更小的问题做起？然后，当工人愿意行动时，你怎么判断他们能不能从车间争取到足够的支持？你怎么检验他们的社交圈子？他们的社会关系是否可靠？你必须时刻了解工人的安全性。就是说，行动对他们有多危险？如果他们变得积极起来，并组织了起来，会不会因此丢掉工作？或者说，如果他们是移民工人，你还得时刻考虑他们会不会被遣返，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他们还跟我讲了很多他们自己的故事，自己的经历，帮助我了解劳工运动。劳工运动一直都有。有时它强而有力，有时它萎靡不振。有时它被腐化，你厌恶这样的工会，你要改变这些工

会。

所以他们把经验和智慧传给了我。当我开始在工会工作的时候，有时我也会碰到麻烦。我会直面那些我不知道怎么解决的问题。我会打电话问他们，老天啊快帮帮我！他们就会给我一些建议。

提问者：你跟那些老人的谈话记录保存下来没有？

艾伦：没有。你明白吧，我就只是去拜访他们。我不记得我还做过笔记什么的。但我已经把我写下的不少文档捐给我住过的佛蒙特的历史档案了。

提问者：文档？什么样的文档？

艾伦：一些文件、报道、新闻和会议纪要，关于不同劳工项目的各种东西，但是我在政治团体里也十分活跃。也许我有一些和他们的来往信件，我不太确定。我可以找找看。但是他们都去世了。他们已经不在人世了。

提问者：那时候没有可以学习的工会吗？

艾伦：我不想在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去找工会。我觉得应该先学些东西，所以我花了一些时间拜访这些老人，我跟他们吃午饭，喝咖啡。过了一段时间，我比较有自信了，就找了个工作，开始了我的工会事业。

成为一个“工会组织者”

提问者：是什么样的工作？像是工会里的组织者吗？

艾伦：是的。

提问者：是哪种工会？

艾伦：第一个工会叫做电力工人联合工会（United Electrical Workers），他们被当作左翼工会，现在仍然是左翼工会。

我和另一个组织者一起工作，试着在通用电气的一家工厂内建立组织。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佛蒙特有两家通用电气的工厂。其中一家有工会，而另一家没有。所以我们试着在那家没有工会的工厂建立组织。工厂老板非常狡猾，他们对厂里的工人做了一些许诺。他们说“你们不需要工会，我们会给你们和那些有工会的工厂工人相同的工资、相同的福利待遇。这对你们来说更好，因为你们用不着交工会会费了。所以你们就不要投票赞成建立工会。”

提问者：然后呢？在老板跟工人说了不要组织工会之后发生了什么？

艾伦：不出意外，工人投票决定不参加工会。然后，老板也不出意外地没有兑现承诺。这就是典型的……老板会做的事，对吧？太常见了。但那时候，东北等地的工业企业纷纷关门，迁往南方，那边工资水平一直比较低，再加上种族主义偏见泛滥，使组织工会难上加难。所以，在美国南部从来没有过强有力的劳工运动。于是，越来越多的太多工厂关闭了，人们也纷纷失业。大家自然都很害怕失业。一有工会组织运动，他们就说：“别，别，别跟我谈这个，可别跟我谈这个。我很害怕，我可不想丢掉工作。”要想在工厂里建

立组织变得非常困难。

所以，从那时起，我觉得应该到能够组织公共部门工人的工会里找工作。因为公共部门工会在那时才刚刚开始兴起。在公共部门，有比较大的余地可供开展组织工作。于是我当上了 AFSCME 的组织者，AFSCME 是“美国州县市雇员联合会”的缩写。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公共部门工会。

提问者：这个公共部门工会是为全体州、县、市政府雇员服务的，是吗？

艾伦：是的，它并不是美国唯一的公共雇员工会，但的确是最大的。

提问者：就是说，比如在你们这个州里，它覆盖了整个州的全部公共部门？

艾伦：是的，在全国范围内也是。但不是所有人都自动加入这个工会的，你知道的，工人必须要自己组织起来加入我们。比如，大城市的工人大都加入了这个工会，但也有人还没参加。而小城镇的工人可能加入了这个工会，也可能加入了其它的工会，或者根本没有参加工会。所以说，因为不同州的情况相差很大，州法也有很大的不同。对公共部门雇员来说，工会的状况也是不同的。许多州的工人无权参加工会。加入工会是犯法的。

继续谈通用电气

提问者：好的，我想回过头来谈谈通用电气的事。你说过老板没有兑现他们的承诺。后来工人有没有为此进行斗争？还是说就这

么算了？

艾伦：我想就是这么结束了。我记得在那之后，没过多久他们就开始让工人停工，把生产线搬到南方了。

提问者：就在这一切发生之后，依然什么都没有发生吗？

艾伦：我认为他们从来没有组织起来过，那之后工厂就关闭了。

提问者：然后呢？

艾伦：有意思的是，那家有工会的通用电气工厂到现在都没关闭。过了这么多年，他们被多次收购又被多次出售，工厂的主人变了好几次，却一直保持运营，而且产量还不错。

所以，我接下来就去学习怎么搞组织工作。在八十年代初，这对公共部门工人来说还是十分新鲜的。可以说公共部门工人对工会是非常有兴趣的，因为那时候，美国好像进入了繁荣时期。我们当时还不明白，但那时正是转向新自由主义的时候。就在那时候，共产主义对世界的影响开始明显衰退了……苏联开始覆灭了。

而在英国，有撒切尔夫人。在美国，就是罗纳德·里根。所以，那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开端，但我们那时还没有想到。经济好像也比较景气，但产业工人并没有得到好处，其他类型的工人，包括公共部门工人倒是分得了一点好处。所以那时是组织工人并提出要求的好时机。我当时非常忙，一开始是和公共部门工人一起工作，后来是和教师们一起。我从 1986 年开始参加教师工会的工作，就是全国教育协会。而且我认为，我以前也说过，全国教育协会可能是美国最大的工会，它有大约 350 万会员。

去了教师工会

提问者：为什么你那时选择去教师工会工作呢？

艾伦：理由非常多。

提问者：在参加教师工会以前，你在州县市雇员联合会工作过，是吗？

艾伦：是的。

提问者：你为什么换了工作呢？

艾伦：有很多原因。第一，我们看到了这种去工业化和关厂的趋势。我们把这叫做“车间逃离”，这些在今天的珠三角很常见。所以我觉得，连工作岗位都没有了，怎么可能把工人组织起来呢？于是我想到了教师，学校总不可能全部倒闭的。社区总要有一个学校。要么是公立的，要么是私立的，但总要有几个学校。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第二个嘛，教师……就是那种所谓的入门级专业职业。工人阶级、非裔美国和其他移民在普遍接受教育之后，他们的下一代往往就去当教师。所以这些人不算富裕，也不是什么精英。这些当老师的人往往由于家族经历而更有斗争意识。

所以我觉得，既然这样，他们也该具有更强的工会意识。第三个原因就是，美国的公共教育结构非常民主化，非常分散，也就是说，每一间学校都是通过经选举产生的学校委员会或学校董事会来管理的。这就意味着学校有一定的透明度，有一定程度的公共管理，有一定的公平性。管理层也比较遵守法律。所以我就想，好，这就是建立民主工会的好环境。而且，等级制在学校教育中并不是特别明显。你只需要应对干杂活的校工、其他教师或校长，每间学校可能有一个校长，学校不像公司，要应付一大堆经理、监工，等级制

没那么强。所以我认为在学校有机会锻造出深厚的工人团结意识。把工人牢固团结起来的可能性很大。

另外，最后一点就是教师与社会的联系非常密切。你知道的，如果你在工厂、商店或是饭馆里打工，你的工作确实是必要的。但是你也知道，不管鞋子是你的工厂生产的，还是别的工厂生产的，社会上都没人在乎。他们只在乎鞋子。但是教师与儿童关系密切，因此与每个儿童的家庭关系也更密切。而教育决定了学生能否成为自食其力的合格公民，这对社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能把教师组织起来，他们就会具有很强的社会力量。这就是我决定去教师工会工作的原因。

提问者：你讲了选择组织教师建立工会的五个原因。在你加入全国教育协会之后，你又做了些什么呢？在这之后发生了什么？

艾伦：接下来，我为那个工会工作了20年。在那段时间里，我可以说我已经尽力而为了。我在工会里做了很多不同的事情。

如何在没有工会的工厂里组织工人？

提问者：你是怎么在没有工会的工厂里组织工人的？是在厂外跟工人交谈吗？

艾伦：是的。那时候，有时是能够组建工会的，那是七十年代。你可以在工厂门前发传单。工人早上上班或傍晚下班的时候，你也可以去发传单。但这不是做组织工作的最好方法，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在工厂大门口。他们明白老板在盯着他们。所以他们不敢和你说话。所以我们不会那样做。相反，我们在社区里和人拉话，在工厂

所在的街区里。或许你可以去当地的酒吧或披萨店，也可以去参加社区会议，问一些问题。你知道有谁在那家工厂上班吗？你们对那家工厂有什么看法？大家对工作、对老板有什么意见？然后你可以请别人给你写几个名字和电话号码，这样你就可以给人打电话了。你也可以找到代表该地区其他工人的工会，跟他们说，嘿，我们打算在那家工厂搞组织工作。你知道有谁在那里上班吗？你认识那里的人吗？有亲戚在那里上班吗？有兄弟或表兄弟吗？随便什么人都行，要知道，你需要的是有人给你介绍门路。

当然了，这是在电脑普及之前的情况。要想找到什么人，除了聊天，没有别的办法。然后你就可以给他们打电话，或者到他们家去。然后当你遇到某人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想办法让他们信任你。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许多种技巧。首先，最好的办法就是，嘿，你知道吗，我自己就是工人，我是某某工会的，我在厂里上班。我的生活因为有了工会变得好了不少。所以我们现在想在这家工厂里也搞个工会。这是因为，在讲自己的经历时，如果你跟他们差不多，人们就会更容易信任你。但是，我却不能这么干，因为厂里全是男人，年纪都比我大。所以，我一般要么试着找厂里的另一个工人，要么去拜托其他厂里的其他工会成员。我们会聚在一起聊天。这样做很有帮助。

我很快就学到了一件事，作为工会组织者，你不能像推销员一样推销你的工会。这不是做组织工作的好办法。你应该了解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劳动条件，还有他们认为哪些东西是重要的。所以，我一般会问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当然了，所有人在工作中都会遇到问题。所以，最后会有很多人向你倾诉他们的问题。然后，你明白的，很多时候你就可以问，既然这样，有没有人想过解决这些问题？然后你可以了解工厂里的权力关系。我们就说，你可以把厂里的权力关系图画出来看看。在画图过程中，你可以了解到哪些工人拥有

某种共同的利益。慢慢地你就了解了工作单位的情况。如果有人表示出有兴趣，或是并不担心的样子，你就要马上问他们，嘿，能不能介绍几个同事给我？然后成立一个委员会，一个组织委员会。

这里有几个重要的问题，在工人运动的左翼，我们非常强调工人民主。也就是说，由工人自己建立一个委员会，指导工会的发展，这是非常重要的。但在工人运动右翼，他们认为把整个计划交给工作人员，也就是组织者就可以了。这是个很大的区别。最后，你的目标就是拿到厂里所有工人的名单。你要给他们分级，对他们进行评估和筛选，一类、二类还是三类。你明白的，第一类就是强烈支持工会的人。第二类就是犹豫不决的人。第三类就是反对工会的人。

当你觉得自己争取到了大多数人支持的时候，你就要准备举行工会选举，或是要求老板承认工会。但实际情况往往要复杂得多。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概括。经常会节外生枝。最重要的问题，自然就是老板总是要跟你斗，要吓倒工人。所以你必须做好准备，帮助大家迎战老板的反工会行动。当然了，老板经常会利用违法的手段。比如，在美国，如果因为工人试图组建工会而开除工人是违法的。但老板们一直在这么干。

提问者：你刚才说，在你试着组建工会时，老板劝说工人不要参加工会。然后他们不是进行了投票吗？这么说，在工人当中，是不是有一小部分人想要工会？投票之后，老板有没有报复那些想要工会的工人？

艾伦：嗯，我也参加了，我组织了很多次，大概几百次工会选举。

提问者：请你更具体地谈谈那个工厂。

艾伦：好的。那个工厂里，并不是只有少数工人支持工会。我

记不得具体有多少了，但是，支持建立工会的人，差不多有一半吧。有大概四成。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毕竟是很久以前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那个厂里有一对兄弟，他们是最强有力的工人领袖。当他们发现工会建不起来后，他们就辞职了。他们不打算等着老板炒掉自己。我刚才说了，在这之后不久，厂方就开始把生产线搬走，还裁掉了一部分工人。

我听说，有些人觉得，这是对整个建会斗争的报复。他们搬到其它地方去了。但这是合法的，对吧？老板，资本家可以把工厂搬走，搬到他们想搬去的地方。但是，在其它的工会建会投票中，资方也搞过几次报复。我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我总是鼓励大家，不要害怕，要更加勇敢，更加强硬。要站出来斗争，但是一定要确保你能得到其他工人的支持。如果其他工人确实支持你，老板要报复你就不太容易了。

有一次，我与一个公交司机工会合作，和他们的一个男性会员代表一起工作。你明白的，会员代表是工会里最基层的干部。他们扎根在工作单位，他们只是普通工人，但他们是工人选出来的，是最接近会员的工会代表。在那个工会里，有个非常积极、强硬而激进的会员代表，工人们非常非常喜欢他。他坚决维护会员的利益，最后老板找了些借口，炒掉了他。所以工人非常不高兴，他们作了一些小徽章，上面写着“还我汤姆”之类的标语，汤姆就是那个会员代表。老板就说，“你们不能在上班的时候戴这种徽章”，因为他们是公交司机，穿衣打扮都有规定，制服都是公司发的。

所以工会就印了好多这样的徽章，司机们就在公交车上带着装这些徽章的包。一有乘客上车，他们就问乘客，“愿不愿意拿一个写着还我汤姆的徽章？”乘客往往会反问，“是什么徽章呀？”然后司机就趁机解释发生了什么。所以没过多久，许多乘客都开始佩戴这个徽章了。然后乘客也会讨论汤姆的事情，说这太不公平了，很

快这种压力就传达到了管理层。他们只好让汤姆重新上岗。也就是说，有时候工人也能挫败老板的报复。

提问者：对那些被老板炒掉的工人或工会领袖来说，除了法律行动之外，还有什么方法能让他们恢复工作吗？这些工人打赢官司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艾伦：唔，除了诉讼和仲裁之外，自然就只有组织起来了，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徽章的故事：“还我汤姆”。所以工人会团结起来，利用各种手段，比如给老板写联名信。有时他们会去找报社，用不同战术给老板施压，有时会生效。

但我得说，我刚刚参加劳工运动时，也就是四十、四十五年之前，在劳资双方的力量对比中，工人的力量还是比较强的，但现在工人的力量要弱得多。实际上，从2008年开始，我可以说我们又有了点恢复的迹象。但我们面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所以现在大家经常被开除，而要通过法律手段恢复工作是非常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老板现在非常狡猾，消息灵通，他们不会用太糙的手段整你。他们从来不说“我们炒掉你是因为你是捣乱分子”。他们会说，“噢，你的绩效太差了”或者说“你迟到了”，再或者说你违反了公司的规章制度。他们有许多许多办法炒掉你。但是现在遭到报复的工人总是没有好结果。

两起艰苦而结局还算不错的罢工

提问者：最近三四十年，美国爆发过野猫罢工吗？

艾伦：有的，我了解。并不太多，但的确有。最近就有一场非常惊人的野猫罢工。是一群负责给家庭安装无线电话的工人。他们

的老板是一家叫做 Verizon 的美国大公司。就是说，他们的工作就是到客户的家里去安装设备。这家公司的工人几乎全是非裔美国人或是移民，拉丁裔的。我记得那是在纽约布鲁克林。公司的老板是美国最有钱的 CEO 之一。而工人的待遇却非常差，他们的工资非常低，没有任何福利。他们被压迫得非常非常非常厉害。他们也没有工会。

有一天，他们自发地组织起来了。他们放下了工作，开始罢工，野猫罢工。然后，他们给美国通讯工人工会打了电话。这是一个主要代表电讯工人的工会。他们说：“我们刚刚翘班了。我们搞了野猫罢工。你们能不能过来帮我们组织工会？”这在最近是很少见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倒是有很多工会是这样组织起来的，在那时是非常典型的，但现在却非常少见。老板开除了这些工人中的 26 个。工人却坚定了决心，组建了自己的工会。于是通讯工人工会帮他们建立工会。这些工人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才争取到恢复工作。但是 26 个工人的工作全都是通过组织夺回来的，没有一个是通过打官司或仲裁实现的。全都是通过组织起来争取到的。

他们用了好多办法给老板施压。他们在纽约市搞了一个很棒的事：两年前新选出了一个市长，大家觉得他对工人态度比较好。在我这辈子，纽约市长几乎都是敌视工人的。但是现在上来了一个对工人态度较好的市长。他就跟公司老板说：“你对这些工人做的事情是不公平的。开除他们不仅是不公平的，还是非法的。如果你不让他们复工，我们就要取消你们公司和市政府签订的电话服务合同。”唔，你知道的，这是个大合同，我不太确定，大概价值三百万美元吧。这就是一种施压的办法。其他的办法还有好多好多。最后所有工人都恢复了工作。

我知道的另外一次野猫罢工是货运卡车司机搞的。美国有一种常见的现象就是，所谓的“经济工会”有一种做法，几个工会的主席在密室里跟老板们开会，弄出工人不喜欢的合同。然后工会主席

就跑出来跟工人说：“哦，我很努力了，给大家争取到了这份合同。这是个很好的合同。你们应该支持它。”

但法律还规定，必须经过全体会员表决，表决通过之后，合同才能生效。会员可以投赞成票也可以投反对票。有一次，货车司机觉得这份合同很糟糕，所以他们把它给否决了，不想接受它。于是那个工会主席说，“好吧，那我们就改一改”。他和老板又谈了一次，做了一些小小的改动。但是，司机再次否决了合同。工会主席又搞了第三次投票。在美国，我们把这个，这种经济工会的战术叫做，拖到你赞成为止。意思就是说老板、工会主席会不断地把糟糕的合同塞给工人，反反复复地折腾工人，直到工人没脾气为止。你懂的，他们最后会说，“得了得了，我赞成，行了吧。”

但是，工人当然是很讨厌这种事的，他们觉得没有人维护他们。他们说，“如果工会只是和老板做交易，那工会还有什么用？这次我们不干了！”。不管怎么样，在那次罢工中，在第三次投票否决合同后，工人就搞了野猫罢工。他们这次就说，“太过分了，我们不接受”。于是他们就搞了罢工。你懂的，如果工人搞了野猫罢工，工会就不会支持这种罢工。工人是自己干起来的。在美国，在绝大多数的罢工中，绝大多数工会都会给罢工中的会员发放生活费，虽然不如工资多。我们管这个叫罢工补贴。但在野猫罢工中，工会不会发罢工补贴，他们会说，既然你们都不听我们的了，那我凭什么要给你们发罢工补贴呢？要知道我们可是正式工会，你们的罢工又没经过我们批准，所以我们连一分钱的罢工补贴都不会发。

在这次货车司机的野猫罢工中，他们的确这么干了。他们觉得这样一来，货车司机得不到罢工补贴，就只能放弃罢工。但实际上货车司机并没有放弃。他们非常生气。所以过了一段时间，我记不太清了，大概是三个星期吧，大约这么长时间。最后司机依然不愿屈服，不肯复工。没有人复工。最后，工会主席不得不让步，他对

工人说：“好吧，你们自己去跟老板谈判吧。”他们的确这么做了，结果很成功。他们争取到了很好的合同。但实际上，这样的罢工还是非常非常少见。

到工厂去：简·斯洛特访谈录

（一）从学校到工厂

访谈者：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在工厂工作的？

简：唔，就跟上世纪 60 年代的许多美国大学生一样。我因为越战和后来的学生运动而在高校变得激进化。而我最终决定成为社会主义者。一开始，我是毛主义者。我参加了华盛顿的一个毛派学习小组。

访谈者：在上大学时？

简：在大学毕业后。……我们学了很多东西，但后来我接触到了另一个组织，叫做“国际社会主义社”（International Socialists）。你听过这个组织吧？

访谈者：听说过。

在通用汽车厂的日子

简：后来我搬到了底特律，加入了那个组织。一开始我在一家电话公司里找了一份工作。就是到别人家里修电话。但我被炒了，失去了那份工作。然后我在通用汽车找到了一份工作。我在生产线上工作。那是很苦的工作，你明白的，而且我们一天要干差不多 9

小时，一周要上六天。我很讨厌早起。我们早上六点就要开工。但我很快就适应了，开始了政治工作，或许有点太快了。我干了四个月后，我和另一个人开始分发工厂传单。他在这里干的更久，是来自另一个组织的激进分子。但他见到工厂里终于有了另一个激进分子和他合作，还是很高兴的。

访谈者：你们之前并不认识吧？

简：根本没见过。我们开始分发传单，请工人讲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不好的故事，或者批评某些干坏事的工头。我们还为工会不站出来对抗公司而批判工会。我们就在开工之前，在工厂大门前发传单。对了，这家工厂很老了。它是上世纪初建造的，有六层楼，而我们负责生产汽车车体。凯迪拉克汽车。汽车会通过传送带经过工厂的不同楼层。他们现在不这么生产了。现在一般只有一层。我在那快干满一年的时候，他们出了一些……你想要了解全部细节吗？

访谈者：是的。有多少工人？

简：哦，我记得有五千人吧，好像也没那么多，我不太肯定。主要是男工，但也有大概二成是女工。我喜欢有人作伴的感觉。你懂的，我在电话公司工作的时候，有女人干那种活是很稀奇的。所以我喜欢在女人比较多的地方干活，这样我就不会显得很稀奇了。组装厂里每年都要升级一次，就好比说，这家工厂从生产某种车的1975型升级到1976型。升级期间，工厂会停工三四周，甚至更久。他们还要更换机器，还会为生产另一种型号而调整岗位。所以，升级结束重新开工之后，所有的岗位都比以前更艰苦了。工作量全都变多了，大家都很气。工会就为了这个去跟资方争。工会主席来到工厂，跟管理层吵，被轰了出去。这就让工会丢了面子。你明白的，工会本来就是干这个的，对吧？所以工会的基层干部，我们管他们

叫车间代表（committee man），决定发动野猫罢工（wildcat strike，未经工会正式批准的罢工）。这些年来野猫罢工很少见了。那可是在 1975 或 1976 年，在汽车产业里还没有这样的罢工。但是车间代表们还是决定发动野猫罢工。然后他们就到处奔走。那是在当天的中班。而他们也赢了。他们拿着张卡片，上面只写了个 7。这就是叫大家到了 7 点就停工。大家也都照做了，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很惊人。

那天我上早班，所以罢工的时候我不在，但是我那个来自另一个组织的朋友在场。他叫戴夫（Dave）。他给我打电话，叫我赶紧到厂里，他们罢工了。于是我就赶到厂里，我尽量长话短说。厂里有不少人在叫嚷，好多人在厂房前走来走去。戴夫拿着扩音器，叫大家举行工会大会，讨论罢工问题。有几个人喝醉了，因为街对面就有一家酒吧。那天又是周五，所以很多人都像过节一样。不对，那天是周四。第二天早上，还没到六点，我们这些上早班的就到了工厂，拉起了纠察线。大家都没进厂，这很了不起。野猫罢工就这样持续了一整天，从早班到中班都罢工了。到了周一，大家才复工。但是工会的领导们，包括全国工会的领导们，与公司勾结，开除了十个人，也包括我。

访谈者：你们做了什么，让他们下手这么重……？

简：就因为我们参加了野猫罢工。现在你可以说这是不公正的，因为决定发动野猫罢工的是工会干部。但是资方有监控，他们用监控监视大家，然后专门挑出我、戴夫和另外几个基层会员。。而且至少有一个人，我觉得他被针对仅仅是因为资方要炒掉他，因为他旷工太多了。不管怎么说，他们挑出了十个人里面，没有一个是工会干部，只是十个基层会员，还有 64 个人被停职一个月。一整个月他们都没有活做，其中有个女人是我的好友。可罢工那天她都不在厂

里，那天她好像是轮休还是休假吧。就因为她是我的朋友，他们就停了她的职。后来我记得还有好多人，几百个人吧，挨了各种处分。这可是件大事，可全国工会跟公司早就谈好好了，如果我们申诉，工会不会替我们出头。他们说，我们不会为这件事出头，你们就该好好惩罚他们，我们觉得没问题。如果你们惩罚他们，没有问题。而你明白，工会不该这么做。如果有工人被开除，工会一般都会提出申诉，哪怕他们觉得错的是工人。你明白的，他们的工作就是替工人出头，对吧？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非常糟糕的。

接下来，被炒掉的工人们聚在一起，准备参加工会全国大会代表的竞选。这已经是几个月以后的事了，你懂的，我们不停地参加工会的会议，不停地鼓动，让我们的事业保持生命力。所以我们要竞选大会代表。我和戴夫被选为候选人，这是很少见的，因为在选举中，一般只有为工会工作了很久的人，或者那些因为帮过别人而出名的人才会当选。其实没有人在乎当上大会代表，但是竞选使我们获得了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告诉企业和国际工会：你们这样做是不对的。你懂的，这是政治宣传。所以，戴夫和我被选为候选人。这个故事本来可以说得很长，但我还是说得简单点吧，我们总算逼得工会让步了，工会同意为我们出头。他们本来不想这样做的，但是工会里有一个基层委员会，他们要求工会一定要为我们出头。所以他们替我们提出申诉，他们早该这么做了。但这花了很长时间。所以，过了一阵子，他们对我说，如果你同意收手，不闹到仲裁，我们就给你一万块。你知道什么是仲裁吧？

访谈者：知道。

进了克莱斯勒汽车厂

简：好的。那时我又在克莱斯勒找了另一份活，因为已经过去一两年了。所以我不觉得能赢得仲裁。我想我大概会输掉。所以我就拿了钱，没跟人别人讲，你明白的，然后我接着在克莱斯勒工作。但我的朋友戴夫一路闹到仲裁，还打赢了，拿回了自己的工作。噢，那可真是太开心了。所以，我也说了，我在克莱斯勒的一家工厂工作，这家工厂跟上一家完全不一样，它是冲压厂。你应该明白那是啥。如今这些工厂已经非常自动化，都用什么机器人了，但在那时候可不是这样的。那里以前有很多工人。所以，我又得在不同的生产线上工作了。而这家工厂还有些不一样。厂里没有多少女工，特别是根本没几个白人女工。大多是黑人女工。但我跟那些黑人女工更亲近。所以我开始参加工会的会议，但我想尽量低调些，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就是那个人。

当然了，我在进厂的时候撒了谎。我可不能说，哦，我来这是因为被通用汽车炒掉了。所以我编了一个不存在的公司。而且合同里有条规定，如果你在进厂时撒了谎，就会被开除，除非你已经干满了一年半。干满一年半之后你就不会被开除了。所以我觉得应该保持低调，先撑过这十八个月再说。可是，有一次工会开会，突然有人问我，愿不愿意帮工会办报？

现在想想，为啥他跑来问我？只是因为我是白人，你们明白的，因为他也是白人。好吧，我不是很清楚。那时候我不明白这些。或许我身上有些东西，让我看上去像是会耍笔杆子的人吧，我不太懂。

访谈者：你那时候戴眼镜吗？

简：是的。可能就是因为这个。我从没想到这个。可是在工厂里人人都带眼镜，护目镜。总之，我开始给工会报纸干活，并用自

己的中间名取代了首名简。但我的中间名叫露易丝（Louise），所以我改成了路普（Loop），听上去更像男人的名字。所以我就用路普·斯洛特当笔名。所以很搞笑的是厂里有人喊我简，有人喊我路普，但他们都是通过不同方式认识我的。

我在那里写了不少好文章。我写过一篇讲性骚扰的。记得我还有自己的专栏，叫什么来着？我记不清了，但我会四处找人问些问题，拍个照片。比如我问他们，你觉得我们该不该把每周上班的日子减少到四天？如果你每周只用上四天班，你有什么打算？你不上班的那几天有啥打算？或者我会问他们，你们觉得我们有必要在美国建立工人政党吗？反正就是这种有意思的问题。大家都喜欢看到自己的照片登在报上。我们的报纸还真的拿过奖。但是，你知道的，没过多久我就低调不起来了。有人盯上了我。我猜是哪个工会干部查出了我以前在哪家工厂干过，还跟管理层打小报告，这帮工会干部太混账了。所以我因为在简历中造假被开除了。他们开除我的时候，离我干满十八个月就差一周，太搞笑了。

我们那时也暂时停工了，因为卡车司机罢工了，我们厂只好停工一星期，我在家里收到电报，说我被开除了。你们明白的，他们一定要在我干满十八个月之前，把开除我的通知寄到我手上。不然就开除不了我了。我不知道我在这一行里还能不能干下去，那时经济也正式开始不景气了。所以，就算我提出申诉，夺回了工作，恐怕我的厂龄还是不够让我重新上岗，因为我的厂龄只有一年，不对，一年半。

（二）革命的青年们

访谈者：嗯，在你进厂之前，你们的政治团体讨论过没有？

简：哦，怕是讨论过几百万次了。

访谈者：是讨论该做什么，还是讨论该怎么做？你们有过计划吗？

简：哦，这是个好问题。

访谈者：每个厂只去一个人？你们分散开，彼此互不联系？

简：不，不是的。我们密切联系。我们是这样干的。嗯，我们的团体叫“国际社会主义社”。我们的理念是大家应该到汽车厂、钢铁厂、电话公司和铁道上找工作，因为，你也明白，这些都是最关键的产业。当然，这些产业里也有工会。所以，有人去了印第安纳州的盖瑞市（Gary），到炼钢厂干活。许多人去了底特律。我们的理念不是说每个厂去一个人，而是去两三个。

有时我也不知道我们有多少人当了汽车工人，在底特律也许有二十个，所有下厂的都是激进分子，而不是原先就在工厂做工的工人。所以，我们开了很多很多很多会议，研究该怎么开展工作。我们管这个叫汽车业党团（auto fraction），所有进汽车厂的人都算进这个党团里。不过，在你自己的厂里，你也要跟自己的人碰面。我们也经常邀请工人参加这种会议。所以，你懂的，我们经常讨论怎样才是正确的道路。而人们一般也会像我在自己的厂里做的那样，创办一份自己的报刊。

访谈者：你们有没有讨论过，进厂后要在多长时间内保持低调？你们会制定纪律吗，比如说规定某人在半年或一年内要低调，然后才开始作事？

简：你明白的，我们肯定在事前就讨论过这些问题了。但我不

记得有严格的纪律。但我记得我们都不太有耐心，因为当我和厂里的另一个人开始办报的时候，我进厂才四个月，没有人跟我说不要这么做。所以我想，你懂的，我们是希望能在短期内就把革命搞起来。所以我觉得我们不够耐心。

访谈者：你有没有告诉你的同志，你都干了些什么？

简：嗯，我应该是说过，进了那家工厂的不只我一个，还有两个女同志是和我同时进厂的。但她们的政治经验没有我多。我经验比较多，但她们没我多。所以我在那个小组里算是领头的。就像我说的，我们遇到了另一个组织的一个人，就是戴夫。有意思的是，我们还碰到了另一个人。他多年前就从工厂退休了。他当过工会主席，但他也是激进分子，一直是社会主义者。于是，他也和我们碰面了。这很不同寻常。也就是说，每个厂里都有一些人共事。而且一般来说大家都会办一个报刊，就跟我在自己的厂里办的很像，报上你可以讨论不同部门里发生的事情，批评工会或者公司。

有时我们会共同发起行动。有一次行动，因为实在太傻了所以我至今还记得，我们要求全国工会举行特别大会，专门讨论失业问题。我说这次行动很傻，是因为工人们根本不在乎全国工会，或是根本不知道全国工会的存在，对于全国工会是否召开大会也完全没有兴趣。我不知道我们是怎么想出这个傻主意的，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工厂里采取行动了。你懂的，他们把这件事发布到他们的小报上，我们要发起特别大会。然后，没过多久，我们就放弃了。但我记得还有别的事……我们那时还一起干过别的什么事吗？还是说我们更多关注自己厂里的事？这我都记不太清了。

但是，我可以肯定的说，当讨论全国合同的时候，那是进行宣传运动的大好时机。我们总是反对全国合同，因为它总是不够好。在工会妥协之前，我们会说我们已经反对过了。你懂的，工会在 1979

年开始降低实际工资，但这是在那之前。那时工资还是能上涨的，但我们还是可以说涨得还不够。这就是我们一块干的一些事。那时我们还跟其它工厂的人一起成立了一个全国性团体，叫做争取更好合同联盟。所以那时工厂里有许许多多来自不同团体的激进分子，有毛派团体，有托派团体，他们不总是在一起合作。他们总是有不同的主意。

访谈者：那时进厂的学生有没有几千人？

简：好问题。全国可能有几千人。可能也只会有一千人。我无法确定。

访谈者：大公司，像是通用汽车，也注意到了这条路线了吧。我指学生们的。

简：是的。

FBI, FBI.....

访谈者：政府呢，你懂的，他们也知道你们在做的事情？

简：我不清楚政府有多关注。我怀疑政府是不是真的会关注我们。

访谈者：他们担心学生们干的事情吗？

简：这很有趣。我是说我们并没有越线太多。或许联邦调查局在关心吧。我觉得他们很可能在关注我们，但也许他们干的并不好。他们应该没有对每个人都了如指掌。我不这么认为。但是没错，我认为联邦调查局知道这件事并且关注了，但我不确定有多关注。其

它人可能比我更了解这些。我确定公司是了解的。你要知道他们派过一个督察到所有工厂里说，小心点，如果有学生摸样的人来应聘，仔细检查一下他们的履历。我不确定他们具体如何反应的。

访谈者：而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你被炒鱿鱼了。

简：是的。

有人写了一本书：我们应该去工厂！

访谈者：我想知道，一开始在你们的政治团体里，你们下厂的长远目的是什么？革命吗？

简：是的，我们是这样想的，我可以给你一份我们的文件，有些长，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金姆·穆迪（Kim Moody?）的人，他是劳工运动的发起者之一。

访谈者：你们组织内的一个人？

简：是的。

访谈者：好的。

简：基层策略。他写了一些叫做基层策略的东西。就是说，他认为当时美国左派的问题并不在于工人阶级。左派全是学生。如果我们想要发动革命，很明显应当是工人阶级来领导革命。因此，我们革命者应当到工人阶级中去，宣扬社会主义思想。但要做到这一点，我们绝不能光站在工厂大门外推销报纸，尽管我们同时还要这样做。但我们必须在工会中建立一个敢打敢拼的、具有阶级觉悟的基层会员运动，就是说要鼓动、要罢工并反对老板。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工人的觉悟，并使工人成为社会主义者。

所以，这个策略就是要培养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最终促使工人入党，引导工人转向革命。而事情一直进展的很缓慢。我们都是，你懂的，是从反战运动中走出来的一批人，我们也习惯了这种大的运动。而且，大家对一切都太乐观了。不过这就是我们当时的想法。

工厂里的工人

访谈者：厂里的工人阶级是怎么看待越南战争的？

简：啊，这是个问题。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一样，都是分裂的。

访谈者：学生因为这个成为激进分子，而工人呢？

简：嗯，民调显示，其实工人阶级比中间阶级更加反对战争。但是，只有支持战争的工人的形象和名声传了出去。有一件很有名的事，是纽约的一个建筑工人痛打了参加反战游行的学生。这就是工人在人们心里的印象。这件事不假，但总的来说，工人阶级更加反对战争的群体，因为战死的都是他们的子弟。我认识的一个人写了一本书，就是讲这个主题的，写得非常好。她记录下了所有这一切。工会的反战行动拖拖拉拉。但工会中的一些人，最后还是进行了反战行动。

所以，不管怎么说，我们的理念就是不要空谈，更要真的在阶级内部进行鼓动。所以，我们的思路就是，在每一个我们打入的工厂里，都要在工会里弄一个核心小组（caucus）。核心小组可以反对官僚，可以竞选工会职位，可以在车间做事，可以成为车间领袖。比方说，假如老板想加快你们工段的生产速度，你们就要鼓动大家反对。我们在成立核心小组非常成功。但在竞选工会职位这方面，

我们就不太成功了，有一点点成果，但不多。我没能在这方面获得成功。我在那只干了一年，我没能走的太远。

所以，后来有些人开始泄气了，开始觉得事情的发展跟我们想的不一样。而且我不喜欢在工厂里工作。我想干些别的。所以，有些人就这样离开了。有些人坚持到他们退休。有两个人在底特律，你要知道，在那里的工厂干了三四十年，直到很老了才退休。呃，所以，不管怎么说，基层策略有趣的地方就是人们又开始谈论它了。但是就跟我昨晚说过的那样，他们是从不同的工会出发讨论这些。现在他们会说，我要当教师，我要当护士，我要当联邦速递工人。这就是他们如今对这个策略的看法。这个策略又被拿出来讨论了。

为什么我能坚持下去

访谈者：你是怎么下定决心坚持从事工人事业的？

简：就我个人而言吗？

访谈者：当时有一千多学生下了厂。他们中的大部分都很失望，回归了寻常生活。

简：我想说，没错，好吧，这是个好问题。我不确定是不是有一千人，大概只有五百人。我觉得不是每个人都进了工厂，也有人在医院或者别的地方找了工作。但是，没错，我得说大多数人都离开了这些岗位。有些人回了大学，拿到了更高的学位，然后你懂的。或者有些人只是换了别的工作。我会说他们中的大部分还是坚持当了激进分子，一直努力继续当政治人物。有些人也只是说，不，我再也不会搞政治了。但是大部分人依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激进思想。也许他们的政治观点没有那么激进了，或者他们的做法比较温

和了。但他们依然参加政治。

然后到了占领运动发生的时候，你懂的，占领华尔街。哇，我们这一代人超级高兴。当伯尼·桑德斯出来竞选总统的时候，你懂的，所有人都很开心。我有点惊讶，他们中的大多数依然没有参加他的竞选活动。我本以为我们这个岁数的很多人会这样做，但他们没有。我想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不想归属于某个组织。他们更习惯个体行动了。所以没错，时代不同了。

访谈者：你们这一代学生，亲自下到工厂里，你们是这样做的第一代人，没错吧？现在，有些年轻人，特别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开始试着当教师或是找个后勤岗位，他们能从你这里获取建议。你们是第一代人，对吧？在那时，你们没法找到二三十年前就进厂的人了。

简：还是有一些。因为你知道有些人，唔，比如事实上，我提到的那个和我们同在一个工厂里的男人，就是通用汽车厂那个。还有其他跟他年纪差不多的人。你懂的，那时他们都有七十多了，过去都是工厂工人。在底特律有个家伙叫马蒂·格莱伯曼（Marty Gleiberman？），他向许多激进分子开课讲授马克思主义。

有个人叫欧文·鲍尔（Owen Bauer？），是我们的导师。所以说没错，人们还是可以找到一些老人给我们提供一些……

访谈者：如果他们依然年轻，能进厂，能找到各种基层工作的话。

简：好吧，他们有些人真的这样干，像你说的这样。而且我觉得他们中有些人无论如何都会干到这一步，就像我刚才说过的那个，欧文·鲍尔。他是德国移民，而且你懂的，我不知道他过去是不是当过工人，还是说他是因为激进的理由才进厂的。我不知道这个问题

的答案。但是没错，他们理解我们。他们很久以前就参加过某个政党。也许他们已经脱党了，但他们以前入过党。所以，他们很明白我们是什么人。他们觉得我们就跟他们自己一样，你懂的，年轻的、愿意做点实事的社会主义者，他们也很愿意帮助我们。

访谈者：你要知道，在中国我们可没有这种人。也许我们就是第一代。

简：是的，要知道，在美国存在着很深的代沟，因为有些人是在三十年代进的厂，而直到七十年代都再没有这样的事，七十年代之后才又出现过进厂潮流，然后又没了，直到现在才又出现。

访谈者：你们也许有一种传统。但是我们没有这样的传统。

简：没错，但还是有很多人在工厂工作，对吧？

访谈者：是的。她想了解对你个人的理由，你为什么坚持工人阶级事业的理由。

简：好吧，像许许多多许多人一样，我是因为越南战争而变得激进的。那个时候，我开始觉得，这个制度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我记得那时有一种……我上到大学时，有一种叫做自由大学（free university）的独立学校。那并不是真的大学，只是教授各种激进课程的学习班。而且我记得去上这些课时，那个老师就会谈到“建制”（establishment），他用的就是这个字眼。而建制就是坏的。这让我深受震撼。没错，是有一个建制，然后我们必须做点什么跟建制有关的事情。而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你明白的，我是从高校毕业的，我想当激进分子，但我对该做些什么毫无思路。

然后我见到了社会主义者，他们知道该怎么做。你懂的，他们不光知道该做什么，特别是国际社会主义社。他们还有一个计划。

我还是毛派的时候，我曾打算加入一个组织，但那个组织好像觉得，到随便一个工厂里找个工作就行，在哪里找工作，找什么工作，都无关紧要。但是，国际社会主义社的想法就不一样，他们认为，一定要选对产业，然后一起在这些产业里面搞工作。我觉得这个计划要好得多。你懂的，我们中的许多人会加入汽车工业，然后我们会建起一个汽车党团。我们会讨论该做些什么。在钢铁工业里也一样。所以，我觉得，这比随便进一个工厂打工要好得多了。

唔，我好像跑题了。我打定主意要成为社会主义者，我就觉得要做些最重要的事情。有意思的是，有些和我讨论过基层策略的年轻人说，你知道吗，彻底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到工厂做工，这不是很奇怪吗，你的父母会怎么说呢？然后我想了想，我不记得跟父母讨论过这些，也不记得有什么奇怪的感觉。我是说，这的确是改变，但这不像他说的那么疯狂。所以，我们开始进厂的时候，大概是二十四五岁。所以，也就是刚离开大学几年。而且我们是独立于父母的。我们不和他们住在一起，也不依赖他们。而且我的父母一点也不支持我进厂。他们不是激进分子，他们是保守派。所以，好多年了，这些事我都没跟他们讲太多。

（三）参与创办《劳工笔记》

为什么创办《劳工笔记》？

访谈者：被克莱斯勒开除之后，你在哪找的工作？

简：哦，好吧，这很有意思。1979年二月，金姆·穆迪和吉姆·韦

斯特（Jim West）创办了《劳工笔记》（Labor Notes）。《劳工笔记》是国际社会主义社的一个项目。我不该说它是由金姆和吉姆创立的，他们两个是主要负责人。但这个刊物是国际社会主义社的点子。当时有相当数量的鼓动发生。钢铁工人内部有着运动。煤炭矿工内部有大型的激进运动。卡车司机里有大型运动，但他们都没有跟别人交流。你明白的，那时没有互联网这种东西。他们不了解彼此。

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创办《劳工笔记》，好让他们彼此了解。而且，我们有个计划，要在工人阶级内部创建具有阶级觉悟的潮流，创办《劳工笔记》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哦，我也是那批人中的一个，你懂的，我跟卡车司机算是兄弟。然后，《劳工笔记》的第一期在1979年二月出版了。我在1979年4月被克莱斯勒开除，我花了一些时间寻思接下来该干什么。我以前给《劳工笔记》做了一点义务工作。然后他们就叫我去当专职人员。然后我发现……我真的很喜欢在克莱斯勒工厂给工会办报的那段日子。我非常享受那段时间。

所以，首先，你明白的，我想的是，好吧，我要不要在工会里找个活干，专门为工会报纸工作？不，因为那些工会报纸上全是谎言。哦，我们的合同可是好得很哦，这种。所以，《劳工笔记》对我来说就是完美的选择，因为我可以为报纸工作，但又不用撒谎，里面刊登的都是事实。所以在那年的十月份，我开始在那里工作，并度过了后来的大部分时间。

《劳工笔记》是如何传播的

访谈者：创办《劳工笔记》……是因为你们想要通过办报，把工人阶级中的不同群体联系起来。

简：是的，它是通过邮件订阅的。一年订费 5 美元。我觉得，这对国际社会主义社也很有好处，因为我们从没想过让它成为专属于我们的报纸，我们想让别人也能参加进来。而且它从一开始就吸引到了不少人。刚开始的时候，工作人员全都是国际社会主义社的成员，但我觉得，虽然大家都知道国际社会主义社是它的主办者，但大家也都明白它依然向别人敞开大门。在我们的第一次大会上，来了四百人。

访谈者：你们问过工人，要不要一周工作四天，要不要工人党这类的问题。他们是怎么回答的？有工人这样想吗？还是觉得这都是些蠢问题？或者说，哦，这跟我的生活压根没关系？呃，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的？

简：唔，那是很久以前了，但我记得大多数人都回答我们应当有一个工人党。而且他们的反应并不是“你在说啥，太扯了”那样。我是说，我敢肯定，虽然他们不一定想过这些问题，但他们明白这些主意好在哪里。而我自己嘛，在我问到……为什么要四天工作周的时候，我们给出的理由，其实都是汽车工人联合会（United Auto Workers, UAW）讲过的东西。其实，在最近的合同上，都讲了加入一定的休假日，每一个工人都能享受，具体几天我记不清了，但全年都有。所以你知道的，有些人可能在一月三日休息，另一些人在一月四日休息。这本应当成为实现四天工作周的一小步。不是一大步，但能让你获得更多休息时间的一小步。

所以，你明白的，人们心里对这些是有自己的想法的。所以，当我问到他们，如果你能享受到四天工作周，你休息的时候会做些什么？所有的女人都说我要打扫房间，而所有男人都说我要开派对。这个我记得很清楚。喝点酒或者抽点大麻。

白天有一班，晚上又有一班。有些工人是上两天白班又上两天

夜班。这样排班很不好受。但这是公司要的，因为这样他们可以延长工厂运转的时间，工会也同意了。呃，所以我觉得，人们在考虑现在的汽车工人的排班时，不少人是不肯这样排班的。但我想，也有不少人觉得长时间工作更好，因为有加班费，干得越久钱拿得越多。工会，全国工会，对此都没有太大意见，因为他们从来不关心劳动条件。你懂的，他们就是漠不关心。

《劳工笔记》是如何编写的

访谈者：你们一开始如何选择话题，我是说如何选择议题？

简：呃，我想，大多数时候，我们想谈什么就谈什么。有啥说啥。就说，你们知道什么新消息，又想说给大家听的，就说出来。

访谈者：什么样的议题能得到讨论？

简：我们会挑正在发生的事情来讨论，你懂的，好比说，在俄亥俄的某个地方，当地工会进行斗争，反对关闭工厂，或者是矿工工会非常重要之类的。还有就是谈谈工会里的民主问题，或者谈谈卡车司机工会，TDU，你听说过 TDU 了，TDU 的一些基层组织在工会选举中胜利了。我们就着重写这些题材。

访谈者：你们如何从其他地方获取新闻？

简：给他们打电话，这就是我们那时候干的事。现在看上去有点原始，你知道的，我们会找一些名字，给他们打电话。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和别人聊天。如果有人正在写文章，他们可以在电话里念给我们听，而我们就边听边打。然后可能会用打字机再打一遍，你懂的。我记得那时候传真还没发明，没记错的话。我记得我们没有传

真机。我们有时会用特快专递。对，你要知道长途电话可是很贵的。所以我们在五点以后才打，因为五点以后话费要便宜一些。那时跟现在可大不一样。

访谈者：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地方的人的？

简：这个吗，一部分是靠口口相传，或者你知道的，也许我会在报纸上读到一点消息，然后我们再用各种办法，试着跟踪这些线索。当我们的订阅者越来越多，我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广，我们可以给他们打电话，请他们帮忙。这看上去是很无聊的标题。

访谈者：你们怎么把思想放进文章里？我是说，你们有没有试着放进自己的分析？

简：当然。

《劳工笔记》与读者的关系

访谈者：工人会不会接受这些？你们怎么确定？

简：好吧，其它报纸都装作客观公正，可我们不这样。我是说我们不觉得报纸是客观的。我们认为他们都有自己的立场。我们公开承认，我们站在工会基层会员的立场上。我们反对那些不好好表现的工会干部。我们反对管理层。我们从不哀求管理层，也不接受他们的说法。所以我们公开地站在工会一边。

另外，我觉得我们一直都很谨慎，只说真话，事情是怎样，我们就怎样说，不要听起来太，呃，不知道咋形容，你懂的，就那种激进的疯话。像什么工人革命马上到了，大家快来加入我们之类的。你懂的，我们从来不这么说。我们总是尽量贴近事实，写得清醒而

可信。而且我认为人们的确相信我们写的。

访谈者：你们如何从读者那里获得反馈？

简：人们……有时会给我们写信说，《劳工笔记》很棒，我一直在找这样的报纸。或者是当我们在 1981 年召开第一次大会的时候……当然了，所有这些反馈都让我们很开心。所以我得说，很少收到比较特别的反馈。有时候，某个干部会对某篇文章特别生气。这总会发生的。有些事情，人们可能会牢记好多好多年，但他们不想让我们写进《劳工笔记》，他们可能会把这些事情永远藏起来，不让我们知道。但在我看来，我们获得的反馈大都是比较普通的。哦，有人想的跟我一样。这种感觉妙极了。

访谈者：就是表达自己的激动之情。

简：对，但没那么强烈。哦，我给厂里的人看了这些文章，他们都说好。我不觉得人们会随便给出这样的评价，而是更普通的。我觉得，那些文章如果能更具体一些，效果会更好，但我们当时没能做到。

访谈者：你们没有访谈别人的机会？

简：不太多，没错，因为我们是一个全国性的刊物，要写给各地的人们看。

访谈者：所以说人们给你们写信，而你们却很少有机会和他们讨论？

简：是的。没错，没错。一方面来说我们开设了一个来信专栏，通过来信获得反馈。我们也会登出不同意见。我们喜欢登出不同意见。

访谈者：你觉得，要出版这种报刊的话，要有哪些能力或资源呢？

简：唔，像是如何分发这些杂志的手段，就是非常重要的，这对你们来说是非常困难的。我知道，这是因为政府不同的缘故，这对我们来说不成问题，我们只需要简单地寄出去就可以了。所以这是对外的一方面。对内的一方面，我们有许多联系人，要么能自己写文章，要么能采访，把他们了解到的事情说出来。所以这就是让人给你们提供信息的两个主要方面，还有就是如何把报刊发出去。

访谈者：我想文章上不会写作者的名字吧？

简：是的，这让我有点吃惊。我寻思，既然我们有名字，那就应该写上名字。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些作者不署名。像是编辑吉姆，他写了许多文章，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没有来稿，所以他就自己写。我不记得是不是有这种规则。所以，这大概是个小问题。报上主要报道的就是一个工会里的一个微小胜利，具体到一个话题上。但这只是一个例子。我认为我们印过跟这个类似的东西当作示范，教你如何如何在自己的地方工会斗争，让大家过的更好一点。

但是，后来我们也会发表一些分析性更强的文章。比如，分析卡车运输业的工人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哎，这个专栏一直很受欢迎。如今它依然很受欢迎，因为它的篇幅比较短小精悍。这些小新闻，人们喜欢它们，因为读起来很轻松。有时我们会把事情写的比较滑稽有趣，讽刺挖苦。所以人们喜欢这个板块。另一个专栏，我们后来不办了，但我们过去开办时把它叫做资源库。也许人们现在可以在互联网上找到各种东西，所以就用不着这个专栏了，但我们有过一个板块，你懂的，介绍说，有这么一本书，有这么一个电影，有这么一段影片，或者说你可以参加这里的一场不错的大会。所以，

主要是在互联网出现之前，这些都是非常关键的。你想的话我可以给你介绍更多内容。

访谈者：晚点再谈这个吧，在你们编辑内容时有过矛盾吗？

简：我不记得有过。过去我们只有三个人。有一点关于工作人员的争执，但那是因为我们出现了完全无法达成共识的情况。工作人员分成了两派，然后我们考虑了所有方面。但那只是很短的一段时期。我很确定有过争执，但我认为我们应当尽量解决这些问题。我不记得有过什么大问题。

(四) 适应环境

继续谈如何与读者建立联系，以及钱从何来

访谈者：一开始，《劳工笔记》的目标是建立一种联系……它是怎么做的？

简：好的，一方面，你可以说报纸并不能直接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联系，除非他们参加大会。它只能做到让人知道还有其他人在做事。但它不会给出这些人的地址。你懂的，告诉他们如何联系。所以，我想你可以这么说，我是说，它不能建立直接联系，比如说，在汽车工人和钢铁工人之间，除非他们都收到了启发。比如说，如果你是个芝加哥汽车工人，你看到芝加哥钢铁工人干了些什么，但我很少听说这种事。更多是靠大会来让人们建立联系，我想。而你也知道，我们开始召开这种大会，每年都开，在一开始的时候也许更频繁一些。

访谈者：在你们开始办报之后有没有遇到财务问题，你们是如何克服的？

简：你要知道，我不太记得这些事。糟糕透了。我想一开始是国际社会主义社提供资金，一定是这样的。然后接下来，我不太记得这些了，但我想，没过多久，《劳工笔记》就开始靠订费维持了。然后有时我们会从基金会那里获得资助。比如，我们从一个新的基金会那里获得资助印书，因为这是一个女士基金会，也是女权主义基金会，因为它是……你懂的，就是谈论停止性骚扰之类的基金会。

而且我们还从其它方面获得了资助。还有一个跟教会有联系的基金会，每年都给我们一些钱。我们还有一些比较小的资助者，比如，我记得我们从一个工人中心联合会那里得到资助。但是那些书卖得不错，挣了不少钱。所以这就挺好的。而且那个联合会，我不确定早期是不是，但后来也开始盈利了。而且最近，一些人会给我们大笔汇款。唔，有个人。有段时间，有一个有钱的人，但也是社会主义者，你懂的，她从父母那里继承了一大笔钱，于是每年都会给我们提供大笔的钱。这太棒了。最近还有一些律师，我们根本不认识，没有听说过的律师。他是我们的订户。他给了我们一大笔钱。所以，我们要开始扩张事业。

同时我们还发起筹款活动。一般每年搞两次。我们给全部订户寄信，还在网上请大家捐款。然后我们会打电话，我们发现打电话很有帮助。你知道的，有些人愿意捐款，但是总是拖拖拉拉。他们一接到电话，就会真的拿出信用卡捐款了。所以，我们总是需要努力才能弄到足够的钱，我们的主要财源从来不是基金会。大部分的钱来自我们的工作和面向订阅者发起的筹款活动。同样的，我们的职工工资直到最近为止都非常低。现在他们的薪资水平都还不错了。但在过去是非常低的。

《劳工笔记》如何想方设法适应环境

访谈者：有什么《劳工笔记》改变风格、内容、主题、态度和其它东西的转折点吗？

简：我不觉得有过什么转折点。我是说，事物是逐年改变的，但我不觉得有什么急剧的变化。你懂的，我们必须曝光新闻。所以，现在我们登的关于教师的新闻，比其它方面要多。还有其他白领工人或更多专业技术人员，如果他们中间发生了新闻的话。你知道有段时间，护士们似乎更愿意罢工。对了，汽车工人进行斗争的时候我们也报道了，像是我跟你说过的日产工厂和大众工厂里的大败。哪里有行动我们就去哪里。

所以，我们的报道方向就这样改变了很多。另外，对了，我们开始附带图片了，我想这也是一个变化。呃，我想想，好吧，我还是不太确定。我不会把它当作一个转折点，但是最近有一个改变，大概是在三次大会之前。《劳工笔记》的态度总是非常明确，尽管许许多多，大多数工作人员都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们不是社会主义出版物，所以我们不会坚持让加入《劳工笔记》的人都要成为社会主义者。

事实上，你要知道，我们很担心被扣红帽子，你知道什么是扣红帽子吗？就是说，不管你是不是共产主义者，人们都会因为这个而批评你，反对你。这在美国工人运动中是个大问题，二战后，许多工会都开除了共产主义者。你懂的，就是这些事。好，所以，这种“恐赤病”持续了好几十年，到最近还有。所以我们总是担心被扣红帽子。

但更重要的是，我们想让每个人都感到自己是受欢迎的，即便

有些人可能……你懂的，如果有人有性别歧视，我们不会发表他们的性别歧视观点，但我们还是会请他们参与大会，让他们学会更好地看待事物。也有不少工人，你知道的，是民族主义者，他们反对外国工人。但是我们试着去教他们，而不是骂他们。对的。所以还有什么？噢，对了，我们总是不讲明自己是社会主义者，我们现在还是这么做的。事实上，我们最近还讨论过，没错，我们会继续这样的策略。但在三次大会之前，我们搞过一个研讨会，我们特地邀请了那些因为自己是激进分子或社会主义者而担任工会工作的人，请他们介绍这是怎样的一种生活。人们很喜欢那个研讨会。然后我们在接下来的三年里继续开办这种研讨会。

在上一次大会和这一次大会上，我们搞了个“什么是社会主义”的研讨会。这个会是开给那些完全不了解社会主义、但又想了解社会主义的人的。但是，开会以后，情况却跟我们预想的完全两样，因为来的全是社会主义者，不过还来了一些其他人。这就是《劳工笔记》，它就像是婴儿的一小步，以后我们还要说出来，说我们的运动和社会主义有关，社会主义是好的。而伯尼·桑德斯，你知道的，我们发表过，写过一些关于他的文章，他自称是社会主义者。所以，我认为《劳工笔记》迈出了正确的一步。不过重要的是，我们没有过早迈出这一步。我们一直等待到时代允许我们这样做时，才迈出这一步。我们没有在八十年代跑出去说，大家都来参加我们的社会主义报纸啊！所以，我觉得，每当我谈起工人时，都有些尴尬，因为我觉得我们做的大都是对的。但我认为我们这些年的策略还是不错的。

《劳工笔记》的大会

访谈者：你们为什么要举行《劳工笔记》的大会？这些大会的目的是什么？大会和报纸问题有什么关系？你说过，读者给你们写信，然后你们才决定举行大会的。

简：这个主意是另一个组织想出来的，它叫工会民主协会（Association for Union Democracy）。我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它，但那已经是很久以前了。现在它不如以前强了，但它在工会民主问题上帮大家很多忙。好比说能不能在工会里得到公平选举之类的事情。而他们刚好在底特律这边开了大会。他们请到了，我想大概两百个人参加。然后我们就想，我们应该也能这样做。真的，我们的大会就是这么开起来的。然后我们请到了四百人。

而且，挺明显的，大家都喜欢这种大会。我是说，像“能碰到你这种人真是太好了”这种话，我都不记得听过多少次了。或者是“我还以为工会里就我一个在斗争”之类的。所以他们确实喜欢大会，有时候还会发生好事情。你要知道，之前你提到过建立联系，有些组织就是在大会上建立的。比如，过去还没有尊严联盟，尊严与同情同盟这类的组织。我记不得它的名字了，但那个组织是保护移民工人权益的。我们还经常举行，就是产业内部的会议，像是组织汽车工人开会，组织钢铁工人开会，组织教师们开会。这些会议成果都非常非常好。

许多年来，电话工人们都会专门拿出一整天，专门参加《劳工笔记》的大会。而且其它组织也会开自己的大会，还会和我们联系。比如 2016 年的“工人支持伯尼”运动（Labor for Bernie），还有劳工联合争取单方面出资运动（Labor Coalition for Labor Campaign for Single Payer）。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说的是医保，我们希望建立社会化医保体系。有一个专门争取实现这个目标的工人团体。他们也开了自己的会议。所以大会成了能切实建立联系的地方。所以，更重要的另一种联系是关于大会和杂志、网站的关系。我想大会是越来越

越重要了。

但大会两年才开一次。如果每年都开，我们简直就是自杀了。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而且你懂的，我们的订阅量开始走低了。我不太清楚具体数字，但的确有些可悲。我想现在只有五千人订阅劳工笔记，而且很多人是共同订阅的，不是独立订阅，但是很多人都会在网上阅读。我是说，我们的确会抱怨一下。“你应该订阅的，不要只是在网上白看，对吧？”

但我认为新闻报道和分析依然是十分重要的。而那些书，也绝对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最近的一些书，因为附带培训教育内容。所以许许多多接受培训的人可能根本没有听说过《劳工笔记》。

另一件事就是每次大会上，我们都会请那些第一次参加《劳工笔记》大会的人举手，每次都有很多人举手，这让我们十分振奋。所以，有许多不同群体的人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我们。但他们的工会会问他们要不要参加，或者他们的同事可能会说我要去参加这个大会，你要不要一起来。能让这些新人参加是非常振奋人心的。有一年，一个交通业工会，公交司机工会带来四百人参加大会。

访谈者：他们是自费参加大会的？

简：不，我想是工会给他们出钱。应该是这样的。对了，他们先开了一个自己的会议，才来参加我们的大会。我们喜欢这样。我想他们都是在一起工作的。你知道的，人们来参加大会，然后就会买书。或者他们会说，哦，好极了，我们就请《劳工笔记》的人来给我们分会上课吧。所以联系是双向建立的。又好比说，这本书，是我们根据芝加哥教师编写的，后来许多教师分会都买了这本书，然后就有了这本书的学习小组。所以，没错，我想这些多少是协作在一起的。

访谈者：那么你们是怎么筹办大会的？你们会讨论哪些话题？不同的群体在大会期间都有自己的会议，不用为此申请（？），对吧？

简：好问题。唔，我们会列出一系列自主管理的研讨会。我们知道每次都会需要这些研讨会，因为大家总是喜欢这些。

我们是如何召开第一次大会的

访谈者：那在刚开始的时候是怎么做的？

简：唔，我想，我们跟人交谈，编写报刊，通过这些经验，了解人们会对哪些东西感兴趣，了解到我们的想法……我想想，第一次开大会的时候，我有没有什么安排？我记得不是这样的。我们有个叫克里斯托夫·李·萨顿（Christof Lee Sutton？）的人，是个农场工人。

后来，哦，出了件有意思的事。我们有个演讲者，托尼·马多基（Tony Madocky？）。他是工人运动中产生出来的那种自学成才的激进分子。他总是号召成立劳工党，可是没人听他的。但他很会演讲，也很聪明，总是不忘宣传劳工党。最后还让那些在自己的工会里领导改革运动的人进行专门讨论。所以我们就有一些 TVU 的人，汽车工人，钢铁工人，都在自己的工会内进行斗争。然后你会见识到那些研讨会，有些比较……或许应该说政治性比较弱吧，而其他的政治性更强。争取加强劳动安全的斗争就可能，呃，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性问题，更是一个如何发动基层会员为争取更好的安全保护而斗争的问题。

然后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讨论我们要不要成立劳工党。再看看他们在加拿大是怎么做的。还有这种，如何成为好的工会代表。每个研讨会只安排九个人。然后我们会举办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那种工

会和产业会议。你已经知道了，参加这种会的大都是蓝领员工。但也有政府雇员和邮政工人。能重新看到这些熟悉的名字，让我很高兴，他们中有些人依然在斗争，有些人淡出了，有些则是彻底消失不见了。后来我们明白大会也是财源。我们总会请不同的组织投放广告，每次只开放一页广告。

访谈者：对于第一次大会来说，搞这些项目，野心很是不小啊。

简：是吗？

访谈者：是的，是的，我是说规模比我想的大得多。

简：而且你看，我们在 1999 年时印了很多很多页广告。

访谈者：有人负责会议吗？

简：有，我们总是——呃，我想起初我们还不太擅长这些活儿。我们就是请人上来，拿着扩音器讲话。一个人讲完后，下面的人就进行讨论。总是这样子，有点无聊。而且或许像我说的那样，有那么一个人，比尔·帕克（Bill Parker），包办了那次大会的主要工作。人们说什么内容，这种事儿他参与的可能不多。我们想更清楚地了解，哪些人会留下来，怎样让不同的演讲者一起讲话，并找出新的形式，让研讨会里的每个参加者都能更加活跃地参加讨论。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更多地提前策划，让研讨会的思想变得更加丰富，而不只是找一些好的演讲者，把他们和听众塞在一个房间里。但是要事前和演讲者交流。比如，你打算讲些什么？你对自己的要点是怎么想的？你应当记着，要讲给听众什么内容，才能让他们听明白。你懂的，一定要鼓励他们。

我们一开始大概没有做这么多。有一个好的主席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尽量挑最合适的人，你懂的，负责维持秩序并鼓励

讨论。

（五）搞培训、写教材，还有一点点政治

访谈者：那些培训项目都有什么样的背景？

简：好吧，第一次是在 90 年代初，他们搞出了这边这三本书。而后来又是这边这两本书，侧重不太一样。我昨晚说过，我们分析了合作项目，团队概念，还有侧重生产，这些内容在别的地方是找不到的。我很欣赏这个麦克·帕克（Mike Parker），他是个很棒的分析员。他在汽车业干过，在福特。所以他对这些项目具有亲身体验。这样我们就能提出分析，教你怎么行动，这些东西你们自己的工会是教不了的。因为，我昨晚就说过了，工会不知道如何应对工人管理合作（labor management cooperation?）的主意。而我们往往会误以为他们现在成了老板的朋友。所以，这些书就很受欢迎，我们的分析也就有人看了。

然后，我们觉得要更进一步，需要确实地把人们领进门，教育他们，而不只是让他们读书。而且我们可以更多地讨论克服种种困难的办法。他们可以见到其它工会的人。团队学习概念（team concept school?）当中，他们最喜欢的就是这方面。因为许多人在自己的工会里，就像呆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一样。他们只了解自己的工会。而你们的管理层对你们说的话，也跟我们的管理层一样，你懂的，每个人都爱听别人讲其它工会的事情。我们会把他们分成好几组，这样就能不停地让他们自己讨论。这不光是我们的讲座。这些人会来上课是因为，我们觉得，我讲过了，我们要更进一步，不能光是给别人寄书，指望他们自己从书里学习。

访谈者：所以说，也许可以说，读者的反映，让你们觉得应该开办学校。

简：是的，后来我们开办了“捣乱分子”学校。那场全国大会非常成功。大家都想在自己那边也开这样的会。所以，我们就通过地方委员会，组织了捣乱分子学校。地方委员会还要决定谁在研讨会上发言。发言者对于自己那边需要什么必须心里有数。但我们的点子是要搞得更像《劳工笔记》大会，但规模更小，更贴近地方。参加的人数在五十人到四百人之间。它的作用也跟《劳工笔记》大会差不多，是让不同工会的人能够接触。

不过，如果他们来自同一个城市，那么他们就更有可能保持联系。我必须告诉你一件事。以前在我们的一次大会上，有人说，我们让明尼阿波利斯人都来开会吧，于是他们就全都集中到了旅馆的一个房间里，尽管每个人互相之间都不认识。从那时起，他们成立了一个委员会，定期在明尼阿波利斯举办地方大会，一直坚持了好多年，这真是棒极了。捣乱分子学校就是这样办起来的。而后来就是最新的培训，因为书很受欢迎，我们开始了秘密培训。我们觉得它也能像书一样变成研讨会。我有点累了，我讲得太大声了。我为什么要这样大声地讲话呢？

访谈者：也许你该休息一会了。

简：那我想想，关于这些事情，还有什么可说的。要建立民主的工会，让会员们信任工会，让他们参加进来，在学校中培养更多的工会代表，把他们组织起来。他们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然后他们就说，我们的学生大多是黑人和拉丁人，他们经常挨管理层整，要让管理层停手，我们就得斗争。我们就会说，你们这样做是种族主义。我们必须尽力争取。而他们就准备罢工，他们教育其他会员，

发起罢工投票，并赢得了大量的选票。后来他们发动罢工，他们得到了家长们的支持。在芝加哥发起过一次民调，大部分人都支持教师。他们最终击败了他们痛恨的市长。

所以，我们认为这就是一个工会尽职尽责的完美事例。你们组织核心小组，你们使工会民主化，加强会员的力量，同管理层斗争，并最终获胜。所以我们专门写了一本书，希望能把经验教训介绍给其他人。你懂的，我们总要总结经验教训，传给大家。所以，我们的书，都是根据我们觉得有用的东西写出来的，但我们挑的时候恐怕不太好，所以这本书没能取得非常好的成果。我们跟工人说，我们写了本小册子，教你们怎么减少工作时间。但当时是九十年代，工人更想加班。

访谈者：但有些群体或许支持减少工作时间。工人他们想要加班费，但是，我们应该教育他们，所以我们应该跟他们说，劳动时间并不是工作条件中的唯一目标。你说过你们写过关于工人的具体诉求的文章和书籍。那么，有其他左翼团体批评你们吗？

简：有的，有时会有，但我们并不在意。现在就有一个团体，他们一直批评《劳工笔记》，说我们是工会官僚的一部分。我不太清楚他们是怎么说的。我们没太在意这些，但他们也有自己的网站。所以，你懂的，你可以自己去看看。

访谈者：你是怎么知道这个的……呃，我是说，没错。有的时候，或许我们应当给出跟工人的想法不一样的分析？

简：唔，我们总是想要赶在人们前面一步，但不会太远。有一小段时间，我觉得我们的步子过快了，我建议尽量关注车间层面的问题，不要去讲那些太宏大的东西。如果你来参加我们的六小时秘密培训，这是很有政治意义的，我是说，这很明显是阶级斗争，你

懂的，你要对抗的是管理层和整个体制。但是你以前没有了解更宏大的问题的机会，那么，在我们的捣乱分子学校里，我们总是会插入一些讨论这种问题的研讨会。然后，在全体会议上可能会讨论那些大问题，就像第一次时一样，我们可能会开办关于如何阻止性骚扰的讲座。而我们会举行讨论工人运动的政治方向，工人运动的新策略等问题的研讨会。

所以，我认为《劳工笔记》是一种混合。也许人们刚来的时候想的是，哦，我可以学到怎样当个更好的工人代表，但当他们参加大会时，也能听到讨论更大的问题的内容。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好办法。报刊也应当成为这种混合。也许不用每一期都得这么做，但我记得，我见过一期，上面的文章都过于政治化了，但我们的刊物一般都是混合的。比如说，这一期讲的是律师和法律工作者为移民，为他们的顾客争取权益。所以，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在推广我们支持移民权益的理念，这可不一定是每个人都支持的，对吧？但我们尽量教育他们，跟他们说应该支持。

而且新闻实在太多了。如果你不住在华盛顿州，你可能就不知道在华盛顿州的街上到处都有教师罢工，但你可能想去了解，因为你知道今年早些时候的罢工。哦，干得好。他们还没放弃。对了，也许洛杉矶教师也要跟他们一块干了。这个新闻就是这样传给大家的。我想你也应该知道了，我们的文章全都发到了网上。我们不是一次性把它们都发出来，我们根据不同目标，把它们安排在不同空间。

访谈者：《劳工笔记》会给工人作者提供稿酬吗？

简：不，从来没有。有趣的是这个问题是最近才出现的。因为写文章的人自己一般都有工作，你懂的，他们不用靠稿酬维生。他们不是专职作家。有时会有一些专职写作的人，但很少见。有时，

可能有人想当自由作家，靠稿费吃饭。但我们还是不会给他们付钱，因为这是我们创办以来的政策。但写文章的人们一般只是想参加劳工运动。他们想得到帮助，他们想能把消息发出来。他们想让自己的声音被人听到。这种问题我们很少遇到。但是，许多文章当然是由我们的工作人员自己写出来的。

访谈者：这可没办法鼓励大家写文章。

简：我不这样想，因为这些人通常不是职业作家。我记得有一次，我们编委会的一个人为另一家出版社写了文章，我对他很生气。我跟他讲，你为什么不为《劳工笔记》写文章呢？他说，他们付了我五十美元。这是不小的一笔钱。我很了解这个人。我知道我们挣到了一笔钱。这大概就是产生分歧的原因。我不确定。但总体而言，这不是什么大事，我不觉得这是个问题。有时我会说，或许大部分文章都是由工作人员写的。能从其他人那里得到更多稿件当然更好。当然了，你懂的，许多人并不是职业作家，所以我们有时候必须要帮助做很多事情，但这无所谓。到此为止吧，咱们休息一下。

休息中……

政治，政党，还有选举

访谈者：一开始的革命目标是什么呢？

—这个问题问得好。问得很好。嗯，我觉得是相同的，只不过……
嗯……不是每个人的目标都一样，但我还是有相同的目标，也就是，怎么说，不过我觉得……我想你可能见过这段话。但他的意思是说，

社会主义者需要有大海，才能游泳，就是说，得有一大批具有阶级觉悟的斗争工人，社会主义思想才会有人听。所以说，就像我前面讲的，我们的想法，就是让更多的工人产生阶级觉悟。我觉得，我们现在还在这么做。

所以，照我看，你知道的，我想要的是一个巨大的激进工人运动，里面有许多工人会变成社会主义者，做各种各样的事，最后我们就会建立社会主义了。不过《劳工笔记》的支持者或工作人员不一定非得是社会主义者。你可以只是想要一个强大的工人运动，让工人都能过上更好的日子。嗯，我觉得有这样的觉悟也可以了。你知道，在七十年代，在1979年的时候，我们开始觉得，转机不会那么快到来。但你知道，我们仍然相信，要创造一片大海。我觉得我们现在仍是这么做得。你知道，现在有一些让人兴奋的事情，有了点上扬，你看今年就发生过了不起的教师罢工。还有很多工人在2016年支持伯尼·桑德斯。要是桑德斯在2020年再次参选，我觉得那又会成为一个重大机遇。

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跟过去一样，在想办法让社会主义思想发展，普及。不过，我得说，现在你还能看见许许多多事例，一些工人在斗争，你做了一点点事情，你发现人们领着我们社会主义者走，你知道的，这种事还会发生。这种事在三十年代发生过。还有，就像我前面讲过的芝加哥教师一样，就像杰克森、杰斯还有好多你可能听说过的人一样，但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凯伦就不是这种人。

访谈者：是吗？我可不知道。

—嗯，我先回头想想。我不太清楚凯伦是怎么说的，但她不是社会主义团体的人。换个说法吧。

访谈者：好。

—有个很好的例子，能够说明社会主义者和更加土生土长的激进分子可以很好地合作。或者说，我前面可能讲过了，我觉得我讲过了，西弗吉尼亚的教师，他们有两个主要领导人。记住 GSA（？）。你会在其它地方发现它。我很喜欢这个例子。亚利桑那教师搞了个大罢工，他们的一个主要领导人，以前是芝加哥教师工会的。她刚刚搬到亚利桑那不久。她成了领导人，或者说领导人之一。我不清楚。她是社会主义者。不过，那里有很多种思想交流。所以我要比以前更加乐观。同时又很冷静。我知道，这一切都可能会消散。我想，有时候它们又会重新爆发出来。但我不能百分之百地肯定，教师中间新出现的激进化会一直保持下去或是扩展到其它方面，也许不会，但这仍是一段美好的时光。像桑德斯的竞选这样的政治活动有个好处，就是人们都可以参加进去，不管他们自己的工会是什么态度。

访谈者：有没有什么政党想利用……想同《劳工笔记》合作，因为你们的支持者希望你们在选举中支持这些政党吗？

—没有，那些能参加选举的政党不会来找我们。没有，我是说，你也知道，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有民主党和共和党。所以呢，在九十年代，人们想成立工人党，但没有成功。我讲过一个人，托尼（？），他有个工会。他们在会员中间搞了民意调查。他们问，你觉得工人党是个好主意吗？会员都说是，他们就跟其它工会商量了一下，搞了个很大的成立大会。但那是一个很怪的党，它不参加选举。不参加选举，还能算政党吗？

你知道，这很古怪。但是，有一阵子，这种想法，在那些，你知道的，工运中比较左的圈子里很流行，不光是在左派圈子里。《劳工笔记》非常支持这种想法。我们写了文章，讲这个成立大会的。

我们还在自己的会议上发言。但它后来还是消失了，因为，你要是不参选，就没有人会把你当作严肃的政党，对吧？所以说，就是这样。但是现在，我只能说，那些参加选举的政党，从来没有想过利用我们。

访谈者：最后一个理论问题。工人政党与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怎样的？您是怎么看的？工人政党的作用。就是……工人政党应该发么做？

—我们从来没有一个真正的工人政党，所以我只能说一些理论上的看法。在美国从来没有过工人政党，这是很奇怪的。你知道，在欧洲有过很多工人政党，虽然它们变了，有不少现在都很保守，但是一直有自称工人阶级政党的党存在。但在美国，我们从来没有过工人政党。民主党一直向着资本家，它是一个包含了不同的团体和社团的联盟，也包括工会在内。但是很多社会主义者都很清楚，民主党不是我们的党，我们也不可能接管民主党。所以我觉得，现在的工会太弱小了，如果成立了一个新党，那也不该叫工人党。我觉得这样听起来太狭隘了。也许应该叫社会党。或许应该叫人民党。我不敢说它应该起什么名字，但我觉得应该用一个比较广泛的名字。

但是，如果它得不到工会的支持，它就没有多少前途。所以，早先那个小小的工人党没有走得太远，就是因为它后面的工会不敢参选。他们还是想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因为他们担心，万一输了选举，共和党就会趁虚而入，那样就会更糟。所以他们不想添乱。所以说，我的看法就是，我们需要一个不同的、独立的党。怎样成立这样的党呢？我说不准。接下来的十年里能不能成立？我也说不上来。

但是，你也知道，差不多一半的美国人没有投票。所以，任何一个新党，它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让这些不投票的人去投票。

所以我觉得，如果我们有一个能做到这一点的党，它就能让工会发生巨大变化，因为，你也知道，你不能光靠自己的工会到国会去游说。如果你能把自己的政治观点表达出来，那就是前进了一大步。在芝加哥，托比搞了一个什么工人……叫什么来着？

—工人家庭联合会（United Working Families）。

—它有点政党的样子了，是吧？

—嗯，它并不是一个工人家庭的政党，因为它不是那样搞的。应该说，它更像一个巨大的、独立的政治组织，覆盖了城里的许多政党。

—对了，它也派人参加选举，而且是作为民主党人参选。

—嗯，是的，我觉得这是个别现象。有一些市政选举你没有注意到。但还有另外一些，像是大家都支持民主党。我们还在选举政治中做了工作。这都是一回事，不过更深入一些。

—我觉得，在芝加哥有一些长处。工会想参加进去，虽然不是全都想，对吧，托比？

—嗯，是的。

—但是，比方说，芝加哥教师工会是工人家庭联合会的盟友，帮过它。它的一个教师会员当选了市议员。他们还帮助其他人参选，虽然没有选上。嗯，或许你应该问，它应该怎样帮助工会，让工会在这个政治组织里面维持存在呢？

—嗯，是的，所以，在市镇一级，在不同级别的政府层面上，对不同的工会有更多的影响。所以，芝加哥教师工会，最高一级政府有最大的影响力，镇政府、市政府、州政府都有一些影响力，但好像离得远了点。所以，对于芝加哥教师工会这样的工会来说，能够改变市政府的教育政策，就能对教师产生巨大影响，能让教师在学校里提出要求。在州一级，如果你能让足够多的好人选上，你就能对州政府的财政支出产生影响，改变州财政。你可以让更多的资

金投入学校，投入各种公共服务。所以，在公共服务领域，特别是那些非常重要的公共服务业里有会员的工会，可以对基层工人的福利产生重大影响。

—大多数城市并没有这样的东西。

—没错。

—在纽约有另一个团体，它们也用这个名字，叫工人家庭党，但他们几乎只支持民主党。几乎……他们做了一些好事，但他们支持亚历山大丽亚（·奥卡西奥—科尔蒂斯）的对手。

—克劳利？

—对，没错。但他们以前支持（？）尼克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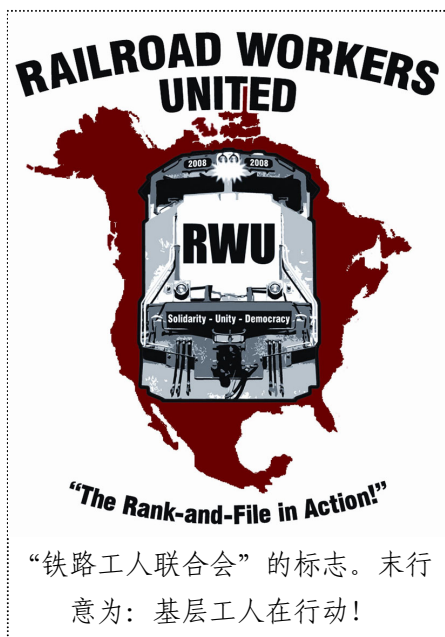
〔附录〕北美“铁路工人联合会”简介

这个组织名为 Railroad Workers United, 简称 RWU, 意思是“联合起来的铁路工人”。网址: www.railroadworkersunited.org。它是由一些不满工会现状、较有斗争性的铁路员工于 2008 年正式组建的, 试图联合各工会和全体铁路工人的行动, 包括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铁路工人, 目前在全国有数百名成员。

考虑到美国经济何等依赖于大批量列车货运, 人们会以为, 代表铁路工人的各工会应该非常强大。但在全国多家铁路公司, 存在着 13 家不同的、按职业划分的、代表各种工人的工会, 即落后的职业工会, 而非行业工会——全行业工人不分工种联合的组织。在某

些较短的路段, 工人根本没有加入工会。这种落后且分裂的局面, 使得工人难以进行卓有成效的斗争, 难以抵挡资方的攻势, 保卫自己的生活水平和工作条件。而在过去几十年间, 铁路货运商和客运公司一直千方百计让工人多干少拿。RWU 试图扭转这一局面。

本文内容主要取材于该组织网站。由于缺乏更多的资料来源, 暂时也没有机会接触到他们, 以及美国的铁路工



人，我们还无法判断 RWU 的斗争性如何，在全国铁路工人中间有多大影响。写这篇介绍的目的，一方面借以侧面了解美国铁路工人现状，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提供一个借鉴：如何从现实出发，开动脑筋，创造出种种适合于维护工人利益的组织，切实地加强工人之间的沟通、联络与团结。RWU 所开展的几项活动，与中国铁路职工所面临的状况也有相通之处。

铁路工人联合会——原则声明

Railroad Workers United - Statement of Principles

(2007 年 11 月 13 日正式通过)

所有工种职工的统一：数十年间，铁路运营商离间不同工种的工人，让我们彼此伤害。不统一，导致我们缺乏力量，反过来又阻碍了我们谈判与贯彻合同的能力。在铁路运营商针对我们全体职工的重大问题上，诸如考勤、全体职工严重疲劳、处罚、安全等等，我们都无法有效应对，因为我们被分裂了。铁路运营商降低我们的岗位级别和技能级别，实施那些威胁我们的工作、安全和生计的新技术，提议废除联邦雇主责任法¹，要求大幅削减医疗保健，等等。在咄咄逼人的攻势之下，不同工种的工人需要尽可能团结，这还有什么疑义吗？因此，铁路工人联合会支持铁路各工种、各工会的工人尽可能统一与合作，不仅在领导层，而且在普通职工之间。

¹ 联邦雇主责任法 (Federal Employers Liability Act, FELA):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于 1908 年制订的工伤赔偿法，使工人可以针对雇主过失导致的工伤索赔。
——译注

结束各工会之间的冲突：我们谴责铁路工会之间的任何敌对行为。

联合运输工会（United Transportation Union, UTU）与火车司机兄弟会（Brotherhood of Locomotive Engineers, BLET）之间的公开冲突尤其要受谴责。我们要求立即停止领导层长久以来不负责任和不顾后果的对骂、诽谤和指责。我们绝不赞成工会陷入这种——或其它任何一种——兄弟姐妹之间毁灭性的自相残杀，他们本是天然盟友。

基层民主：工会领导层往往漠视会员们的需求和问题。我们需要建立基于会员民主控制的工会，而不是那种仅仅为少数把官位当作终身职业的高薪工会官员代收会费的工会。我们需要包含——但不限于——如下的条款：包括主席（General Chairmen）在内的各级干部直接选举；（会员）有权罢免干部；限制工资和开销范围；取消特殊的额外津贴和特别待遇；工会大会实行比例代表制；保证少数派和异见得到保护。

工会成员的参与和行动：发展团结和民主之外，同等重要的是，我们发展一个铁路工人运动，这个运动以工会成员自己的群众性行动为基础。许许多多年来，我们听任工会被一小撮人所“领导”，而普通工会成员始终不知情、没兴趣和不参与。为了有效对抗铁路运营商，我们必须克服普通会员的怀疑讥讽、心灰意冷和绝望，把各工会改造成由这样的会员组成的工会，即有抱负的、受到良好训练的、积极的、愿意行动起来保卫我们岗位和我们工会的会员。

团结：多年来，我们未能阻止铁路运营商唆使不同工种和不同工会的工人彼此对抗。是时候重树工人的这一旗帜了：“对一个人的伤害，就是对**全体**的伤害！”只有当我们互相支持，互相帮助，

并且行动起来捍卫彼此，我们才会有一个强大的工会。记住，这就是工会成立的初衷！如果西雅图的北伯灵顿-斯塔菲（Burlington Northern SantaFee, BNSF）铁路公司的工人受到攻击，就等于我们**全体**受到攻击。当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Union Pacific Railroad, UP）的司机们遭到威胁，就等于我们遭到了威胁。铁路工人联合会矢志于重建这种团结的精神。

拒绝削价式谈判（Concessionary Bargaining）：经过几十年的削价式谈判，拿到一份烂合同已经成了铁路工人们意料之中的事。我们要拒绝在谈判桌上进一步退让！假如工会做不到起码维持会员们目前的生活水平和劳动条件，它在工人的生活中将日益无足轻重。我们致力于协调各铁路工会的谈判策略。我们发誓反对在谈判桌上做任何退让，并且发誓要创立一个涵盖各工种的基层工人的战斗性运动，以采取必要的行动来捍卫我们的工作、我们的生计、我们的权利和我们的工会！

铁路工人联合会开展的几项活动

- “黑衫日”——开展向牺牲的铁路工人致敬和纪念的计划

这是鉴于铁路工人四分五裂，为了寻求团结而制订的计划。不管哪个岗位或哪个工会的工人因工死亡，就开展纪念活动，向受害者家属寄送明信片 and 鲜花，等等。他们把每年父亲节（即每年 6 月的第三个星期日）定为铁路工人悼亡日，又名“黑衫日”（Black Shirt Day），也就是大家一起穿黑衫，为工亡的铁路员工举行悼念活动。

- 针对“驾驶室内安装视频”的决议

2011 年冬，联邦铁路管理局（FRA）发布公告，要在所有的机车上安装摄像头。RWU 一边开展“取消视频监控”的斗争，一边寻求在现状下防止资方对视频监控的“滥用”，即对铁路运营公司如何利用这种驾驶室摄像头加以约束与限制。

这对我们也有参考意义。2011 年成局贵段的火车司机在维权行动中提出的要求中包括：乘务员吃喝拉撒睡全都在机车上，管理层不得随时通过视频来监控大家，只有在出了事情的时候，才能调视频出来看（参看本期的工人自述文《2011 年的行动》）。



[图上文字] 全体铁路工人
悼念死者并为生者而战的时刻

- 要求解决乘务员严重疲劳问题，采用精确列车控制系统（PTC）

“正如近期纽约地铁北站客车的车祸所表明的，疲劳是杀手。从初步报告看来，司机打了盹。乘务员（在行车时）睡着，这当然不会是第一次。如我们所知，这种事一直发生。而结果是灾难性的。”

事故发生后，舆论铺天盖地谴责乘务员。

司机确实普遍处在嗜睡、瞌睡、困乏状态。问题是，各种因素造成货运、客运司机的严重疲劳。工作性质；货运业缺乏调度；工余（下班）时间少；随时待命，而排班时间无序；人手不足；不能保证司机有足够的休息时间。此外，乘务员也是人，会出错，会走神，会忘事，会烦躁，会偷懒（走捷径）。

要命的是，历史上，铁路运营公司始终抵制任何减轻乘务员疲劳的企图，并且大力游说，拖延强制推行精确列车控制系统（Positive Train Control, PTC）的日期。现在还大搞单司机执乘，从而加大事故风险。

这种情况下，如何防止类似悲剧？真正让人惊奇的，不是出了这么多事故，而是居然没有发生更多的事。



注：PTC 系统是美国铁路信号公司所研制的以全球卫星定位系统为基础的安全技术，主要针对防范列车相撞、超速出轨、无授权进入施工区、轨道转辙器错误，

等等。按照国内杂志介绍，美国“铁路货运业低迷”，推广这套系统有难度（恐怕是因为老板们不想花这“冤枉钱”）。2008年9月12日两列车于洛杉矶相撞，死25人，伤135人。国会才通过法案，强制要求1级货运、客运铁路公司在2015年底以前部署该系统。司机们对此表现得很矛盾。既希望安装PTC系统，又担心安装后，饭碗被砸，资方会更有借口把现行的双司机执乘制改为单司机执乘制。

不过，根据最新消息，奥巴马总统和国会把PTC系统全面部署的时间又延后两年，推到2018年前完成。原因：要花几十亿美元；政府没钱；老板没钱。光是通勤客车这块，就要花20亿美元。货运铁路运营商抱怨已经花了几十亿。为了省钱，铁路一直在大搞裁员。全美铁路员工数量已经从1970年的61.7万人，裁减到2014年的23.5万人。可还是……没钱。现在，铁路上许多重要设备处在年久失修的危險状态，都还是没钱更换呢。（译者）

联邦铁路管理局对货运司机持续工作的时数做了限制，糟糕的是，火车司机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被叫班，也就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该睡觉。美国一级铁路的一名56岁的中西部司机——他因为怕被解雇，要求我不要透露他的名字——讲述了他与雇主之间的一段经典的、两难式的对话：

“你要我什么时候去工作？”

“我不知道。我会叫你的。”

“好吧，那我现在要去上床睡觉呢，还是不要睡觉，看看电视？”

“那是你的事；但我希望你能好好休息。”

——摘自《如何防止美国的下一次火车失事》（Dan Baum，2013年1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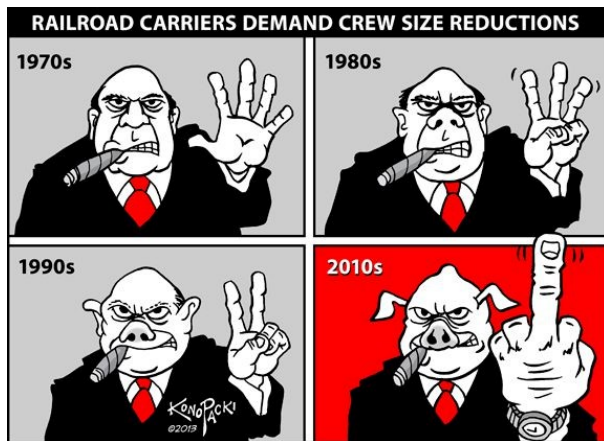


[图片说明]

在阿拉斯加偏僻山间的一座露天机车维修厂，三位修理工目送疾驶而过的列车。（来自网络，2011年）

● 开展反对单司机执乘制的运动

于2012年劳动节正式发起。各铁路运营商在稳扎稳打地全面推进单司机执乘制度。RWU宣告：见他的鬼去！（HELL NO!）要大伙都来参与这个运动，“清除这个垃圾”。RWU网站上为此设立了一个专题，并为此奋斗至今。他们出版的通讯《The Highball》上一直有这方面的斗争报导和评论。



[图片说明]“新技术的出现(比如蒸汽机车换成电力机车——译注)加上工会力量的衰弱,再加上铁路公司对工人与公众安全傲慢的漠视,使得资方不断削减执乘人数标准,从最初的五人减至三人,接着减至二人。现在,这些铁路大公司已开始琢磨着要贯彻单司机执乘制了。只有你,才能够阻止他们这么干!请加入铁路工人联合会,努力制止单司机执乘制!”

资料 1991年4月,全美铁路工人因为工会与资方谈判了三年无结果——这意味着三年间工资没有增加——而发动罢工。谈不拢的原因,是资方要削减员工福利(比如从免费的医疗服务改为工人付四分之一的钱)和增加劳动强度(比如增加查票员与制动司机的行车里数,减少乘务组编制,把2200名制动司机逐步裁掉)。工人先是依法由总统委任的紧急委员会来仲裁,结果完全偏袒资方。仲裁期间有60天不许罢工的“冷静期”。接着波斯湾战争爆发,政府趁机以国家利益为名将之延长30天。到了4月18日全国20万铁路工人终于开始罢工。国会和总统立即介入,禁止罢工,决定工资提高3%,同时工人须缴付15%的医疗保险费。工会官员们顺水推舟,不经一战中止了罢工。

● 开展反对“责任全归工人”的安全计划的运动

过去几年,美国一级铁路(Class 1 railroads)大搞“责任全归工人”的安全方案。这些方案已泛滥于其他行业,其他许多工会与之斗争了多年。

十年间,技术、重组和裁员,已给铁路员工的工作方式造成巨变。其中许多变化带来了一系列有害健康与安全的问题——诸如疲劳、工作负荷加大、重复性劳损、紧张,工作场所暴力、(因事故)

死亡以及其他工伤与疾病。

大多数铁路公司不是认真对待招致伤害的危险源，而是外购和实施某种基于员工个人行为的安全计划，企图把责任归咎给员工个人。

在全美以至全球，形形色色的顾问和公司兜售这类行为安全计划。许多大公司成为主顾。他们采用“关键行为检查表”，来记录工人所做的安全行为或不安全动作。这样雇主不用提供安全的工作场所，不用去费心改善有危险的工作条件，把责任推到工人身上要容易得多。工作中的畏惧与恐吓增多了。工人因工受伤或患病时，对于要不要上报就犹豫不决，因为害怕被划成“危险工人”或因不安全行为而受训。更有甚者，工会成员被派去担任现场观察员或计划推动者，导致工会成员彼此对立，破坏了工会的团结及有效处理工作现场危害的努力。

所幸我们并非完全无法招架。工作安全和健康问题，乃是法定要协商的问题。这意味着铁路运营商有义务就改变安全与健康政策与工会协商，意味着工会可以提出一个全面的安全与健康计划——识别并限制或消除危害——来取代这些计划。

在此重大的工作调整和加速时期，这些计划本身成了亟待消除的危险源。

铁路工人联合会可以帮助你斗争，并创造以工会为基础的另类计划。

Volume 8 Number 2 Spring 2015



The Highball

Official Publication of
Railroad Workers United

Railroad Workers Bring Safety Conferences to the People



Railroad workers, community activists and environmental activists join forces.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Oregon, Ore. conference discuss the impact of the California High-Speed Rail project on the local environment and the safety of the rail line. The conference was held in Eugene, Ore. on March 14-15, 2015. The conference was held in Eugene, Ore. on March 14-15, 2015. The conference was held in Eugene, Ore. on March 14-15, 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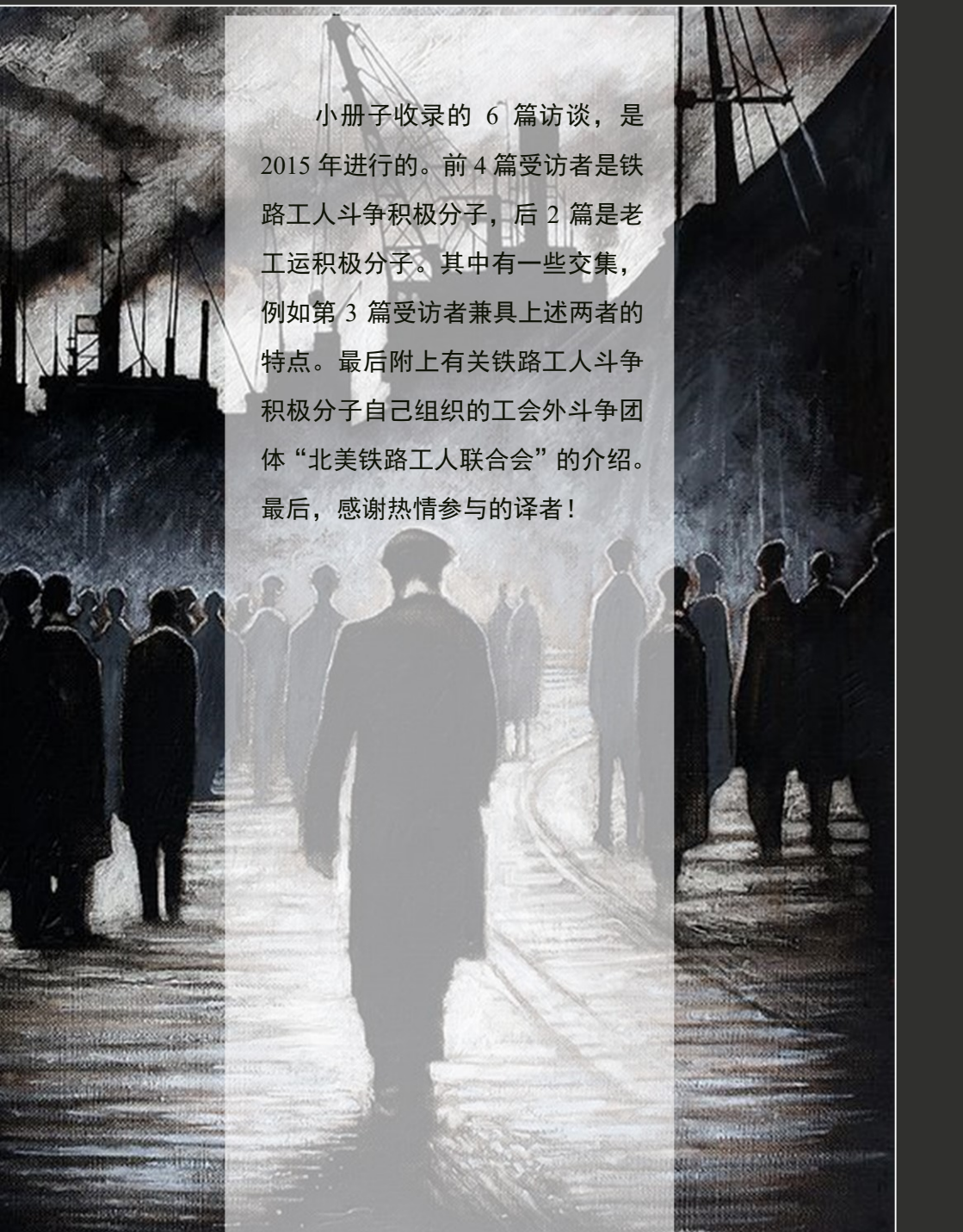
Improving Track Maintenance is the Key to Oil Train Safety

...the U.S. according to an analysis of oil train accidents...
...the U.S. according to an analysis of oil train accidents...
...the U.S. according to an analysis of oil train accidents...

Transporting Coal on U.S. Highways Goes From Just 9,500 Trucks in 2008 to More Than 400,000 Trucks in 2013

...the U.S. according to an analysis of oil train accidents...
...the U.S. according to an analysis of oil train accidents...
...the U.S. according to an analysis of oil train accidents...

RWU 季刊《高速列车》



小册子收录的 6 篇访谈，是 2015 年进行的。前 4 篇受访者是铁路工人斗争积极分子，后 2 篇是老工运积极分子。其中有一些交集，例如第 3 篇受访者兼具上述两者的特点。最后附上有关铁路工人斗争积极分子自己组织的工会外斗争团体“北美铁路工人联合会”的介绍。最后，感谢热情参与的译者！